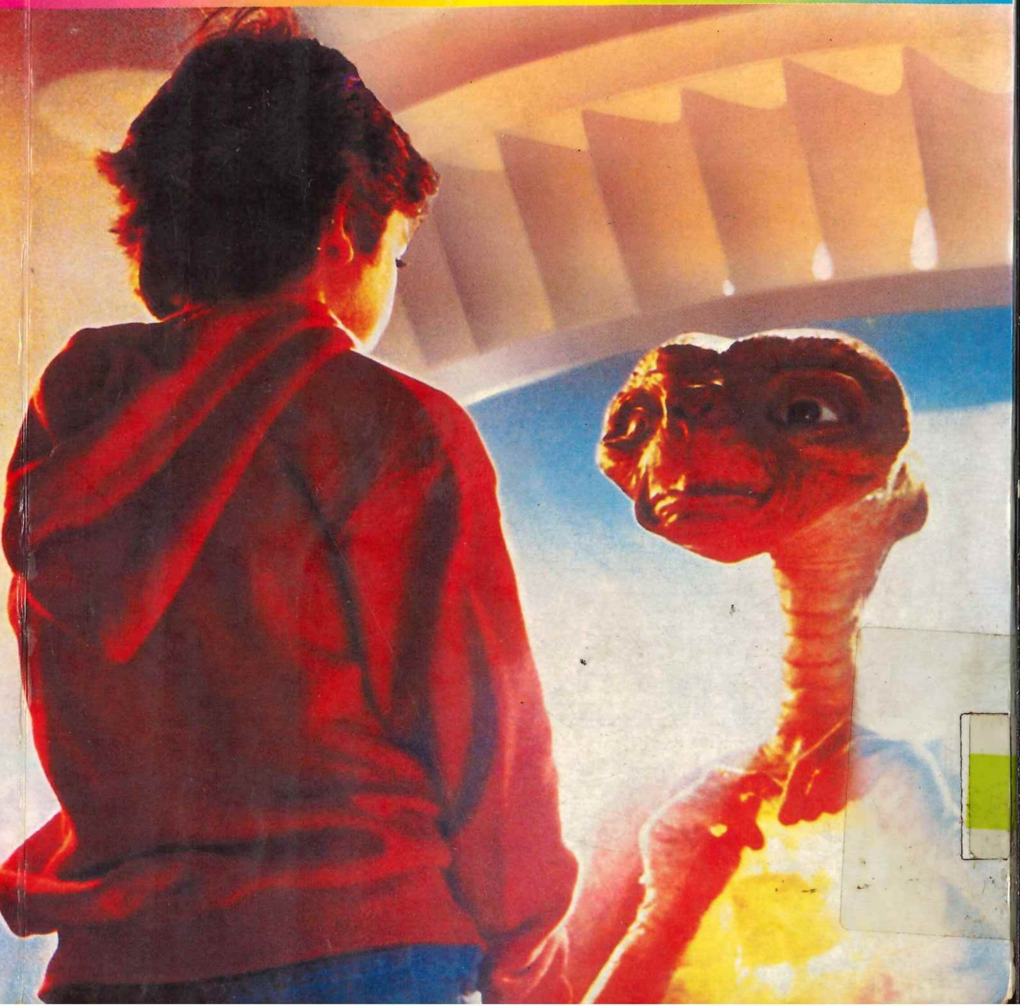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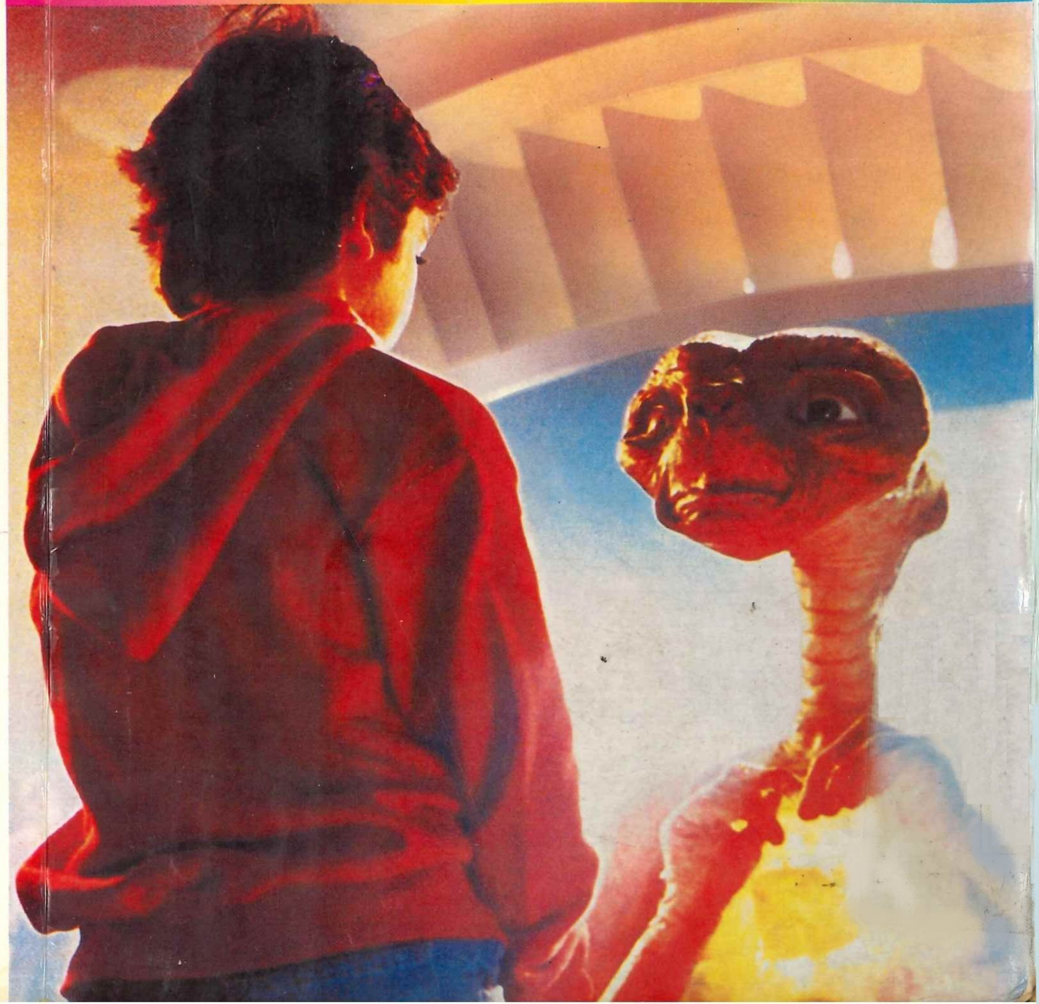
外星人 E.T.

茅及銓譯



外星人 E.T.

茅及銓譯



叢刊 堯舜 ⑺⑸

外星人E.T.

茅及銓譯

堯舜

NT$90

外星人 E.T.

由遙遠又遙遠的外太空，來到地球的一個小訪客，震撼了人類的平靜。他的故事被搬上銀幕，打破了電影史上的所有票房紀錄。這本書，就是這位小訪客的原始資　　　　　　　　　　　　　　你接觸的機會。

堯舜叢刊75

外星人E。T。

茅及銓譯

1

太空船輕輕地飄浮着，用一道淡紫的光線繫住在下面的土地上。要是有人碰巧看到這個着陸的地點，一時之間會以爲這是從夜空中掉下來的一枚聖誕樹飾物。因爲那太空船是圓形的，閃閃反光，上面還刻着精緻的古老紋飾。

它的外殼上散佈着碎鑽般的東西，發着悅目的光，使人想知道它的頂上，懸掛在遙遠的銀河何處。可是目前這兒闃無人跡，駕船者算好着來的，太空船安然降落，萬無一失。可是沒想到，有一項意外馬上就要發生………



船艙打開，船員都下來了，用種種奇怪的工具探測着地面，就像一批年老的小精靈在照顧月光下朦朧的花園。船上淡淡的光線照射在他們身上，他們散開來工作着。他們的頭顱形狀奇怪，雙臂下垂，矮胖的軀幹，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小精靈。顯然他們並不是什麼小精靈，而是頗有科學頭腦的動物，因爲他們是在那兒採集樣本，包括各種花卉、青苔、灌木與樹苗。他們對植物的

細心處置，更加强了這種印象。好在這時候四週無人，這些來自太空、矮小的植物學家們得以安心工作。

就算如此，一隻蝙蝠鼓翼而過、貓頭鷹的咕嚕低吟或是一陣遠方的犬吠，都會使他們受到驚嚇。於是他們的呼吸迫促，在身體週遭籠上一重霧的偽裝，那霧從指間與長長的足趾之間流出，即使有個獨行人路過，也無從發現這一羣古老太空的船員在這兒忙碌着。

太空船是另一回事。這種巨大而古色古香聖誕樹飾物並不常常光臨地球，它們的存在逃不過軍事機構的雷達與其他掃瞄設備的偵察。因爲體積太大，沒有什麼霧氣可以在它們飛掠林梢或是降落地面時將之完全掩護起來。所以，一場遭遇眼看是迫在眉睫。機動車輛出發了，政府的專家們加了夜班，他們在路上搜索，用無線電相互通訊，向這巨大的太空船縮小包圍的圈子。

這些小小植物學家們還沒有受到騷擾，至少到目前還不曾。他們知道時間還夠，在精密細分的時間段落裏，他們知道那些隆隆的地球人車輛，什麼時候才會把噪音傳到他們耳鼓裏。他們過去也曾來過，因爲地球那麼大，可以收集的植物種類那樣多，要收集完全不是一下就可以奏功的。

他們連續採樣，每次帶着採到的標本走回去時，霧氣在他們的頭上氤氳着。

他們踏上跳板，進入艙中淡淡的光線裏，經過充滿技術奇蹟的走廊，來到船中央的園地裏，那兒是一個巨大的暖房，地球上的奇花異草，品類繁多，從印度湖泊裏採來的蓮花、非洲地面移

來的羊齒、西藏出產的各種漿果、美洲僻壤的小叢黑莓。事實上，地球上生長的植物幾乎是應有盡有，而工作一直還有待繼續。

一切都在這兒發榮滋長。要是地球上的植物學家來到此地，他們會發現許多見所未見的東西，惟有在煤炭中所留下的化石裏才曾見識過。難怪他會看得目瞪口呆，這兒有久遠以前恐龍充作食料的各種植物。他要是驚厥過去，自有當年巴比倫空中花園裏的藥草可以使他甦醒過來。

從扇樣展開的屋頂上，水珠朝下滴落，那裏面含有用來滋養這船中心無數種植物所需要的營養劑。這兒的收集之廣，自地球有生以來的品種都有，年代之久遠，就如這些小小植物學家的年歲一樣。他們匆匆來去，眼角上的皺紋就像化石裏的紋路一般資深。

有一個小人進來了，他採了一種當地生長的藥草，葉子都枯萎了。他把它在一盆液體裏一浸，葉子馬上挺了起來，根部也生氣勃勃。這時候，在盆子頂上的一扇花窗裏投下一道光線，那棵植物浴在光線裏，立即就豎立起來了，它的邊上，却是一株太古時代才有的小花。

這位外星植物學家在那兒望了一會兒，看它沒有問題了，才回頭穿過暖房，通過日本櫻花樹下，亞馬遜流域的花卉猶如瓔珞，幾株普通的蔬菜也夾道相迎，他撫拍着它們，然後循着跳動的走廊，走下發光的艙口跳板去了。

在夜氣中，他的身體又發出迷霧，一路走着去採集植物，那霧氣就一直籠罩着他。一位手持

一棵防風草根的同工迎面經過，他們的目光並未相接，但卻有另外一種方式在溝通着，他們的心口底下，裏面有一道紅色的光，穿過透明的皮膚，同時亮了一下。他們打過照面，那個手持防風草根的逕自去了，另一個空手的走下一處岩坡，他的心光又趨暗淡，身上籠着霧氣，進了高過他身體的草叢，又從另外一側走了出來，來至紅木林的邊緣。樹林參天，使他相形之下更爲矮小，他轉身走向太空船去，心光又亮起來了，似乎是在跟太空船打信號，這個古老的乘具，他已經乘坐了不知有多少年代了。在甬道上、船艙口，有無數心光在閃亮着，好比有許多螢火蟲，在那兒此起彼落。他知道船隻不遠，而時間還很充裕，在危險來臨之前他還有工作好做，於是他就進入了紅木林中。

夜鷹叫着，陰影中昆蟲唧唧，他繼續前進，天生的大肚皮擦過林中的地面，看來雖是累贅，但卻是一個巧妙的安排，使他身體的重心降低，有助穩定。地球人不會習慣於這樣的身體構造，他那雙有蹼的大足，就從肚皮下伸了出來，雙手像猩猩般懸在兩側。就由於長相與地球人有異，所以這些年高德劭的生物，除了跟一些植物打交道，羞於與人類相接觸。由於長時間的觀察，他們也知道，那美麗的太空船才是地球人的目標，而他們的身軀，只是一種供作剝製標本的材料而已。

就這樣，這個外星人小心翼翼地在樹林中靜靜走着，他那凸出的大眼睛到處搜索着，這種眼

睛只有巨大的青蛙才有。他知道在城市街道上這種青蛙是難以活命的，料想自己也不會有什麼例外。要是真想在國際組織裏獲得一席之地去宣揚人道的話，就憑鼻子好像捶扁了的芽甘藍，整個外表恍如長了刺的大梨，這副尊容也就免提了吧。

他蹣跚向前，十分小心，用手足撥開樹葉。讓那些長相比較順眼的太空訪客去宣揚人道吧，他唯一的興趣只是弄一棵小小的紅木樹苗回去，他用突出的雙眼搜尋着，一路向前。

他在一棵樹苗邊上停了步，小心端詳了一番，然後把它掘了起來。他用音調怪異而優雅的太空話說了一陣，地球人自然是不會懂的，紅木倒是懂了，所以它被放在外星人多皺的大掌上時，根部所受的驚嚇也平服下來了。

他回過頭來，一道模糊的光線照到他的眼裏，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光是從樹後谷中的郊區裏發出來的，他早就感到好奇了。今夜在地球上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如果想探究一下那光的來處，今夜也是最後機會了。他的太空船要離開地球一段時間，以待地球上植物完成另一次的突變，這怕要好幾百年的時間。要到那窗外去一窺究竟，這也是良機難再了。

他爬出樹林，降落在山側防火道的邊緣上，但見那村屋裏溢出來的黃色燈光宛如一片海洋似的逗人。越過防火路，在灌木叢中，他曳肚而行。他想，這次返航途中，他可有故事講給同船的人聽了，那是一個矮刺梨獨探光源的趣事。想着，這老傢伙瞇着眼笑起來了。

他從防火路邊緣上踮着足尖，用那長趾的蹼足走了下去。就他的體型來說，地球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他的一雙脚本是適於在他自己星球上而設計的。在那兒，到處都是流體，走路好比打槳，偶爾會走在踏實的地面上。

下面村屋裏的燈光閃爍着，他的心光也時而發出廻響，現出玫瑰似的紅色。他喜愛地球，尤其是這兒的植物。他也愛人類，每當心光亮起，他就想到要教導他們，把自己累積了幾千年的智慧傳授給他們。

他的影子在月光下迤邐的超前而行，他的頭顱好比是個大茄子長在細細的頸子上，耳朶藏在頭的摺縫裏，好比剛發的豌豆芽。要是他在世界政府的走道上走着，大家不笑才怪哩。人們要對你的長相發笑的時候，天底下再多的智慧也不管用啦。

於是他只好散出一身霧氣，在月光下把影子掩藏起來，然後繼續趕路。他的腦子已經收到船上發來的警告了，可是他知道，在時機上這是早了一些，這是爲了那些脚頭慢的船員們發的，使他們可有足夠時間趕回船去。他走路快得很，踏出有蹼的大足，一步就是一步。

可是照地球人的標準來說，當然他算是慢得可以的了，一個地球孩子行動起來要比他快三倍。他記得有一個恐怖的夜晚，一個孩子幾乎用脚踏車壓過他，眞是千鈞一髮。

今晚上可不會了，今晚他會特別小心。

他停下步來，傾聽着，那信號又來了，在他的心光中悸動着，這是警告的意思，召喚船員返船。這是第二度召喚，對這個敏捷的小人來說，時間還是足夠的。他蹣跚地跨着步子，左、右、左，就像在樹葉叢中游泳。他朝着村鎮邊緣走去，雖是老了，比起那些長着鴨掌似雙足的千萬年老植物學家們來，他可要快多了。

他的大眼睛骨碌碌地滾着，朝那眼前的村鎮、天空、樹木、地面掃瞄着。四面八方都沒有人，只有他一個。他想很快的向地球人看上一眼，然後上了可愛的太空船，再見，遠離了這個地球。

他的視線突然向前轉到防火路上，那兒有一道光線移動着，然後是第二道。不知從那兒來的兩道光線快速的朝他移來。同時他的心頭警報進入了恐懼階段：所有船員立即回來，危險、危險、危險。

那燈光使他站來不穩，朝後跌倒，又朝左、右搖晃，這比脚踏車還快，聲音大多了，氣勢也更嚇人。那强烈的地球光，淸而且冷，敎人張不開眼睛。他又跌倒了，從防火路跌落到灌木叢中，那光線在他跟太空船之間飛快掠過，切斷了他從紅木林到後面空地的通路，在那空地上，太空船正在昇火待發了。

危險！危險！危險……

他的心光亂跳，聽到紅木樹苗的根在那兒向他求救，他伸出手去想撿它起來。

他的長手指剛一伸出，忽然眼前一陣光亮襲來，接着是引擎的呼嘯聲。他翻身滾進灌木叢，趕快找一根斷枝把心光掩蓋起來。他的大眼睛眨個不停，向四面看個清楚，只見那紅木苗被車輛輾了，嫩葉壓在一起，景象沒比這個更淒慘的了，它還有知覺，還一直喊着，危險、危險、危險！

防火路上光線一道接着一道，路上本來是空空的，如今却是車聲、人聲雜沓，在那兒大聲叫嚷，分明是在捕捉什麼。

他在樹叢中掙扎着，一手掩住心光。那光線掃過樹叢，在搜索着他。只怕銀河七海諸大星君都救不得他了。他那鴨子般的足趾在這兒是一籌莫展，他感到人類的脚步快速而踏實，朝他圍了過來，他也知道沒有辦法可以對抗他們。

他們那急促而重濁的足音與同那一道道的寒光在樹叢中不停地搜索，一度又一度。他們那無從瞭解的語言嘈雜，其中有一個人，腰際銀鐺響，出現在當場。在閃爍的光線下，小老人看清了那人的腰帶，上面掛了一些像整副牙齒般的東西，邊緣有缺刻，也許是從什麼倒楣的太空生物口中取下來放在圓環上面當紀念品。

時間，時間，時間到了。太空船在呼叫着，召喚它最後幾個還未歸船的伙伴。

他從游弋的光線中衝了出來，來到防火路的邊緣上。

車輛都散開了，駕駛員也分頭搜索。他發出護身的霧氣，在月光下滑過路面，混在車輛放出的廢氣中，暫時間加强了他的偽裝效果，接着他越過路面，溜下一處低窪的谷地。

搜索的燈光驀然亮起，似乎覺察了他的偷渡。他在砂石之間顚躓着，那些地球人躍過谷地之上，他的圓眼睛朝上看時，只見那可怕的圓環，在那佩帶者的腰際叮噹作響，露齒而笑。

他在岩縫間蹲下身來，霧氣圍繞着他，這跟谷地裏夜間水氣集結所形成的霧沒有兩樣。地球人呀，我只不過是一團雲霧，無足輕重。別拿燈光照我吧，因爲這朶雲裏藏着個長長的脖子，兩只有蹼的足，足趾就像紫色蟾蜍草根那麼長。我可以肯定，你們是不會知道的，我到你們這個星球上來，是要在你們沒有把那些植物弄得絕種之前，挽救它們的生命。

又有一些人在他的頭上竄過，他們大聲叫喊，似乎對這種全副武裝的出獵大有興趣。

在最後一人通過之後，他翻身爬起，跟隨他們進了樹林，好在他對這兒地形很熟，他們原來就是在這兒採集樣本的。他的眼睛轉着，找尋那條他跟他的同伴們搬運植物回航時所留下的小徑。

那討厭的燈光在四面八方照射着，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穿透黑暗。那些地球人目前已經攪糊塗了，他却正在拿準方向朝太空船走去。

他愈接近伙伴們，他的心光越發地亮，他們的能力場影響着他，他們的心全都在呼喚他，還有船上那些千百萬年的植物也在呼喊着：危險！危險！危險！

他在掃射的燈光下衝刺，沿着林中清楚的單一小徑，他的長趾每一步都能踹到熟悉的印象。糾結的葉子，每一張蛛網他都能道其詳。他可以感覺到他們親切的訊息，在那兒敦促着穿過樹林，這邊走，這邊走……

他聽從着，指頭觸摸着柔軟的地面，長脚拖曳着、搖晃着，收到來自樹木的信號。他的心光閃閃發亮，跟停在空地上船中的一些心，急切地想要會合。

現在他已經超越在那些燈光的前面了，燈光焰落在纏結的枝椏間，他已經順利通過了，追捕者却被阻住了樹枝伸出來相互鎖住，封閉了他們的出路。樹根略一抬腿，使那個帶著齒環的人絆翻了另一棵樹根也使得那人的部下仆倒在地，他們嘴裏用地球話咒罵着，那些植物却高喊着，快跑、快跑、快跑……

外星人飛跑着，從樹林中逃向空地。

這個巨大的銀河飾物在那兒等着他，他蹣跚着走去，朝着那幾百萬點的光走去。它强大的力量集中起來了，發出超級的輻射波來。他撥開草叢，想使他們看到他的心光，使他能與船上溝通消息。可是他那不聽使喚的長足趾却讓野草困住了。

不要走，他們說，跟我們一起待下來吧。

他掙扎向前，進入了太空船最最外面的光暈，就在這草叢邊緣上，那光就如彩虹一般，照亮了他身邊的草莖。他看到艙門依然開着，有一個船員站在艙口，心光閃亮，還在呼叫着他，想盡辦法在找尋他。來了，我來了……

他撥開草叢，只是他那垂地的大肚皮，受着重力的影響，稽延了他的行程。歸隊的意志在他心中氾濫，身上每根骨頭都在掙扎。

艙門關上了，花瓣般的跳板向內摺合。

他衝出草叢，揮着那長長指頭的手，船上已經看不到他了。太空船冉冉地升了起來，它施展了强大的推力，炫目的光亮使地面上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了。它翱翔片刻，然後穿過林梢，朝向夜空的外週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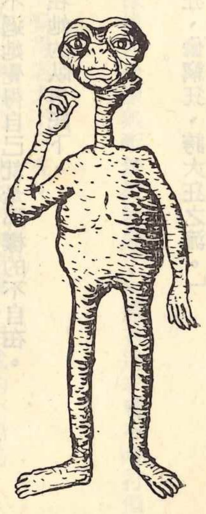
他站在草際，心光害怕地閃爍着。

他形單影隻，他的家在三百萬光年之外。

2

瑪麗在臥室裏坐着，雙脚擱起。一面看着報，一面在傾聽他的兩個兒子跟他們的朋友們在樓下廚房裏玩着「地牢與惡龍」的遊戲。

「你到了森林邊兒上了，可是你犯了個天大的錯誤啦，我這就要去叫流浪怪物來了。」



瑪麗翻過一頁報紙，心裏想着，好一個流浪怪物。

你們想到過受苦難的母親沒有？離了婚，贍養費不夠生活，跟一大堆只會說怪話的孩子待在一起。

「只爲了討好小妖精，我可以把流浪怪物找得來嗎？」

「小妖精是賊黨的傭兵，你能跟流浪怪漢打交道已是上上大吉了。」

瑪麗嘆了口氣，闔上了報紙。小妖精、傭兵、大海豚、老怪物，還有啥子名堂，她眞是受夠了。天天夜裏，在下面廚房裏，一大堆飲料紙盒、洋芋片包裝袋、書本、報紙、計算機，還有貼

在她記事板上的怪誓詞。要是你知道養孩子有這麼可怕，誰還敢生孩子。

下面傳來了歌聲：

「姑娘才十二，哥兒來問洋。

十五顆紅中外加酒一瓶……」

多可愛的歌兒。瑪麗咬着牙兒想，有一天夜裏說不定她的孩子會抓了一把紅中、一把白板回家來，天知道下一步會帶了什麼回來？大海豚？老怪物？

「史蒂是牢頭，他有最高的權力。」

最高的權力。瑪麗伸展一下發痛的脚，搖動一下脚趾頭。身爲一家之主，她才該有最高的權力。可是要他們把碗盤擦擦乾淨都差遣不動。

我才是個大海豚、老怪物。

她也弄不清楚老怪物究竟像個什麼樣兒，不過她覺得自己就是那樣的不自在。

樓下的聲音繼續着，簡直就像是夢囈，就在她的臥房底下。

「流浪怪物是什麼？」

「是人。」牢頭的聲音說。

「嚇，那才是糟透了。想必是妄狂、偏執狂、偷竊狂、誇大狂之流。」

瑪麗自言自語，對了，那是誇大狂。我就活像個誇大狂，一天工作八小時，養了一批孩子來當牢頭，就爲了這個？

也許這還不算太糟，如果我自己也能活得像他們一樣無牽無掛就好了。還有追求者不時打個電話來。

她想一想追求者的名單，一想起來，心裏又覺得老大不自在。

「好了，現在我在這些怪物前面跑，用我的箭射向他們，叫他們來追我。用我的小船箭……」

聽着她么兒伊利尖着喉嚨嘶喊着，瑪麗心裏想，這便是我的孩子，用鉛箭射人。她覺得自己就像挨了一箭，這一箭正中甲狀腺之下，她四肢一軟，跌落在蒙古佬所住的洞穴裏。老天，她眞想有什麼來提提神。……

「我一路逃跑，他們在後面追來，他們可眞是火了，快要追到的時候，我把輕便地洞隨手一撒……」

輕便地洞又是啥玩意兒？

瑪麗傾身床邊，想聽個究竟，這玩意兒可新鮮。

「我爬進地洞，把蓋子一蓋，喝一聲變，立刻就不見了。」

她想，我要有個地洞可躲就好了。每天早上四點三十分就鑽將進去。

「伊利，你只准在輕便地洞裏躲一陣子。」

白天在辦公廳裏只要讓我躲十分鐘，以後在路上塞車時才讓我躲一陣子。

她下了床，決心要好好來面對這個晚上，不可煩躁。

可是那裏來的人約黃昏後？

她生命中的伊人又在何方？

那個外星人在防火路上搖搖擺擺地走着，整條路上顯得靜悄悄的，那些追捕他的人都走了，可是他感到寂寞難耐。地球的重力使他吃不消，地上的阻力使他的脊梁變了形，他的肌肉鬆垂，不久他就會像一條醃菜瓜般倒臥在溝壑之中。想不到一位星際植物學家竟會落得個如此的下場。

防火路向下傾斜，他循路走向下面郊外的燈光。他詛咒這些燈光，使他落得這般光景。如今，眼看那燈光又在向他招手了，爲什麼他會朝它走去，他只覺得脚癢難熬，心光亂跳。在這兒人地生疏，走下去會得救嗎？

防火路的盡頭是一簇低矮的灌木，他一手掩住怦然發亮的心光，低下頭，小心地穿過樹叢。

他一面暗罵着，「燈光啊，」他用外星語喃喃地說道：「你只配裝在脚踏車的後面。」

地球人的住屋樣子眞怪，被重力弄得低低的，不像那些可愛的浮揚的屋頂——

想到家眞是難過，這種囘想可要人的命。

屋外的誘蛾燈好亮，看來咄咄逼人，他跌跌撞撞地穿過樹叢，爬下一處砂壁，他的長足趾摸索着，循着一條彎曲的小徑走向住屋。

一道籬笆擋住去路，他只好爬越過去。長長的手指與足趾正好管用，抓牢障礙物最適合不過。

他像一條藤蔓似地爬上了籬頂，從另外一邊翻下地來，肚皮朝上，四肢舞動。他跌落地上，不禁喊痛。然後像南瓜一般滾落在草地上。

到這兒來幹嘛？可不是瘋了……

他煞住了身體，躺在那兒一動不動。地球人的住屋近在眼前，在他驚怖的眼中光影分明。心光爲什麼會引導他到這兒來？地球人的住屋眞是古怪而可怕。

可是在院子裏有什麼在向他發出溫和的信號。

一回頭，他看到了菜園。

蔬菜的莖葉怯生生地在向他招手表示友好；他清醒過來，爬向他們，擁抱了一棵朝鮮薊。

他躲在菜畦裏，跟那些蔬菜打了一陣商量。它們建議他爬到廚房的窗口去探望一下，他却不肯苟同。

他對蔬菜們發出信號說：我就爲了想爬到窗口去瞧瞧，才會惹來這一身痲煩，我再也不幹這種儍事了。

朝鮮薊堅持它的意見，它低聲咕噥着，那外星人只好從善如流。他爬開了，圓眼害怕地打量着四週。

廚房方窗裏的燈光朝外照耀着，就像太空中黑洞一般的險惡，他好像掉到宇宙邊緣莫測的漩渦之中，懼高感充滿了他的四肢。他抬眼看到一個塑膠製的風信標，兩端由一隻鴨子與一隻老鼠平衡着。那鴨子出來了，還撐着一把傘。

屋內有五個地球人圍着一張桌子坐着，像是在舉行什麼儀式。那些人叫喊着，在桌上移動着幾個小小的偶像。幾張紙片在傳送着，上面寫着神秘的符咒，每個地球人都隱藏手中的紙片不想讓別人看到。

接着有一個大方塊給搖着拋着，大家都看着它落地，就是這樣，大家又叫嚷起來了，看看紙片，移動一下偶像，大夥兒嘰嘰喳喳，打破了夜的寧靜。

「我希望你在輕便地洞裏悶死。」

「聽着：月夜狂、幻想狂……。」

「讀下去，還有呢？」

「這種神精病患會看到、聽到、感覺到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他從窗口下去，又落到黑暗裏去了。

這個星球眞是不可思議。

他也能去參加這種儀式，投擲那個六面的方塊，而被他們所接納嗎？

屋中洋溢着一種怪異的震動，交換着暗碼與信號。他已經活了千萬歲，也曾到過各種地方，可從來不曾碰到過如此複雜難解的場面。

他感到震驚與迷惑，爬開了，且到蔬菜園裏養養神。他過去也曾偷窺過地球人的窗戶，可沒有那樣接近，也沒有見過那種怪異的思想方式。

身邊的一條黃瓜說，他們只不過是一羣孩子而已。

這位古老的植物學家不禁發出一聲輕喟。要是剛才他所聽到的只是孩子們的思想波，那麼成人的又將是怎麼樣的呢？他覺得前程茫茫可慮。

他在一棵白菜邊上垮倒下來，俯首沉思。

一切都完了。明兒早上讓他們來抓走他，給剝了皮做標本也罷。

瑪麗冲過涼，想振作起精神。她用大毛巾包了頭，踏上讓家狗哈威咬破了的足墊。

足墊的破邊夾住了她的足趾，她擦乾身子，披上一件人造絲的浴袍，面向鏡子。

今夜情緒低落，對鏡自照，臉上是否添了新的皺紋，眼下又掛了新的口袋嗎？今晚誠然令人喪氣。

情況不算嚴重。一個人總不成鎮日價提心吊膽，唯恐那些小搗蛋們有一天霸佔了江山，打鬪、藥物、令人難以忍受的音樂，促成她肉體與精神上的朽蝕。她在臉上抹了高貴的滋潤霜，祈求着天下太平。

在後廊柱子上縛着的哈威，忽然狂吠起來，打破了才維持了一會的寧靜。

「哈威！」她從浴室窗口喚着：「不要叫！」

這畜牲對於在黑暗中經過的東西特別敏感，使她覺得附近充滿了色情狂。如果牠只對色情狂吠叫，那倒也管用。

可是牠却對什麼都叫，脆餅店的送貨車、飛機、人造衞星，都不會放過。她因之而受苦受難，只怕有一天會變成幻想狂。

更別提咬破浴室足墊的事了。

她推開窗戶。「哈威，看在老天份上，別叫了！」

她關上窗，出了浴室。

外面門廳走廊上的亂七八糟，她也只有逆來順受了。

她打開了伊利的房門。

屋裏堆滿了破爛，簡直是個垃圾場，這是典型的男孩房間，但願有個輕便地洞，可以把這些東西全塞進去。

她開始清理起來。

該丢的丢，該理的分類理好。把太空船掛在天花板上，籃球放進壁橱，偷來的路名牌該怎麼辦，她眞的不知道。她但願他不要跟一些年長的男孩子學壞了。她懷疑伊利有不少的不良嗜好，因爲沒有父親，落落寡歡，一有空閑，就跟一些流浪怪漢去鬼混，要數他的好處，也說不上來。也許男孩子總有那樣的一個階段吧。

「伊利……」她喊着這個小鬼頭。

當然，不會有人答應。

「伊利！」她厲聲叫喊，這使她的血壓上升，嘴角的皺紋加深。

伊利的足音在樓梯上響着，然後來到了走廊上，他連跌帶爬地進了門。誠然，伊利也有若干可愛之處，可是眼前却一點也不可愛。他望着她替他理得乾乾淨淨的垃圾堆。

「伊利，瞧瞧現在你房間的樣子。」

「不錯，這樣我什麼東西都找不到了。」

「床舖要整理、書桌收拾乾淨，髒衣服、髒盤子要拿走……」

「好啦，好啦！」

「成熟的孩子房間裏就該一直保持這樣。」

「爲什麼？」

「這樣才不會像住在狗窩裏，對嗎？」

「是，對。」

「這可是你爹的來信嗎？」瑪麗指着桌上那十分熟悉的字跡說，那是他用來慣簽信用卡的手筆。「他說了些什麼？」

「沒什麼。」

「哦。」她盡量裝作若無其事，想換個話題。「屋裏油漆舊了，你這兒要重漆嗎？」

「要。」

「什麼顏色？」

「黑色。」

「妙極了，健康的象徵。」

「我喜歡黑色嘛。」

「又在瞇眼睛了，是不是又把眼鏡摘了？」

「沒有。」

「瑪麗！」樓底下牢頭在喊了：「妳的歌來了！」

她把頭伸出門外，問道：「眞的？」

「媽，妳的歌，」伊利說：「走吧。」

她傾聽着，廚房裏傳來「說服」一曲的聲音。她順着拍子，下了樓梯，伊利站在她前面。「你爹有沒有提到要你們去看他？」

「感恩節。」

「感恩節？他明知道感恩節是我的。」他什麼時候說話算話？只有在簽信用卡買機車零件時才是說一不二的，他不知道磨損了多少筆尖。

想起他，成天騎着機車遊蕩，晚上也是披星戴月的。她嘆了口氣，得了，也罷。

她可以到自助餐廳去過感恩節，或者到中國館子去吃塞滿味精的火雞。

伊利又溜走了，哈威又叫了起來，這一次是對着一輛駛近的汽車而吠。

外星人在兩列蔬菜之間躺下，用幾張葉子掩住他突出的身體。

一棵蕃茄說，沒有什麼好怕的，那只是脆餅店的送貨車。

他不知道脆餅車是啥，還是躲在葉子底下。

送貨車在屋前停下，屋門開了，他看到有個人出來。

一棵長豆說，這是伊利，他住在這兒。

外星人從葉縫望去，只見那地球人比他高不了多少，不過地球人的腿是出奇的長，肚皮也不像有些高等動物那樣優雅地拖在地上，他看來並不怎樣可怕。

那孩子跑下門前車道，一會兒不見了。

蕃茄說，繞到邊上去，他回來時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可是那條狗——

蕃茄說，那狗是綁起來的，牠喜歡吃瑪麗的鞋套。

外星人趕緊出了菜畦繞過屋子，那脆餅車轉進迴車道時車燈掃過院子使他大吃一驚，他一扭身體跳上籬笆，想要爬了上去。他的一個長足趾無意中踩在大門栓上，門一搖開他被盪回院子裏去了。

那個地球人相去不遠，轉頭望了過來。

他立刻掩住心光，從門上落到地面，然後溜到工具房裏去了。他蜷縮身體，恐懼的霧氣籠罩着他。

他會自投陷阱嗎？可是那兒工具多得很，一支挖土叉就可以用來防衛自己了。這兒的工具活像太空船上所有的，畢竟搞園藝就是搞園藝。他用長長的手指握住叉子，準備迎戰攻擊者。一位受困的星際植物學家可是不容輕視的。

一盆小小的常春藤說，別扎了你自己的脚。

他打起精神。他從園裏鄰近的一棵柑桔樹收到電波，知道它的一個果實被一個地球孩子摘下來了。

一會兒那棵柑桔飛進工具房來了，打中了他的胸口。

那小老人朝後一顛，一屁股跌在地上，那桔子跳開了，落到工具房的地上。

眞夠丟臉，一個像他這樣身分的植物學家居然會被一個爛果子砸中。

他憤怒地撿起桔子，揮舞他的長臂，把桔子使勁地投回到黑夜之中。

那地球人喊叫一聲，落荒而逃。

「救命！媽！救命啊！」

瑪麗涼了半截，沒想到折磨一波又一波，簡直是要催人快老嘛。

「外面有怪東西！」伊利大喊道。他衝進廚房，回頭砰然關門，落閂下鎖。

瑪麗嚇得腿都軟了，望着桌上「地牢與惡龍」那玩意兒，恨不得眞有個輕便地洞大得可以讓大家躲進去。現在該怎麼辦呢？這可不會在離婚法庭上寫明淸楚。

「在工具房裏，」伊利結結巴巴地說：「它拿桔子打我。」

「噢……」牢頭泰勒嘲笑說：「聽起來好可怕啊。」

孩子們都從遊戲桌上站起身來向門走去，瑪麗在前面攔住他們。「站住，你們統統待在這兒。」

「爲什麼？」

「因爲我叫你們站住。」她定了定神，勇敢地把頭一仰，抓了一個手電筒。難道眞會是個色情狂？她要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拿自身做餌。

但願他是個長得帥氣的半色情狂。

「媽，妳待在這兒，」邁哥算是老大，「我們出去看。」

「年輕人，不要目無尊長。」

在她身邊，另一個地牢禁子小格萊，手中抓了一把切肉刀。

「放下，」瑪麗說，她施出權威十足的一瞪。大夥兒不加理會，一擁而上，打開門，一下子

衝到院子裏。

她跟在後面，盯住伊利，「你到底看見了什麼？」

「在那裏面。」伊利指着工具房說。

她把手電筒朝裏照亮，只是些花盆、肥料、鋤頭、鏟子。「沒有什麼嘛。」她說。

邁哥的聲音隔着草地傳來，「大門開了！」

「看這些足跡！」牢頭嚷着衝向大門。

他們詰屈聱牙的語音，外星人不明所以，從沙丘後面的藏身之處，他可以清楚地分辨他們的形態。那兒有五個地球孩子，還有……

那個跟他們在一起的美麗動物是什麼人？

他的心光又亮了起來，他趕緊把它掩住。

他敏捷地靠近，想看看這個伴着孩子們修長而婀娜的人物。

她的鼻子不像芽甘藍，身體也不像一袋馬鈴薯，可是……

他爬得更近一些。

「好了，沒事了，回屋裏去，格萊，把刀子給我。」

她那音節美妙的語言對他不具意義，可是他知道她是孩子們的娘。

他們的爹呢？是不是高大又强壯？

長豆說，幾年前她把他趕出去了。

「脆餅在這兒，」格萊從地上撿了起來說：「給伊利踩過了。」

「脆餅？誰說你們可以訂脆餅？」瑪麗走過廊下，外星人在藏身處目不轉睛地看着，他把想要逃走的念頭暫時擱過一邊了。

他的心光不住地顫動着，他對這奇異的器官說：蠢東西，你該長在脆餅車上才是。

瑪麗把孩子們趕回屋內，慶幸事情已經過去。又是伊利的胡思亂想，徒然叫母親平添幾條皺紋。這並不是說他就可以每晚把少量的迷幻藥拌進食物裏，只是孩子正在度過這麼一個階段而已。

「媽，我敢發誓，外面確實是有什麼東西。」

泰勒嘲弄道：「可會是灌洗袋，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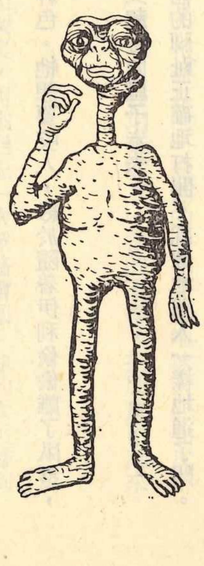
「嗨，」瑪麗說：「我們家裏可不許拿灌洗袋進來。」這些孩子們懂得太多了，什麼事情都比她搶先一着，要想聽任不管吧，她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事。「好了，大家該回家了。」

「還沒吃脆餅哩。」

「脆餅給踩過了。」瑪麗說，她只想清靜一下，他們自然不肯聽她的，大家就吃起踩過的脆餅來了。她懶洋洋地走向樓梯，好像也被踩過一脚似的。她想躺了下來，拿一點藥草墊擱在眼皮上，然後數起蜥蜴來。

她在樓梯頂頭轉過身來吩咐道：「吃完脆餅，給我出去。」

3



地牢裏但聞一陣咕噥轟隆聲。

要是孩子一滿九歲就得下煤礦去幹活豈不是好。她覺得這種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

她顚躓着進了臥室，一下子倒在床上。

這是快樂的離婚婦人生活中又一個典型的夜晚。

擔憂、驚嚇，還有流浪怪物。

她戴上眼墊，盲目地注視着天花板。

上面似乎也有什麼東西注視着她。

她知道，這只是由於她過度的想像而已。

這隻狗要是再這樣吠叫的話，我要把牠放在公路邊上，嘴裏塞進一張字條。

她深深地呼吸着，開始數起蜥蜴來，每隻蜥蜴都友好地向她跳躍過來。

地牢與惡龍的遊戲搬了場，偷偷地移轉到遊戲室裏去進行了。每個人都玩著，只有伊利一肚子悶氣躲在自己房裏。他睡着了，却是怪夢連連，夢中但見許多巨大的透視圖案，互成角度的線條形成了一個個的門路，一直通向……

……太空。他奔跑著穿越過去，可是門外有門，天外有天。

情緒不安的可不止他一個，哈威那狗仔也咬斷了皮帶掙脫了羈縛着的柱子，偷偷地進了伊利的臥室，伏在那兒凝視着伊利的睡態，又目不轉睛地望着伊利的鞋子，可是啃嚙只會產生脈吠。可是牠又安不下心來，難以定神。今晚上的吠叫並不是牠高興如此，有什麼怪東西進了院子，使牠毛髮直豎，輕微的響動不足以使牠大驚小怪，直到牠弄清楚了，才開始大聲嗥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牠可不知道。

牠開始心不在焉地用柔軟的舌頭黏著尾巴，咬走幾隻跳蚤，忽然牠又聽到那聲音了。

伊利也聽見了，他在床上坐了起來。

哈威低吠着，狗毛直豎，眼中露出害怕的神色。牠想要咬人，終於隨着伊利偷偷離了臥室，跑下樓梯，竄出屋子來到後院。

那年高的外星人在沙丘上睡了一會，隨後又起身向屋子走去。

窗戶裏已經一片漆黑，他摸到了門栓，拿他的腳趾正確地打開，就像地球人一樣地進了門。

可是在月光下草地上投下的影子，顯示出他與地球人相去甚遠。奇怪的是爲什麼地球人的肚皮不進化得像他一樣，圓滾滾的下垂到地，捫之有物。地球人好比長豇豆一樣的不幸，把肚皮吊起來，容在肌肉與骨骼的空間裏。

他正是一個安逸的動物，穩定而滿足。

怡然自得之餘，他蹣跚地穿過院落，來到蔬菜園裏，再來開上一次戰略會議。他的大足踩到了放倒地上的金屬工具邊緣，那木柄突然翹了起來，以高速度朝他打來。

木柄一下子敲在他的頭上，他仰天跌倒，發出一陣星際人的慘叫，然後奔進附近的玉米田裏。不出一會，屋子的後門開了，一個地球人跑了出來，身邊還帶了一條畏縮的狗。

伊利衝過院子，開亮手電，照進工具房。

那冷冷的光線又在工具房裏搜索着，哈威也跳躍著參加了行動，牠在一袋泥煤上咬了個洞，使牠大感快慰，只可惜弄得一嘴青苔。牠跳動着，多少有點嗆住了，追逐着自己的影子。

在玉米田裏，那外星人弓身躺倒，抓了一根黃瓜，準備作戰。他害怕得牙齒顫動，全身發抖。

玉米稈子給撥開了，那孩子探頭張望，叫喊着撲倒地上。

那外星人從玉米稈的縫隙裏退了出去，奔向大門，大腳在地上拍動。

「不要走，」

孩子的聲音透着點兒和善，就像那些小樹，這位年高的植物學家回頭望着他。

他們的眼光接觸了。

那條狗在那兒兜着圈子吠叫，青苔從牠的口中橫飛。

這位年長的太空科學家心想，眞是好不奇怪的飼料可是他也無暇細察，哈威在月光下張牙舞爪，那孩子抓定了狗項圈，再對外星人喊道：「不要走!」

可是這位老人家已經動了身啦，他出了大門，逃進了黑夜之中。

瑪麗醒過來了，在眼罩底下，她感到房子有點傾倒，朝着一邊斜了。她起了身，披上一件便袍，進了門廊的陰影裏。

遊戲室中傳來孩子們的語音，她不知道他們又是在玩啥了，看來那印着半裸太空公主的海報是他們的興趣所在。

她不禁嘆了一口氣，這便是她的心肝寶貝們，走近遊戲室時，她聽到泰勒的聲音，還有史蒂、格萊他們的。這一些地牢禁子便是剛才她想要趕他們回家的。他們當然不理會她的命令，他們會在這兒玩個通宵，明天帶着個模糊的睡眼，到他們的母親跟前報到，活像是在妓院裏嫖了一夜似的。

我眞是受不了啦。

她一扯衣襟，準備發動攻擊，可是室門是半掩着的，她看到裏面紅光閃閃，那是他們自製的家庭雷射表演，隨着柔和的音樂動作。

她不得不承認，那效果倒是蠻怡人的。

而且還很富有創造性，可不是嗎?

「瞧啊，這像是奶子，那兒是奶頭。」

她無力地靠住牆壁。你可贏不了他們。如果她像一個瘋婆子似的衝了進去，給他們來個叫叫嚷嚷，這樣就能給他們一個好印象，因而制止了他們在「性」發展途徑上的過程嗎?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使她傷腦筋的事。

她像一隻受了傷的駱駝，洩氣地躲入了陰影之中。這時候只見伊利衝上台階，進了遊戲室。

「好傢伙!」

「瞧這兒，好一對奶子。」

「後院裏有個怪物!」

「怪物?嗨，我這兒還有個眞正的上空火星美女哩。」

「那是一個小妖!三呎來高，長手臂，他躲在玉米叢裏。」

「把門關上，別把媽吵醒了。」一門闔上了，他媽慢慢地走回她的房裏。這房子沒有什麼傾斜，伊利的頭腦倒是有了偏差，簡直是邪門。

要不然，就是有個怕羞的色情狂，在她的菜園裏表演什麼鬼把戲。

爲什麼？她覺得奇怪。

爲什麼找上了我？

「它就在這兒，就是這兒……」

外星人傾聽着很多人說話的聲音，他們還在那塊太空船着陸的空地上走來走去。從樹叢中望出去，他可以體會得到他們談話的內容：這兒曾經來過一艘奇妙的太空船，但却讓它逃掉了。這樣一艘地球上從未見過的東西，在這兒降落，又從這兒重行升高。

「……就從我的指頭縫裏溜掉了。」

那個腰際佩着叮叮噹噹鑰環的頭子，在那兒轉來轉去。他的一些部下都在笨頭笨腦地唯唯諾諾。頭兒上了車走了，他們都跟隨着。這是個大白天，那空地上一無所有。

外星人悲哀地望着那太空船留下的痕跡。

它失之於指顧之間……

他頹喪地舉起一隻手臂。車輛的排氣使他受不了，再說，他餓得慌。太空船上那種强力營養丸在地球上是不會有的，那是由各種養份很高的東西壓縮而成的。他摘了一串莓子嚐過，味道眞差，裏面的子又硬，他連忙吐了出來。採了千萬年的植物，他從來沒有想過那一些的營養較好，現在要學豈不嫌晚了。

那充滿營養的小丸子，思想起來好不令人垂涎。

他沮喪而乏力，佝僂着躲入樹叢之中，一種喇叭花似的蔓藤使他身上發癢，眼看是末日來臨了。

伊利騎着脚踏車循街路走向遠方的山丘，他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山上似乎蘊藏着什麼鐵器，脚踏車的頭燈好比磁鐵，不可抗拒地受着吸引。脚踏車像是自有靈性，知道應該走向何方，而伊利只是坐在上面聽它馳騁而已。

伊利只是一個所謂凡夫俗子，玩具殼棋遊戲時喜歡作弊，說話的聲音尖銳，忽高忽低，無論上學或是在家，一開口十次倒有九次出錯。

生活中凡事都想逃避，希望瑪麗或是邁哥會替他作主。他的缺點不一而足，一副厚玻璃的眼鏡使他宛如井中之蛙。總而言之，他神經極端過敏，是個凡夫俗子。他的生命漫無目的，精神上只是憂鬱、悲慘、毫無特色，好比一個跌落在火車鐵輪之下的人，生趣缺缺。他的前途，兒童心

理學者可以告訴於你。可是今天却大不相同，伊利正在騎車上山丘。

他聽從脚踏車的意向，來到了防火路上。他下了車，推着車走過樹葉被採集過的地方。他的脚踏車本來已經許久不騎，丟在那兒雨淋日晒，早已生銹，可是今天騎起來却輕如羽毛，光亮如新。

脚踏車帶着他順着一條曲徑，穿過樹林，來到一處空地，他知道這兒曾有什麼難以令人相信的東西來到過，看來像是一艘想像中的大船。他的眼睛在厚玻璃眼鏡片後瞇着，幾乎可以想出那船的模樣。

伊利的心重重地跳著，如果心中有一盞燈，這時候必然會亮了起來。他的前額發燙，那是由於在這空地上遺留下來的輻射力量使然。

附近矮樹叢中躲着的外星人不敢現身，因爲孩子的那條狗可能會東嗅西聞，說不定會在這位出色的科學家脚踝上咬一口。

可是，今兒這孩子像是獨個兒來的，不過還是不動聲色的好。一個外星人在樹叢下快要翹辮子了，就是這樣也犯不上讓一個陌生人來預問其事。

那孩子却作出一連串奇特的行動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包物品，從包中取出一顆小小的東西來。他把那顆東西放在地上，然後走幾步，放一顆，這樣一直持續着，他循着一條小徑走去，然

後看不見了。

外星人衰弱地從灌木叢中爬了出來。好奇是他的弱點之一，如今老了要改也來不及了。他跪在地上爬行着，爬進了空地，看看那孩子放在地上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這是一顆小小的圓形丸子，樣子極像太空中的營養丸，拾起來在掌中翻個身，只見上面刻着不可理解的符號：「M&M」。

他把它放在嘴裏讓它溶化。

味道不錯。

事實上還眞是好吃哩。說眞的，他在銀河系中不曾吃到過這樣的東西。

他循跡而行，吃了一顆又一顆，頓覺有了力量，希望重又在心中燃起。那小路引着他再度來到孩子的住家。

瑪麗擺好晚餐，這算是比較豐盛的一餐。罐頭通心粉與奶酪撒上新鮮的麥芽，還加了一把腰果以增口味。「伊利，吃東西啊。」

伊利伏在菜盤上，好像要從盤裏找條路鑽進去。

這孩子眞糟，她想。

瑪麗不禁想起了過去的日子，有一個時期，那時伊利還小，晚餐席上她跟丈夫吵架，兩人把

奶油刀摔來摔去，整隻鷄抛到牆上，洋芋泥弄得整個天花板都是，湯汁淋漓地滴在伊利頭頂，這對孩子當然會有不良的影響。眼前這餐飯瑪麗想跟孩子們邊聊邊吃，輕鬆一下氣氛。

「萬聖節來了，大家要怎麼打扮啊?」想起萬聖節晚上有幾百個孩子會來，唱着荒腔走板的歌，然後向她瞪着眼要求賞賜，她心裏眞有點兒害怕。

「伊利要扮水妖，」邁哥說。

「去你的，」伊利嘀咕着。

「年輕人，」瑪麗敲着伊利的杯子，「吃你的通心粉。」

「沒有人要相信我，」伊利說，快快不樂地望着他們五光十色的點心。瑪麗撫着他的手。

「乖孩子，不是大家不相信你……」

「我發誓，那是眞的。」伊利從眼鏡的厚玻璃後望着她，大眼睛中充滿祈求之色。

瑪麗轉頭向五歲的小吉娣，她是家裏最小的女孩，可却已經提出要一間屬於她自己的房間了。「吉娣，妳在萬聖節扮什麼?」

「波德瑞克。」

小女兒光着屁股去參加萬聖節遊行的情景湧上瑪麗的心頭。她撥弄着盤中的通心粉，心想換一個話題。邁哥却兜回來跟伊利抬槓。

他用大哥哥的口氣說：「也許那是一隻蜥蜴。」

「蜥蜴都讓我抓光了，」瑪麗柔聲說，她叉了一個腰果。

「不是蜥蜴。」伊利說。

「算了，」邁哥說：「難道陰溝裏還會有鱷魚?」

瑪麗想，我可不能數鱷魚來催眠。

她閉上眼睛，眼前出現了一條大鱷魚，露着尖利的牙齒。

她轉頭對伊利說：「伊利，你哥哥想說的只是，可能那是你的想像，每個人都有想像，這是常有的事，人們常會有幻想的……」

我自己就曾幻想過在廸奧大拍賣時撿到兩塊錢一件的便宜服裝。也曾想像到麥唐納漢堡屋精彩的大門。

「不可能是我的想像，」伊利說。

邁哥說：「也許那是一種性變態。」

「邁哥，求求你，」瑪麗說，「不要在吉娣面前說這種話。」

「媽咪，性變態是什麼?」

「乖孩子，那只是一個穿雨衣的人。」

「或者，」邁哥說：「那是一個畸形的孩子。」

「邁哥……」她向他使了一個令他閉嘴的眼色。一些雅致的笑謔到那兒去了？為什麼孩子心裏老是迷戀着一些不三不四的想法？為什麼在餐桌上的交談老是這種樣子呢？

邁哥不理會她的眼色，就如他無視於她的任何命令一樣，「好了，」他說，「也許那是個小精靈，或是一個小妖怪。」

伊利丢下叉子，「根本不是，爛蕉話！」

爛蕉話？瑪麗朝後一靠，瞪着眼，嚇壞了。

這種髒話怎麼會弄到這麼一個小小的家庭圈子裏來了。

她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漸漸地，她不得不承認這一類話出自一種天生的本能，其影響所及，甚至可以使一個寂寞的離婚婦人心旌搖蕩。可是——

「伊利，以後不許在飯桌上說這種話，什麼地方也不能說。」

伊利幾乎要退縮到桌巾底下去了。「爹一定會相信我的。」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去告訴他。」他的電話要沒被剪才怪哩。

「我沒辦法打，」伊利說：「他跟莎莉一起在墨西哥。」

瑪麗强自鎭定，她聽到孩子提到她過去的好友而今却是情敵的名字，心裏一沉。孩子們眞是

殘忍，她想，尤其是伊利。

「再見到它的時候，不管它是什麼，別靠近它，呼喚我，我們叫人來抓走它。」

「就像抓野狗一樣？」吉娣問。

「就像那樣。」

哈威在後廊上又在輕吠了，牠原本在後門口咬那塊擦足墊。

「可是，」伊利說，「他們會給他動腦葉切除手術或者做些什麼實驗。」

「那是別人的事，」瑪麗說，「咱們可管不着。」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腦葉切除手術，不過被抓去剝皮總是教人害怕的事。鎭上的人全安息了，他又從樹叢裏爬出來了。

他的長脚趾又悄悄地帶着他走向孩子的家屋。他從沙丘上下來，留下了好像兩隻鴨嘴獸扛個西瓜一般的痕跡。孩子的屋裏已經沒有燈光了，只有一個小窗還亮着。

他從籬笆上張望着，大眼睛向着上下左右打轉，那條狗也不見踪影。

讓我用脚趾打開門栓，就像人類那樣。……

……然後，掛在門上盪進去。

那M&M眞是個了不起的食物，它使我的活力恢復過來了。太空船要在千年以後才回來，只

要有M&M維生，也許他可以活到那時候。

你這老傻瓜，不要作夢了。

你永遠不可能回到那兒去了。

他朝天空望了一會，感到十分淒苦。就算有足夠的M&M，要是沒有船上夥伴們的消息，他還是活不下去的。

他們爲什麼遺棄了他？

他們不能多等一會嗎？

他用脚在身後把門關上，他見到那孩子是這麼做的。要是他想在地球上過下去，就得學他們的做法。

他輕輕地越過後院，發現那孩子就睡在菜園中的一個袋子裏，不禁覺得奇怪。

孩子低低地呼吸着，唇間吐出一陣濛濛的霧氣，因爲夜間相當的冷。

外星人也打着寒戰，霧氣從趾間發出，那是一種恐懼、迷惘與擔憂之霧。

忽然間，那孩子的眼睜開了。

伊利仰望着那一雙大眼睛，好像水母一般具有吸盤似的力量，又充滿了古老的智慧與恐怖，似乎看透了他週身的細胞。

在外星人的眼中，那孩子的鼻子隆起，兩耳巨大而突出，最糟的是，眼睛那麼小，色黑而又像珠子。

孩子的小眼睛眨着，恐懼的神色使外星人不覺心動。他伸出一支長長的手指。

伊利驚呼着往後退縮，把睡袋抱得緊緊地。外星人也朝後跳開，絆了自己一跤，發出一陣超音波的尖叫，驚起一隻蝙蝠。可是在瞬間之後，牠在這個太空怪物頭上飛過一趟，就趕緊回到黑暗之中去了，牠的牙齒也嚇得格格地打戰。

伊利的牙齒也響得像一袋彈珠，雙膝前後搖晃，毛髮直豎。

哈威這隻狗呢？這隻看家狗、守護神到那兒去了？

這畜生在後廊上也嚇壞了，一樣的牙齒打戰膝蓋發抖毛髮倒立。受驚的狗撞着後門，追着自已的尾巴。牠鼻子裏所聞到的，是太空中的氣息，沒有一隻神智清明的狗會願意去進一步的追究來源。牠匍匐着，把鼻尖伸出門上的一條隙縫，更多的氣味飄向牠時，牠抖縮着，開始咬起一把掃帚來。

外星人試探着朝伊利前進一步，伊利嚇得眼睛圓睜。他本來沒有膽子，要他當差使、做家事、辦雜務都成，就是不要——

外星人的眼睛洞察了他的本性，伊利感覺到心中深處受到探索，一股能源油然注入，他被質

問、被計算、被分析。外星人的癟嘴形成了一副鬼臉，尖銳的小牙齒相互摩擦，它想要什麼呢？伊利感到它是想跟他溝通信息。

外星人伸出了手，張開手掌，在巨大多鱗的掌中是他最後一顆的M&M，融化了。

伊利看看這顆小糖，抬頭望着那怪物。它伸出一根長長的手指頭，指指手掌，又指指嘴巴。

「好吧，」伊利和藹地說，他打開衣襟取出那包M&M，慢慢退後，在地上佈下一顆顆的糖粒，他的膝蓋還是不聽使喚，牙齒依然格格作響，使得耗費不貲的矯齒架構大受影響。

那年老的外星人跟隨着，把地上的M&M隨撿隨吞，肚子餓得慌，這好東西簡直是諸神、帝王與征服者的珍饈。要是他能安然度過這番地球上的刼數，他一定要把這東西的樣品送一份給太空船船長，以後橫征宇宙，管保糧食無虞。

巧克力糖的餘瀝在外星人嘴角淌下，手指上也沾滿了，他起勁地舔着，體力恢復了。只感到這奇妙的物質進入了脈絡，在腦子裏起了化學作用，頓時間活力與光芒都發出來了。現在他對地球生命總算有了瞭解，幾千萬萬年的進化，才產生出M&M來。

對一個星球還能有什麼苛求呢？

一路撿着小丸子，很快就穿過了草地，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地球人的家屋之中。

他的眼睛骨碌碌地轉着。現在，週遭的一切對他都是陌生的了——每個角落、每件東西、每

片陰影，都足以引起震驚。不過爲要得到神奇的M&M，他只好忍受。

他跟着上了樓梯，經過走道，走向孩子的房間。

孩子給了他一大把的M&M作爲報酬，他一口氣囫圇吞下，這動作似乎過份輕率，可是誰知道明天又會發生什麼變化。

那孩子說話了。

「我叫伊利。」

這話雖說不堪入耳、無從理解，不過肯拿M&M與人分享的人總該可以信得過去。那外星人在地上坐將下來，筋疲力竭。

伊利拿一張毯子替他蓋上，他就此睡着了。伊利張着眼在那兒躺了許久，他不敢入睡。怪物就在他床邊地上睡着，毯子覆着那奇特的身軀。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只知道它不是地球上土生土長的。

他儘量想去瞭解，可是那只是一頭霧水。房間裏充滿了強力的脈波，就像沙漠裏的熱氣般冉冉上升，依稀可見它閃爍舞動。在這閃爍之中，伊利感到有一個卓越的意識在移動着，即使在它的睡眠之中，仍然有什麼在守護着，在審視着這個房間、窗戶以至黑夜。

走道上一陣呻吟聲，伊利知道哈威又從後廊上掙脫出來了，那狗就在門外蹲伏着，他聽見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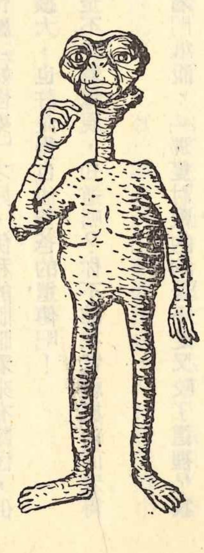
齒啃着門框以及搖尾擊門的聲音。

牠不安地咬着木頭，這條迷惑的狗自問着，房裏究竟藏着什麼呢？伊利所見的閃爍波，那狗也接觸到了，在狗的意識中也在探索着。那狗嗚咽着抓着門，然後又安定下來。牠並不眞正的想給放進房裏來，不想更進一步接近這像是一根老骨頭所發出來的脈波。這會是一根特殊的骨頭、一根古老的骨頭，也許是一根令人懼怕的骨頭，骨髓中含有嚇人的爆炸成份。

伊利翻身側躺着，一隻手臂伸進枕頭底下。雖然他極想醒着、監視着、守衞着，可是睡意不斷襲來，他的眼皮越來越沉重，他好像在滑壘，滑着滑着，進了本壘。

他落到一片棋盤板上，就是他作過弊的那貝殼棋，他的雙足陷住了。接着他看到許多小小燭光形成的一條路，每支燭都泛着金光，那是他爲那怪物朋友用M&M舖成的一條小徑，那小徑又變成一條通往整個世界的大道，他循着那條路走去。

4



隔天早晨外星人醒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嘿！你得躲起來才行。」

外星人被拖進一個橱櫃，關在櫃子的羽板門後面。

幾分鐘之內，全屋子的人都醒了。

外星人聽到一個大男孩的聲音，又聽到這家人媽媽的聲音。

媽媽一走進房間開始說話，外星人在櫃子裡嚇得縮成一團。

「該上學了，伊利！」

「媽，我不舒服！」

外星人從櫃子的羽板門往外偷看，伊利已經回到床上去，彷彿在和這位個子高挑、身材苗條的女士辯嘴，這位作媽媽的把一支管子插進伊利的嘴中，然後離開了房間。

伊利很快地把那支管狀物舉到床舖上方的燈前，使管內液體的溫度昇高，他並在媽媽走進房間的一剎那，把管子又放回嘴中。

外星人點了點頭，原來，這是個銀河系中彼此都通曉的把戲。

「你有一點兒發燒！」

「我想是的。」

「你昨晚是不是在屋外等那個怪東西回來？」

伊利點了點頭。

伊利的母親轉向橱櫃，外星人立即退到櫃子的一角，但是，伊利的母親只把手伸了進去，在上方的一個架子上拿出一條棉被，並把被子蓋在伊利的身上。

伊利的母親認爲，伊利可能又在騙她，但是，伊利最近有些日子的睡眠情形很是不佳，她心想這孩子變得如此之怪，該不會是由於他吃了什麼「妖怪藥」才好，伊利的眼睛看來有點怪，但是，他爸爸的眼睛也不時地會因爲胡思亂想而擴大，也許是得自他爸爸的遺傳吧！

「好吧！」她說，「你可以待在家裡，但是不許看電視，知道嗎？你不准在電視機前面看得暈頭轉向。」

她轉過身走過門廊，頓了一頓，向下看了看門框說：「那隻討厭的狗是不是又咬了這裡？我

要用橡皮把牠的牙齒封住。」她順着走廊走過去，然而，她才走了幾步身體就忽然有些傾斜，彷彿是遭到海浪衝擊一般，她把身子穩住，摸了摸前額，正有一陣淡淡的微波掠過，好比接觸到小神仙的指尖，不一會兒，這種感覺就消失了！

她打開吉娣的房門。「起床啦……」

吉娣坐了起來，眨了眨眼睛，然後把脚蹺到床邊。

「媽咪，我剛夢到一個色情狂。」

「噢！」

「這個人有個很長、好笑的頸子，眼睛很大而且往外暴……」

「他穿着雨衣嗎？」

「他什麼都沒穿。」

瑪麗心想，聽起來活像是個色情狂，但是，她無法再想下去。「該吃早飯了，妳快去吃，還可以幫幫邁哥的忙。」

她繼續往上走，進了浴室，用一種貴得離譜的肥皂很快地洗了個晨浴，這種肥皂融化的速度比冰還快，兩天前才啓用的整塊肥皂，現在却只剩下丁點大的透明細片，不過，有位朋友告訴她，這種肥皂可以防止縐紋、損傷皮膚、面皰和腫瘤。

她揉出了肥皂泡沫，肥皂就完全不見踪影了，於是，一塊值六元美金的肥皂立時化爲烏有。

她抖掉手上的水，在迷濛的晨霧中，她又想起有天晚上所作的夢，這個夢的主人翁是個男人，不過是位非常矮的男人，這個人的肚皮奇大，走起路來蹣跚得令人發笑。

這個人準是個色情狂。

接下來便是去用早餐，照常是迷迷糊糊的。然後出了屋子，來到迴車道上，邁哥在那兒練駕駛功夫，他把車倒向大路。

「妳來吧，媽。」他一邊說着，一邊走出車子。

「謝謝你，親愛的。」媽媽說着，她在駕駛位的後方落座，以平日的冷靜而有決斷的態度使勁把住駕駛盤；她放開離合器，猛踩油門，車子呼嘯着衝了出去，邁哥不覺發出歡呼。

伊利聽到媽媽離開的聲音，便下了床，打開儲藏室的門，外星人縮了回去。

「嘿，出來吧！」伊利說，他把手伸了出來。

外星人很不情願的走了出來，向四處看着，他看到好多樣東西，這些東西的形狀都好奇怪，大多都是塑膠作的，他唯一感到眼熟的，只是一張桌子，可是，腿短的他又嫌這張桌子太高了，他會想要寫封信寄到月球去嗎？

「我該怎麼稱呼你呢？」伊利看着外星人大而閃動的眼睛，在這兩個大眼睛中，有小小的能

量不斷在發動和消退着，一陣又一陣。外星人只顧四下看着，伊利退後着讓出路來，「你是外星人沒錯吧？」

外星人只是眨着眼，伊利覺得那眼睛在答話了，然而，這種回答的信號只在他的大腦中嗡嗡作響，像是腦袋中有隻蒼蠅一樣。

伊利打開臥室的門，外星人跳了回去，原來，有隻狗正在一旁流着口水，眼中露着好奇的神情，發出不友善的聲音。

「哈威！乖一點！不要咬人，乖，哈威聽話！」

哈威發出「囉……囉……」的聲音。

就語言溝通的程度來說，狗話要比人話來得低級，哈威的聲音彷彿是艘太空船倒車不順時所發出的聲響。

「哈威！你看，他不是很好嗎？他不會傷害你的。」

外星人的腳趾發出一縷微弱的霧氣，哈威把鼻子探進霧氣之中，看着牠自己從未得見的景象：有一道和大骨頭差不多面積的光芒，在黑夜中猛力衝撞而不斷地閃耀着，同時還發出低嘯嘛，落入太空的迴響之淵。

哈威畏縮不前，頭暈目眩，唇間發出恐懼的低吟。牠垂着頭朝後退縮。

外星人却向前走來。

「你會說話嗎?」伊利把指尖一開一合，做出張嘴說話的樣子。

外星人又貶起眼來，然後移動他的指尖，作出銀河系中的知性手語來，那是在宇宙間存在了千萬年的超級密碼。

伊利傻傻地貶着眼，只見那指尖颼颼地描出了物理規律中的軌道、螺旋以及角度，莫測高深。

外星人很失望地把手垂下，發現伊利並不能領會他的意思，畢竟，伊利還只是個十歲的孩子。

外星人思量當時的處境，心想：我該作些什麼啊?他的大腦進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眼前這個小孩的理解能力範圍，他所能想到的，只是該如何開始。

外星人心想：我太專精了，待我想一想……待我想一想……

他試想把自己的智慧降格到能與地球人溝通的程度，結果却是越想越糟。一個偉大的方程式、一個在時間片段中游走的超級思想，如何能藉比手劃脚來表明呢?但願能說清楚地想討顆M&M吃吃便好了。

伊利走到收音機旁，打開了收音機的開關。

「你喜歡這曲調嗎?你喜歡搖滾樂嗎?」

一股外星人從未聽過的聲音由收音機湧出，透過心電感應，他感受到岩石滾下山坡的影像，他用雙手把自己那對靈敏的耳垂蓋住，然後蹲下身子。

伊利向四處張望，想找出一些外星人應該知道的重要事物，他從存錢筒中拿出一枚硬幣，「這是我們用的錢。」

外星人看着伊利，想弄清楚他說的話，但是，對他來說，地球人的舌頭只是一種無趣的發音所構成的模糊事物。

「嘿!你看，這是個兩毛五分的硬幣。」

伊利所給他的東西，是一個體積很小、平、圓，表面光亮的東西，顏色和M&M巧克力不同，也許是更有效力的維生食品。

他把硬幣咬了一口。

原來是一片廢物。

「嗚，對吧!」伊利說：「你不能吃那個，你是不是又餓了，我們去吃點東西。哈威!」伊利警告說：「走開!」

哈威發出低哀的鼻聲，老大不情願地蹉開，然後跟着伊利和外星人走到樓下的厨房，牠蹲下

身子靠在牠專用的碗旁邊，向伊利示意要一點食物。好定定心，最好是一整罐的狗食，牠可以一口吞下整盤的食物，但是，伊利沒有理會牠的要求，哈威只好就着盤子的邊緣舔幾下子。

伊利打開抽屜，拿出早上最喜歡吃的食物，「蛋餅。」他說，然後又開始用蛋、麵粉和牛奶攪成糊，「它們是我最拿手的食物，你吃過嗎？」

外星人看着稀奇古怪的東西出現，這些東西是他在太空旅行中從沒有見過的，他注視着，兩個大眼睛不住的轉動，伊利把不同的材料令他不解地加進去攪拌，有一長條麵漿流到了地板上。哈威就像一條濕拖把一樣，很快地舔乾了流出來的麵漿，伊利則把其他的麵漿放進烘蛋餅的鐵模中，「你看，這就是在煎蛋餅了！」

外星人的鼻子略微抽動，搖搖擺擺的走到鐵模旁，味道很香，很像一塊大號的M&M巧克力。

伊利拿出作好的蛋餅，然後打開其他的食櫥，拿出糖漿、奶油、罐裝水果，上頭何不再加一點泡沫奶油呢？

鍋中的氣體氤氳，伊利攪動着白色的作料時，外星人跳了起來。

「別怕，這是一道好菜呢。」伊利把一塊M&M牌巧克力放在奶油上，然後把作好的蛋餅遞給外星人：「這是一把叉子，你知道怎麼用這叉子嗎？」

外星人看着耀眼的叉子，這是他在這幢屋子所看過的機械製成品中最出色的產品，他的心中出現了一陣柔光。對了，一件帶有四個叉尖的物品可以和什麼連接起來。

不一會兒，在他的心靈深處，已經閃現出逃離的辦法，逃離的用具已在慢慢地成形。

「嘿！你可以用叉子吃。你看？就像這樣，就像我所作的……」

「外星人搜尋着，他挖出了那塊M&M巧克力，把它吃了下去，然後，他看到了白色的乳狀物，嚐了嚐這令他驚奇的化學排列，有十字形的，也有互相交叉的，當他用叉子的時候，這些化學構造式便向他發出信號，好極了，簡直是極品。

「來點牛奶好嗎？拿個杯子。」

牛奶晃來盪去，濺到了外星人的手指上，他的嘴唇又不容易和杯子的外緣相接，使他把大部份的牛奶潑到胸前，聚成了一條水流，流過他的「心光」區。

「嘿，你什麼都不懂是吧？」

外星人在「刺」起蛋餅的時候，又一次地注視着叉子，四個叉尖，滴答……滴答……滴答的響着。

「怎麼回事，你讓我突然覺得好難過。」

伊利的整個身體搖擺着，他被一股襲向他的強力電波，他所不能理解的情緒充塞了他全身，

彷彿是失去了原應屬於他的美好事物。

滴答……滴答……滴答……

外星人在思考最高潮的時候兩眼緊閉，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是不是正有一隻耳朵在諦聽這四個叉尖發出的音樂呢？如果有，它是怎麼聽的呢？這個小用具究竟用什麼方式來通過宇宙呢？外星人希望他能多注意太空船的領航員和通訊員的談話，因爲，他們對這方面問題的了解要超過他自己。

「我們去玩一下。」伊利說，他抖掉滿心的哀愁，然後握着外星人的手，「來……。」

外星人修長而且像草根般的手指繞着伊利的手指上，伊利覺得自己彷彿在引領一位比自己還小的小朋友，然而，如漣漪般的電波又再度襲向他，這股電波帶有星空中的機密和宇宙的法則，他已知道外星人的年紀比他大，而且還大得很多。伊利的體內發生了一種轉變，彷彿就像一座方向陀螺儀很神秘地校正了自己的方位似的，他眨了眨眼，對自己是星空中的一份子和從未害過人的想法很感驚異。

他把外星人帶同樓梯間，哈威跟在後面，口中含着裝食物的盤子，以備在途中發現掉落在地上的蛋餅碎片。

伊利帶頭走進浴室，又走到鏡子旁邊，他想，外星人可能還沒有在鏡子中看過自己，「看啊

！鏡中的人物就是你！」

外星人從地球上的粗糙反射玻璃中看着自己，他身懷的高級傳播方式根本是肉眼所不能見的，此外，他的頭頂上方由智慧、獨特的電波所構成的七彩光芒也無從得見，也就是說，他的面貌中最瀟洒的一部份不見了！

「好！這是手。」伊利舉起手來，外星人也作着同樣的動作，他以一種高級方式的基本動作舉起自己的手，他的手指迅速移動，畫出高速火箭、星際捷徑及宇宙預言的公式。

「嘿！你的手指好奇怪！」伊利以緩慢的地球方式眨着眼睛，只顧研究着外星人的手指而忽略了它所作出的獨特訊號。外星人嘆了口氣，他簡直是笨得可怕！

「我們的水是從這裡來的。」伊利打開水龍頭：「你看，熱水、冷水，你看怎麼樣，你的家鄉有沒有自來水啊！」

外星人用手捧起一點水並把它舉到臉上，他眼睛立即變換成極細小的焦點，他習慣性地用心尋繹了細微的水生物的世界。

「你喜歡水嗎？你看，這很有意思。」

伊利把浴池中的水龍頭打開，示意外星人進去，「去啊，害不死你的。」

外星人倚着浴缸，這浴缸像極了太空船的研究池，科學家可以在裡面橫臥，以探究內在水生

的宇宙，他在感傷的心情中進了浴缸。

鈴聲響了，外星人跳了起來，大脚拍着水，水在秘密地偵測他嗎？這是研究他身上帶的電波的研究室嗎？

「放輕鬆些，那只是電話鈴而已……」

伊利離開浴室，外星人讓自己浸在浴缸的水中，水中的微生物的跳動使他感到舒適，水流使他覺得平靜，他閉起呼吸器官，讓備用系統負起呼吸之責，然後完全在水中伸展開來，他走進原子焦點，開始研究水分子，注視着它的潛在熱力，他能用這些特點來幫助自己嗎？

哈威很小心地走向浴缸，牠在浴缸中有最尷尬的經驗，因爲牠每年要洗一次跳蚤浴，牠在浴池邊窺伺着外星人，外星人好像蠻喜歡水似的，哈威想起有一回想撲襲一隻體積很大的老鼈，結果却很不幸，自已的鼻子被咬了一口，於是，哈威除了盯着外屋人看之外，便不再有什麼作爲。

伊利會給他洗頭嗎？

伊利回來了，向下看着，猛然把外星人提起來：「嘿，你這樣做會淹死的。」

哈威看他們並沒有洗頭，很顯然的，外星人身上並沒有跳蚤。

「你是不是生活在水中的精靈啊？」伊利問道。

哈威心想，只要外星人不是隻鼈就行了，牠把一隻爪子很小心地放在鼻子上，以防萬一。

「這是毛巾，你知道怎麼用嗎？」

外星人儍呼呼的看着毛巾，他的皮膚有一層防水的護皮，他拿起毛巾，看看毛巾，又看看伊利。

「把身體擦乾，笨漢。」

伊利的手接觸到他，那些具有治療效果的手指接觸到外星人感到痠痛的背部。謝謝你，年輕人，非常謝謝你。

「你看，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條毛巾，那條是我的——」伊利指着：「那是邁哥的，那是吉娣的，那是媽媽的，那條以前是爸爸的，他現在人在墨西哥，你有沒有飛過那裡啊？」

外星人眨眨眼睛，他從伊利的通信波帶接受到一股哀傷的波流，伊利走近了幾步，把手像翅膀一樣的張開，「你的太空船可以飛到任何的地方，對不對？你有一艘船沒錯嗎？」

船，太空船，淡淡發光的太空船，立刻顯現在外星人的心中，太空船船身刻着古代的紋飾，周圍則發出淡紫色的光。外星人的心光也發出一小股光輝回應，現在，伊利的哀傷也就是他的傷感。

「你留着那條毛巾。」伊利說：「那就是你的了，我們會註明『外星人』字樣。」他又接觸到外星人，對外星人皮膚的結構很感新奇，這時，另外一股波流又流經伊利全身，伊利知道，外

星人要比享年九百六十九歲的麥修撒拉的年紀還要大，「你好像是條蛇一樣，是不是，嘿！你眞是怪。」

外星人感到伊利的能量嘟——嘟——嘟的通往自己內心的通道，最有趣的是，這種地球力雖然很粗糙但却很和善，只要你給他們半個機會就成了。

外星人用自己的指頭發回訊號，用以解釋原子的結構、對星球的愛以及宇宙的起源。

「你又餓了嗎？來點奧雷餅乾如何？」

哈威點了點頭，搖搖尾巴，對牠來說，奧雷牌還不錯——雖然不是他最喜歡的食物，但是，一隻食量很大的狗是不應該挑剔食物的，牠用口銜着碟子，把碟子拿給伊利看，伊利正好領着外星人經過。

好吧！哈威心想，我就跟着你們走。

哈威跟着伊利走到他的房間，伊利把餅乾分給外星人，哈威在一旁咆哮，把食碟用力的擲在地上。

「你太肥了，哈威。」

肥！哈威轉身露出側面，展露牠的肋骨。

然而，哈威向伊利表示反對的能力顯然已經衰退，外星人已經成了伊利的寶貝，哈威只好哨

着伊利的一隻靴子去過癮。

在房間的另一端，伊利正打開儲藏室的大門向着外星人說：「我們得在儲藏室裏找塊地方安置你，把那個地方弄得像具太空梭一樣，好嗎？我們會爲你準備你所需要的一切。」

然而，外星人此時正注視着房間的天窗，天窗上有一條龍的圖形，龍的翼向外伸展，柔和的陽光由翼與翼之間的空隙射進屋內。

「你喜歡嗎？這裡還有……」

伊利翻開一本書，和外星人一起看着。

「這些是惡鬼……這些是水神……」

外星人的眼睛瀏覽一連串清晰的版面，其中包括一個說明構成紙張的材料——纖維的來源，他又翻回畫着肚子雖大個子却小的水神的那一頁，這種小東西和他自己並非完全沒有相似之處。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旅客困在這兒呢？很久很久以前？

伊利讓外星人獨自翻閱書中的圖畫，他開始在儲藏室中爲外星人安排枕頭和毯子，他沒有多想自己爲什麼要藏匿外星人的道理，也沒有想這件事有什麼意義；他一定在一艘自動控制的飛行船中飛行，他沒有問問題，也沒有抽腿，也不想逃避，他知道這是星球給他的東西，他必須得接受，不然就得死。

「你會喜歡這裡。」他從儲藏室內喊着。

他的心和身體幾乎在沒有用力的情形下發生了運動，他的體內有訊號在跳動着，他不知道有一種宇宙律已經接觸了他，使他盤旋在一種新的方向，他所知道的，只是此刻的感覺要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來得好。

哈威並沒有感到同樣的蛻化，咬靴子的鞋跟對牠的靈魂沒有什麼影響，對牠的胃影響更少，牠只好以打定主意咬郵差來自我滿足，咬郵差的時間預定在中午。

伊利往走道的另一邊走去，回來的時候帶了一碗水，這碗水使哈威燃起了一線希望，然而，伊利把碗放在儲藏室裡，他告訴外星人說：「這是給你的，這裡是我的指揮艙。」

伊利把一些動物標本排在儲藏室的門口，「這是保護你的掩飾，你和牠們並列，沒有人知道你和牠們不一樣。」

外星人茫然地看着伊利所作的安排。

哈威也在一旁看着，牠的心中有一個微弱的念頭——把一個玩具熊的頭咬下來。

伊利拿了一盞桌燈：「燈你看！」

他把燈打開，刺眼的强光侵襲着外星人超敏銳的眼睛，他往後退，他的手臂碰到唱機的唱針，儘管他不喜歡其中的刮削般的聲音，但是他的體內已發出「柔光」，他的心中再一次的充塞着

逃離的藍圖——用一個叉子，以及像我所剛剛碰到的東西，它會變成，而且它會寫出一種訊息。

他注視著唱機，想找出一個答案，他體內的方向舵出現了，方向舵包含了他所具備的有關通訊器材的所有知識。

在附近蹣跚地走著，想找出其他的器具，他打開桌子的抽屜，其中的東西都倒了出來打在腳上。

「嘿，」伊利說：「輕一點，我得把這個地方保持乾淨一點。」

外星人在房間裏探尋他要的東西，丟、掃、拍、找的方法都使出來了，他一定得把所有東西都檢視一番，以這個原始星球的創造力而論，這所有的一切還眞是奇怪呢。

他注視到牆上釘的一幅海報，海報上是一位半裸的火星公主，身上鍍著閃耀的金片。

他想了一會，她的射線鎗、她的盔甲的電靴。

ㄒㄇㄇㄇ……

「你喜歡她嗎？」伊利問。

外星人慢慢地放下自己的手，忽內忽外的翻著，以形容一種更古典的美的形式——向下垂的梨子形狀。

「我們這兒沒有太多這種東西。」伊利說著，然後，他把自己的手挽住外星人的肘彎，帶著

他走向儲藏室，「你就在這裏待著，好嗎？待着……」

外星人曳足走進儲藏室中，曾經在蒼穹中管理植物的他，此刻居然被一個裝有滑輪的儲藏間禁制著。

他突然感到一陣低沉，他的太空船——宇宙的奇觀究竟在什麼地方，這正是他所需要的。

她從遠遠的太空中接到一陣突如其來的信號，這股光線直衝他來，從無限遠的距離來探測地球。

「你看，」伊利說，「這裏還有個小窗戶呢！」

他指著外星人上方的一小塊玻璃：「這是你的閱讀燈。」他把開關打開：「好吧！我待會兒來看你，我去買一些餅乾和其他的東西。」

儲藏室的門關了起來，外星人斜眼看了看閱讀燈的強光，然後從儲藏室的衣架上拿出一塊紅色的手巾蓋在燈罩上，現在，強光變成了淡粉紅色——他所乘坐的太空船的顏色。

他一定得發出訊號，一定得讓他的同僚知道他還活著。

叉子的形狀又映入他的腦中，四個叉尖圍成一個圓圈，滴答……滴答……滴答。

5



瑪麗把車子開進通往家中的通道，擋泥板輕輕地掠過了垃圾箱，裏面的東西全都翻了出來。有什麼關係呢？畢竟她已經到家了呀。她熄了火，在位置上坐了一會兒，身心俱感疲憊。她也許需要一點人參，或是杜松子酒也行。

她把車門打開，下了車，眼光移向伊利儲藏室的窗子，伊利的一個標本就放在那兒。

她繼續向前走，在走廊的門口遇見了哈威，哈威的口中還啣著一個碗。

「別那樣看我，哈威，我已經夠內疚了！」

她使勁地通過哈威走到放信的桌子。

有秘密的仰慕者寄來的信嗎？流浪的怪物？

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堆廢物、帳單、過期的帳單，早就過期的帳單，以及一封收款公司的信。

她把那些郵件丟進垃圾箱，脫了鞋子。

她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除了哈威沒有人答話，「放掉你口中的碗。」

她賴在走廊的椅子中，她實在太累了，累得不能再往前走。一隻蒼蠅在她的前額飛來飛去，她伸手把蒼蠅趕開，然後又再趕了一次，這才發現根本沒有蒼蠅，嗡嗡的聲音原來來自她的大腦。

再來可能是鈴聲，再來可能就是人的聲音了!

「今天連精神崩潰的時間都沒有了，」她起身走向廚房，她看得出來伊利在地板上爲自己作過早餐，她把碗橱和門都擦乾淨，然後爲自己冲了一杯濃咖啡。

她坐了好一陣子，想著她的雙脚——疲憊不堪的脚，一雙想要罷工的脚。「喂!有沒有人在家啊?」

他們當然沒有答話，因爲，他們正在進行秘密的計劃，他們也許想設計推翻政府呢!

他們只要不出聲的幹就成了!

後門像砲響似地砰然打開，邁哥走了進來，好像剛爬上一頭象身上似的，「媽，今天過得怎麼樣?」

「好啊，你呢?」

邁哥聳聳肩：「我要去踢足球。」他說。「好。」她說：

「好好玩啊。」她用手指輕輕地彈了一下，彷彿是表示同意（其實邁哥根本沒有徵求她的同意）。她再看著她的咖啡杯和集中她的體力。如果有個陌生的男人在樓上房間的床上等她，他就得在瑪麗有力氣上樓後之前先自我調劑一番才成。

邁哥穿上他的護肩，手中拿著頭盔，他今天的情緒很暴烈，兩大步就上了樓上的走道，但是，伊利已站在那兒，堵住他的去路。

「邁哥——」

「今天如何，騙子!」邁哥要强行通過。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

「你還記得那個小妖吧?」

「小妖，嘿!走開——」

「等一會，邁哥，我是說眞的，他又回來了。」

「伊利——」邁哥很不喜歡他的小弟，伊利簡直是個好使小動作的黃鼠狼——就像在擲骰子遊戲時候的所作所爲。「讓開……」

「我要帶你去看他，但他是屬於我的……」

邁哥頓了一下，「好，快一點。」

「先發誓，這是你所能作的最了不起的承諾。」

「好，好，我想想看，它是什麼啊，是不是隻臭鼬什麼的？你是不是把它放在你的房間裏，看媽不把你揍扁。」

伊利帶著邁哥穿過走道，「先脫掉你的護肩」伊利說：「你會嚇着他。」

「別找麻煩了，伊利。」

伊利帶他走到儲藏室，「閉眼起睛！」

「爲什麼！」

「閉上就是，好嗎，邁哥？」

在儲藏室中，外星人正在檢視和通訊設備有關的所有東西，他終究要作出一套通訊裝置來的，聽到兩個小傻蛋進了房間，他不理會他們，只集中腦筋在想發射機的藍圖。儲藏室的門突然開了！

伊利把手放在外星人的身上，讓外星人很放心，他點點頭說：「來，和我的哥哥見個面。」

他們走出儲藏室，從托兒所下課的吉娣正巧衝進房間，她一看到外星人，便立刻大叫起來，

外星人也大聲地喊叫，剛剛睜開眼睛的邁哥也不例外，三個人的聲音直衝進全家的指揮中心，瑪麗正坐在那兒，她正想恢復正常的精神。

「天啊……」，她從廚房的桌子起身，家中的小孩不知又在進行什麼野蠻的祭典？由聲音聽來，彷彿是他們把吉娣的褲子給脫了，二十年後，吉娣都會在心理醫師那兒，回憶這段難忘的經驗。

瑪麗走向樓上，她準備把剛才發生的事情作成紀錄，這個紀錄是當她開始作精神分析的時候，要交給吉娣參考的。

瑪麗很困乏的走向伊利的房間，她已經在辦公室工作了一整天，然後又是小孩子們的吵鬧——生活中的又一個小挑戰。

她在吉娣的門外停了一會兒，至少房間內會很整潔吧！

她推開門，伊利的每一件東西都倒在地上，瑪麗看著他，他在這種情形下怎麼還會有無辜的表情呢？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裏啊？」

「那裏，看看這亂糟糟的情形，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你說我的房間？」

「這根本就不能算是個房間了，這簡直就是出了什麼事。你們是不是僱了位專門打轉的苦修僧?」

在儲藏室裏面，外星人在吉娣和邁哥之間縮成一團，吉娣彷彿已經作好了咬他的準備，邁哥的嘴則因看得發呆而張開著，他那畸形的肩膀在小小的儲藏室裏佔了可觀的空間，外星人希望眼前這種安排不要是永遠不變的才好，因為，儲藏室確實是太擠了!

外星人從羽板門的一個破洞中望出去，看着這個家的女主人，她正指著外星人尋找發報機器材而弄得滿地都是的物品。

外星人想判斷這位女主人是否具有善意，她沒有佩戴金屬項鍊、沒有攜帶武器、她身材和海報中的火星公主一樣迷人，雖然她也缺乏梨子形狀的超絕美，而且對於她的長腳趾，也沒有什麼可稱道的。

「伊利，我聽到吉娣的喊聲，你和邁哥是不是對她作了什麼?」

「嘿，媽——」

「你們不該那麼作，伊利，那樣作的後果是要花很多錢的，差不多要九十塊錢一個鐘頭。」

「媽，我沒作什麼啊!」

「那她為什麼會大聲喊叫呢?」

「我不知道，她一走進來就大聲的喊，然後又跑了出去。」

瑪麗心想，她自己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是不是也曾經毫無理由的跑進房間大聲叫嚷，然後跑出去呢?

有的!不但有，而且還不時地有，她現在就好想大聲地喊出來，對了!她剛剛不是才大聲的喊過嗎?也許她可以對著伊利再喊幾聲，然後再走出房門。

「對不起，媽媽……」

「我不是有意對你吼叫，伊利，我也覺得很抱歉。不過，你得把房間整理乾淨，不然我會把你打扁。」

「好的，媽，我一定照媽的話去做。」

瑪麗轉身離開房間，當她腳步聲自樓梯的台階傳來時，儲藏室的門隨之打開，邁哥、吉娣和外星人由裏面走了出來。

才只有幾分鐘的時間，邁哥就已起了極大的轉變，他覺得自己好像被一個蒸氣滾軸給擋在五十碼的線外，他的身體已經痲木，一直以為自己在作夢，夢中彷彿去練習足球，結果和別人互撞後昏迷不醒，然而，吉娣和臭伊利都在，當然，還少不了那個妖怪。

「伊利，我們一定得告訴媽媽。」

「不行，你一定知道媽媽會怎麼處置他。」伊利指著外星人說：「他會被弄成狗吃的食物。」

哈威直搖著尾巴。

「他會說話嗎？」

「不會。」

「那他在這裏幹嘛？」

「我不知道。」

兩兄弟看了看五歲的吉娣，吉娣正張大眼睛注視著外星人。

「吉娣，他不會傷害妳，妳可以摸摸他。」

於是，外星人接受了更多的探測和觸摸，這些小孩的指尖把他們的訊息傳到外星人的神經末梢，雖然這些訊息很零亂和混淆，但發出這些訊息的小傢伙們却都不笨，不過，他們雖然不笨，但他們能把他送回星雲中去嗎？

「妳不會說吧！吉娣？對媽媽也不會說？」

「我爲什麼不說呢？」

「因爲大人看不到他，小孩才看得到他。」

「我不相信你的話。」

伊利從吉娣手中奪過她的洋娃娃：「如果妳說出外星人的事，妳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他把洋娃娃的手臂扭到背後。

「不要嘛！不要！」

「答應我不說？」

「嘿，他是從月球來的……」

瑪麗躺在臥室的地板上，隨著電視節目的指導做著體操，節目主持人是位臉上沒有絲毫皺紋，五十歲瑞典籍的婦人和她的男友——一位低級的低能者，只知用腹部肌肉作出煽情動作……

「一……二……三……」

瑪麗勉力跟著他們的指揮做著動作，做著做著就弄混了，她把聲音關掉，以自己最喜愛的姿勢躺在地毯上，這個姿勢很難看，彷彿就像她的肚皮剛剛被箭射中似的。

她聽到伊利的房間傳來三個孩子的聲音，她知道三個孩子一定在打著什麼鬼主意，她的耳際又傳來嗡嗡的聲音，周圍的空氣登時也緊張起來，會不會是她剛剛把脚踝放在耳後，隨著電視主持人作恢復性活力的體操所引起的呢？老天！她最好不要再作那體操了；她的大腿肌肉還在振動

著，不帶絲毫激情。

她看著電視上的低能者，低能者正不聲不響的爲她提供指導，雖然這低能者的智商很低，但她還是不免有些迷戀，幻想著與他手攜手一起跳進游泳池，瑞典籍的女人，利用兩個手指不停地轉著她的大脚趾。

夠了，夠了。

她把電視關掉，是該吃飯的時候了。「喂！」她喊道，然後進入走道說：「出來幫我弄晚飯。」

當然，沒有人會同答她的話，她只好一個人走向樓梯。

今晚，我們可以吃火雞煮餅——嗯，現成的芋泥是道很好的配菜，還有一些脆餅。

她開始準備飯菜，她的眼睛不時地看著廚房的窗戶和隔壁人家的草地，這一家人的主人正像一個瘋狂的巨人坐在一輛小汽車上似的騎著他家的除草機。瑪麗的庭院當然不會有草，還不是因爲哈威的緣故，哈威老是喜歡挖地，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骨頭，牠看著瑪麗，耳朵一個上一個下的，「誰咬了掃帚，哈威？」「我們認識這個人嗎？」

哈威舐了舐自己的兩頰，牠把舌頭伸得超過了鼻子。

「爲什麼，哈威？你看到什麼讓你這麼興奮的事？」

「是不是那隻法國獅子狗又來了？是不是它惹了你？」

哈威點點頭，發出低沈的吼聲，然後又是狺狺地低吠。牠已經有一天沒有東西吃了，每個人都忘了餵牠這門正事，他們到底在幹什麼？是不是因爲樓上的妖怪才變成這個樣子。

我得把他給吃了，哈威心想，牠沒有出聲。

瑪麗走下樓梯，很優雅的跟大家說：「下來吃飯嘍！」

樓梯間終於傳來犀牛似的急促脚步聲，三個小孩同時出現，面帶神秘的表情。

「你們在幹嘛？我可以看出你們有事。」

「沒什麼事，媽！」邁哥坐了下來，吉娣坐在他的旁邊。

吉娣看了煮餅一眼，不耐的發出了一個怪聲。

「不許這樣，乖乖。伊利，請把鹽遞給我。」

「我今天在壁橱裏蓋了一棟房子。」伊利很詭異的看著她。

「什麼樣的房子？」

「像藏匿壞人的地方？」

「眞的嗎？你怎麼有時間整理亂成一團的東西呢？」

「我能不能把房子留下來呢？」

「你不可以用這個方法來逃避責任，是不是，伊利？小朋友不該把所有的時間花在壁櫥裏。」

「不是所有的時間，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會仔細的考慮。」瑪麗說，所有人都知道她毫無選擇，因爲，伊利一直煩她，直到她投降了才肯罷休。她想把話題轉開：「洋芋的味道是不是很好？」

「呀！」

「多吃一點，吉娣，妳不是很喜歡吃嗎？」

「我在托兒所吃的比較好，」吉娣說：「我在那裏有好大個巧克力多納斯吃。」

「眞的？我一定會和托兒所的所長講這件事。」

「他是個色情狂。」

「吉娣，不要用妳不懂的字來說話。」

「色情狂、色情狂！」吉娣唱著，瑪麗心煩的把頭埋在手裏。

在樓上，外星人爬出了壁櫥，整個房間都呈現在他的眼前——一團混亂——他要尋找發射機零件所產生的混亂，他現在還得再找。

他的眼睛掃過房間，房間中的電子立時出現，像平日一樣跑來跑去的跳著，然而，這種內在

的宇宙迴旋對他並沒有什麼幫助，他需要固態的物體，例如電唱機一類的東西。

他把眼睛的焦點調回到正常的視野，然後把眼光轉到電唱機。轉盤上空空如也，他把手指放在上面轉了一下。

「叉子要怎麼樣才能和這個東西結合呢？」

答案就來了，通話完畢。他點點頭，

他得經由滾轉的信號來逃生，這些信號在夜空中旋轉，希望之縷也有千萬絲緒，這些希望正如外星人光滑的頭髮一樣明亮。

樓下的房間中傳來叉子的聲音，他現在已經很能了解了，除此之外，還有玻璃杯、碟子，以及傳進他耳朵中的又快又含糊的言辭。

「媽咪，爲什麼小朋友能看到妳不能看見的東西？」

「妳看到什麼了，吉娣？伊利的妖怪嗎？」

「媽，不能算人的那些人是什麼啊？」

外星人知覺到這些小孩並不是有意地背叛他，但是，那個小女孩可能會引起麻煩，原因是，她不了解保密的需要。

然而，這一次却不需多擔心。晚餐就要做好了，他們顯然已吃掉不少的M&M，他希望他們

待會也能給他帶一點。

「好了，誰洗碗盤？」

瑪麗的聲音傳至他的耳際，隨之而來的是她的精神感應影像，頭上裝飾著閃耀的纖維，比絲質更好的纖維，要是她的鼻子能夠再多像一點低陷的芽甘藍就好了。

她又用手指轉了一下唱盤。

伊利的脚步聲在樓梯間響起，不多時就進了房間，手中拿著一個盤子。

「這是你的晚餐，」他小聲的說，把盤子遞給外星人。

盤子裏是一些生菜、一個蘋果和一個橘子。外星人拿起橘子，連皮一起吃掉。

「你是不是都這樣吃東西的？」

外星人蹙著眉，他的內部系統分析器教他下一次吃橘子之前，要先把橘子洗一洗。

「你聽得懂嗎？你覺得怎麼樣？」伊利看到唱盤還在轉動，「你要聽點什麼嗎？」

外星人點頭表示願意。伊利在唱盤上放了一張唱片，把唱針降下。

「事情總有意外，

但它只是搖滾樂……」

外星人一面聽著那奇怪的音樂，一面看着黑色的唱片轉動，他的心已全神貫注於他的傳播器

的思考。他的太空船不會對滾往山脚下的岩石有所反應，他一定得發出他的同胞的眞實談話，他該如何修止這種聲音呢？他該怎麼樣才能把這些聲音的頻率改到微波區的範圍內？

他的耳朶收到瑪麗在走道的聲音。

「吉娣，妳在作什麼啊？」

「我要在伊利的房間玩。」

「小心別讓他欺侮妳。」

吉娣進了房間，手中拖著一個裝滿玩具的篷車，車中放著一束盆栽的天竺葵，她把這盆花放在外星人的脚旁。

外星人看著這份贈禮，他的「心光」閃耀了起來。

謝謝妳，小妹妹，妳眞好。

哈威走了進來，聞了聞外星人，然後走到天竺葵旁，「它需要灌溉嗎？」

「哈威，別亂來。」

邁哥走了進來，希望外星人最好已經不見了，然而，外星人還在那兒，他只得和外星人打交道，他看了外星人一會，然後向伊利說：「他也許只是個不該活下去的動物。」

「別說這種話。」

「可是我不相信像他這樣的東西……」

「我相信不只是現在，以前也這樣想，眞的。」

吉娣在外星人前面拿出她的另一個禮物。「這裏有些黏土，你玩過嗎？」

外星人拿起黏土，把黏土舉到嘴邊，準備咬下一大塊。

「傻子，你把它捲起來……」吉娣教他怎麼樣在手中揉成一個球。

「我有個主意，」伊利說：「地球儀呢？」

邁哥把地球儀遞給伊利，伊利把地球儀在外星人面前轉到北美地區，「你看，我們就在這兒！」

外星人點點頭，他認出了經常看到的地帶，他當時乘坐太空船便是以這樣的角度由地球的上方進入的。是的，他認得這個星球，非常淸楚。

「對了！」伊利說：「我們就在這個星球上生活，你從那裏來的？」

外星人轉身，由窗外看往密佈星羣的天空。

伊利打開地圖，指著一個太陽系的照片說：「你是不是從宇宙的這一部份來的？」

外星人把黏土分成五個球，放在太陽系的地圖上。

「五個？你是從木星來的嗎？」

外星人聽不懂他們的問話，他指著那五個球，由他的手指放射出一個電子升降器，五個球登時在空中升起來，在這些孩子的頭上飄浮起。

五個球繞到那裏，圓的，圓的，三個孩子歡呼著，一股氣力似乎自他們的脚上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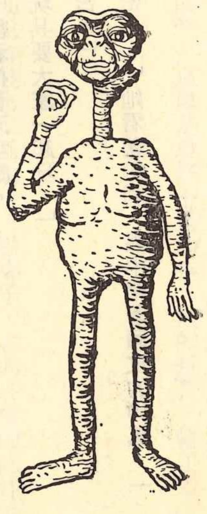
「啊……天啊……」

他觸怒了他們嗎？

他把電子升降器關掉，五個球掉落地下。

然後，他拿著天竺葵一起退進儲藏室。

6



「媽咪，」吉娣說：「伊利的壁櫥裏有一個妖怪。」

「好啊！親愛的！」瑪麗在臥房中把脚蹺到沙發上，盡力的使自己不要聽到孩子們的聲音，可是，伊利拿一份捲起的報紙猛打吉娣，使她連不聽都倍感困難。

「哇……。」吉娣說：「我恨你，我恨你，伊利。」

「不要再打了！」瑪麗出現了，她的臉上塗了一層面霜，彷彿是埋在輪軸潤滑油之下的機件似的，她希望自己的皺紋能在這層掩蓋之下奇蹟般的消失。

「伊利，對吉娣好一點！」

「爲什麼？」

「因爲她是你的妹妹啊！」

「來，吉娣。」伊利說，他的心情突然起了轉變，「我跟妳到後院去玩。」

「這還差不多。」瑪麗說，把頭又轉回沙發的枕頭上，她由抹著乳霜的臉孔向外看，覺得自己的臉好比被一個水果餅打中了一樣。然而，當她一把面霜擦掉，「新的自我」就會出現。房子裏安靜些了，她聽到伊利帶領吉娣出了後門的聲音，伊利只要肯費心就會對吉娣很友愛。

「如果妳再敢提那個怪物……」兩兄妹走進後院的時候，伊利輕聲的說：「我就把妳洋娃娃的頭髮全都拔掉。」

「你敢！」吉娣說，兩個小拳頭已經握在屁股後頭準備打架。

「吉娣，外星人是我們的一個大禮物……」伊利很費神的想著，想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說出來，他認爲，他們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個很崇高的目標，這是他們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我們一定得幫助他！」

「可是，我看他好像只是個玩具。」吉娣說。

「他不是個玩具，他是從那裏來的好東西。」伊利指著天空說。

「他還是像個玩具，」吉娣說：「媽媽還說玩具要大家一起玩。」

「他是我們兩個人的，可是妳一定得保守秘密。」

「秘密，秘密，」吉娣唱著，「我有一個秘密……」她看著伊利，眼中帶著頑皮的神氣，「如果我不說，你要給我什麼？」

「你的無線電通話器。」吉娣發出勝利的微笑，這眞是最好不過的事，她的哥哥，輸了！

「好吧！」他說：「我給妳。」

「你得和我一起玩娃娃的遊戲。」

伊利的眼中現出難過的神情。

「所有的娃娃都在喝茶，」吉娣在她的房間爲娃娃佈置場地！一張桌子，各式各樣的娃娃坐在桌子的四周，愉快地聊天……，「我的娃娃問你的娃娃說：『男孩子討厭不討厭？』你的娃娃說……」

伊利聽著他的娃娃非說不可的話，然後把那些話說了出來，還動了動娃娃的頭，好讓娃娃能伸手端茶，他想起已經是好景不再的種種情形：他穿著溜冰鞋穿過吉娣的茶會，撞翻娃娃、桌子，然後笑著溜開。難道這種好時光再也不會回來了嗎？

瑪麗經過他們的房門向內看：「伊利，你眞乖……」

「伊利以後每天晚上都會和我玩洋娃娃的遊戲……」吉娣很得意的說。

伊利的娃娃不覺發出呻吟，然後滑到桌子下面。

泰勒來參加「地牢與惡龍」遊戲的時候，居然看到伊利和吉娣一起在廚房的奇怪景象，吉娣

正驅使著她的小廚師照顧著爐小。伊利穿著一條圍裙，手中拿著一個裝鬆餅的小罐子。

「嘿，你怎這副德性？」泰勒把他那瘦長而高的身體倚在門邊，手脚動個不停，伊利逮著機會喊出了他的渾號——塑膠人，泰勒對這個綽號很是敏感，因爲，他得怕自己以後會長到七英尺那麼高。

「你在幹嘛，伊利？」泰勒對著爐子聳聳肩，吉娣正忙得不亦樂乎，受困的伊利則拿著一些泥土和水攪拌著。

「好像是包著乾果的巧克力呢！」

「你滾開好嗎，泰勒？」伊利把手在花圍裙上拍了幾下。

「我們今晚要玩『地牢與惡龍』的遊戲，你忘了嗎？」

「他在和我玩。」吉娣說：「他以後都要陪我玩。」

後面突然打開，格萊走了進來，他穿了一件顏色很怪的襯衫，整個人看起來好像是根正在溶化的彩色棒棒冰，「你們在幹什麼啊？」他說話的時候口水都掉下來了。

「沒什麼，口水大王！」伊利手中拿著鬆餅料悻悻地回答。

「伊利和我，」吉娣唱道：「正在作龍餅呢！」

格萊拖了一張椅子跨坐下來，詭異的笑著，說話的時候却又口沫四濺：「你在虐待她還是幹

嘛？」

「低級，格萊！」泰勒說：「眞低級。」

格萊的口水流到椅背後，「我什麼都明白了！」他看著伊利，在他的心目中，伊利和世界上所有的哥哥一樣，以逗弄妹妹爲樂，比如不停地給妹妹呵癢，搔到她受不了爲止，他自己正是喜歡這樣捉弄妹妹的；再狠一點，還可以把妹妹綁在樹上然後再搔癢，再不然就是和四、五個傢伙在她洗澡的時候衝進浴室，一面看她大叫，一面站在周圍發笑，這才是眞正的過癮。伊利現在玩的算是什麼呢？想著想著，格萊的口水不覺滴到了五彩的襯衫上。

這時，「地牢與惡龍」幫的最後一位隊員已經出現在廚房的窗口；史蒂，他戴了一頂棒球帽，帽子裏還伸出鬆而大的翅膀，他把手指放在翅膀後面不住地用手搖動著。

「什麼都別說。」伊利一面把鬆餅的材料放進爐中，一面咆哮著。

「我能說什麼呢？」史蒂再度搖動他的帽子和翅膀。「這種事總是會發生的」，他自己的姊姊也勸索過他，你得十分謹愼，睡覺的時候要關門，燈也別忘了關，自己必須得小心才行。

「伊利和我開了一小間糕餅店。」吉娣說，她對著髒兮兮的點心高興得唱著歌：「每個人都買我們的點心，聖誕老人也不例外。」她把烤爐的旋鈕轉動了一下，把爐門關上，然後，朝伊利看了一看，眼睛又作出惡作劇的表情，伊利避開她的眼神，開始製作另一批鬆餅。

這一夜由枕頭抬眼向上望，看到伊利從臥室的窗戶爬出，走過屋頂。

這孩子到哪裏去呢？

外星人從他的小窗戶凝神注視。伊利走下傾斜的屋頂，來到通往花園的樓梯，一會兒工夫，就失去了蹤影。

外星人以心電感應的方法來測知孩子的方位：伊利現正爬向房子遠處的一座山，他難道是去爲躲在密室的外星人找食物？

不是的。伊利正悄悄走近這條可怕的防火路上去。這裏，所有的麻煩正在開始呢！

外星人精密的心電天線不時轉動著。

他感覺到，伊利走近的這條路上還有別人。他們在黑暗中找尋，找尋什麼人呢？

這還有什麼疑問？

他感覺到沉重的脚步聲，感覺到這些地球人類冷漠而直視的眼神，穿過黑夜射向他而來。

外星人關掉了他心靈的雷達，在貯藏室裏縮成一團。他們打著令人目眩的燈光追捕著他。他們就在山上，一寸一寸地搜索。他們以爲外星人就在附近，他們找得到他。

要把他剝了皮製成標本，還要配上玻璃罩。

他塞了一把餅乾到口裏，緊張地嚼著，他們決不可能找到他。但是他們在那麼近的地方，而且伊利也在那裏探刺搜索的實況。要是伊利給捉到了怎麼辦？伊利會不會透露他貯藏室裏的秘密？

他轉向他的天竺葵，對它發出懇求的一瞥。天竺葵把莖面向他，它緊閉的花瓣倏然開展，頃刻之間轉變爲怒放的紅色花朵。

天竺葵幾乎用盡全力般地嘆了口氣，外星人用他長長的指尖輕撫著它，不住柔聲而喃喃地說著話。他的宇宙言語是集合了無數星球世界的經驗而得的精華。他的言語使天竺葵獲得重生，也使它迸發爲燦爛奪目的花朵。

你的聲音是最純淨的成長劑，大師。天竺葵說。

是的，但是它並不是地球人類的言語。

外星人痛苦的搔著頭。他需要了解人類的語言，惟有如此他才能表達他的願望。

吉娣帶給他一本英文書，外星人攤開在腿上，逐字地記憶A…B…M…M。

伊利靜臥於山路的矮樹叢裏，看著政府的調查員往來奔忙，他們的燈光在每一個角落採照。

如果他們發現伊利，伊利已經想好了說詞：他只是出來遛狗的。

小狗哈威蜷伏在伊利旁邊，緊張地顫抖。哈威一直有衝出去咬人的衝動，有個人帶著好多鑰匙，在哈威看來，帶著那麼多鑰匙的人，是該挨咬的。

「今晚這裏不會有什麼事的，」一名調查員說。

「我知道，可是我總覺得有什麼人在窺視我們。」帶著好多鑰匙的調查員說。「到底是誰呢？」

哈威饑腸轆轆，牠想到停靠在路旁的車裏去找找看，可有什麼應急的狗糧，牠悄悄的匍匐向前，但是被伊利拉住。

「別鬧，哈威……」伊利小聲說，他們回到更黑暗的地方。不久，伊利無聲無息地滑下山坡，哈威也跟著一路滾下山。

天上星斗無數，伊利想著今晚他所擁有的大秘密，這則秘密就鎖在他家的貯藏室裏，他決不會出賣這個秘密，就是被逮著，强行逼供也不透露半點口風。

至於哈威，牠也許會爲了一點狗食就走漏消息，不過不會有人問牠。哈威一路刨著地，好像在爲自己想辦法。

「哈威，」伊利說：「我們有一筆大寶藏，你知道嗎?」

哈威凝視著走過的人行道，牠唯一知道的事就是這世界上永遠沒有足夠的狗食。

「哈威，我愛他，他是我遇過最好的傢伙。」伊利仰首朝天；想像那一顆星屬於他的新朋友。

所有的星辰都是他的，夜光下傳來一句低語。

哈威豎起耳朵。可不是有人沙沙地在搖著一袋子碎餅乾?

牠望望四週，路上空蕩蕩地沒有半個人影。

瑪麗在屋頂上一陣嘈雜聲中醒來，她除掉了眼罩，坐起身來。

一切吵聲馬上回復平靜。她走到窗口向外望。花園裏空無一人，只有哈威，正忙著挖一個洞。

她拉上窗帘，回到床上，一種奇異的感覺仍然滋長著。

拉平枕頭，她重新睡下，打斷了的夢又向她湧來。夢裏，她舞著，舞著，無限美好……

她的舞伴矮小，僅及她的肚臍。

她的眼皮好重；奇妙的異國音樂再度響起。她在旋轉，旋轉，舞伴的鼻子頂著她的肚皮。

「伊利，咱們要公開出來才是，這件事很嚴重。」

「不，是他要和我們在一起的。」

兩兄弟一面爭執，一面走向校車車站，邁哥很惱，他的世界因爲這件事完全亂了秩序。以前掛在嘴邊上的運動遊戲之類的事，現在已經被什麼衞星道路、水星表面之類的事所取代。「他是

來自外太空的人，伊利，我們不知道他來地球作什麼，也不知他是爲何而來。我們很可能那天突然發現自己醒來的時候是在火星上，有幾百萬個這種奇怪長相的人包圍著我們。」

伊利充耳不聞，早晨的街道上有一張新面孔引起他的注意，「他根本不是平常給我們送牛乳的先生嘛？」

「送牛乳的先生可能休假，這人是來代替他的。」

「邁哥，我告訴你。我們這附近有許多生面孔。看到那邊那輛車沒有？裏面坐著一個人，正在看報，他們都是來捉拿外星人的。」

「他們？他們是誰？」

「他們遍佈附近，聚集在山上！」

「伊利，你最好在他們逮到我們之前，盡快想出辦法來。」

「他需要時間計劃一下。」

「也許他並不聰明，也許他的智力只不過像隻工蜂一樣，只會作些按鍵之類的簡單事情而已。」

「邁哥，他的智力遠遠超過我們，高得你無法想像。」

「那爲什麼他會住在我們的貯藏室裏呢？」

「他運氣太壞。但是我們要幫他扭轉。」

「伊利，你要了解，我們是兩個小笨蛋呢！除非是科學家，或者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幫他。他們才有能力測試他，把他餵飽。」

「我們也沒讓他挨餓呀！」

「就那些餅乾哪？那是什麼樣的伙食啊？你害了他可能還不知道呢！」

伊利的臉部表情愈來愈緊張，聲音也像綳緊的弦。「邁哥，我可以確定，如果把他轉給別人，他可能永遠回不了家了。」

「你又怎麼知道？」

「我感覺如此，而且這種感覺愈來愈鮮明。他選上我們也是因爲只有我們才能幫助他。」

「但是，爲什麼選上我們，我們算什麼？既沒錢，也提不出主意，我們甚至連個老爹都沒有。」

「這些事都無關緊要。他知道我們能爲他把許多事拼湊起來。」

「拼湊什麼？」

「一些……一些……」伊利含混的說。伊利的表情好像剛從夢裏走出來，雖有一些印象，卻想不精確，大概是外星人曾託夢給他，告訴他某些事情，不過夢境已經消退，校車站牌卻在眼

前。

泰勒、史蒂、格萊一夥人早已先抵達，正在那裏打鬧，看伊利來了，又把箭頭指向他，「嗨！伊利，今天麵包店可作了什麼水果派？」

「滾開，泰勒！」

格萊又向伊利亂出餿主意，他的嘴角照例沾著口水，教伊利怎麼整吉娣「把她丟在衣籃子裏」。

史蒂搖動著手臂：「伊利，我忘了問你——你的妖怪怎麼了，他又回來了嗎？」

亂動吉娣洋娃娃、玩紙牌、跳房、烘烤各式各樣蛋糕或派，種種遊戲使伊利分神，他脫口而出：「噢，他回來啦！他才不是妖怪，他是太空人。」

「什麼？誰是太空人？」一個紅頭髮的小男孩向前推擠，聲音又大又吵。「你知道從地球到天王星要多久？」

「去你媽的，南斯。」伊利粗野的說，他恨自己說溜了嘴，南斯睜著老鼠似的眼睛機伶伶的，似乎察覺出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

校車停靠下來，衆小鬼一擁而上，經過新司機身邊。「嗨！喬治怎麼了？」

「他生病了。」新司機說，孩子們以前都沒有見過這個人。

● ● ●

吉娣今天沒有待在育幼院，她今天該待在那兒的。但是她假裝生病，門房把她送回家，她想和外星人好好玩一玩。

伊利老是佔著外星人，不讓別人跟他玩。

吉娣推出嬰兒車，把一大堆玩具放進去，她知道外星人會喜歡。她希望他永遠跟他們住在一塊，然後跟媽媽結婚。

她把嬰兒車推進走廊，來到伊利房間，打開貯藏室的門，進去。外星人正抬頭看，轉動他的眼睛。吉娣也轉轉眼睛，咯咯地笑，然後坐在他的旁邊。「你是不是一個大玩具？」她上下打量他。「如個你不是大玩具，那你是什麼？」

他坐回貯藏室的角落，似乎有點驚嚇，吉娣倒是一點也不怕。昨天晚上，她夢見外星人把她帶到星球上一個好遠好美的地方。他牽著她的手去看好多美麗的花朵，奇怪的小鳥在他的頭上飛翔，對著他歌唱，到處都是可愛的陽光，她再也不怕他了。

吉娣握著他的手。「不要害怕，就跟在夢裏一樣。」她輕撫他的手，就好像輕撫哈威一樣。「伊利跟我都會照顧你。所以別躭心。雖然你只是一個大玩具。你看到嬰車裏的洋娃娃嗎？他們都有頭髮，就是你沒有，你知道嗎？」

外星人注視這位嘰嘰喳喳的小女孩，就算這孩子比哈威好相處，又能對他返回星球的希望提供多少實質的幫助？他們只能把他藏起來，此計也只能應付一段短時間。他需要的是高度的技術，不是一車的洋娃娃。

……這是我的擀麵杖，這是我的牛仔背心，很漂亮吧？這是我的讀寫機。以前你有這些東西嗎？」

年老的外星人用長長的手指拿起一個發亮的長方形盒子，他的心一陣悸動，念頭落到另一個焦點上。

「它會教你怎麼寫字。」吉娣說：「你看……。」

她按下盒子上的一個鈕，鈕上有A的字型，讀寫機發出一個很清晰的男聲：「A……」

她又按向B鍵，它說：「B……」

外星人按了M，聽到「M……」的聲音。

「現在你看這個，」吉娣按到「開始」鍵。

讀寫機說話了：「拼出『機械士』這個字。」

吉娣按鍵，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拼這個字，但是沒有拼對。機器說：「錯了，再來一遍。」

吉娣再拼。機器又說：「不對，正確的拼法是 M.E.C.H.A.N.I.C.」

外星人凝視這部機器，眼睛發亮。是的，這部機器能教他學習地球人類所說的英文。但是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部電腦。

他的心靈掃瞄透視到機器的內部，他從微處理器、語言合成機追踪到記憶微晶體。

「嗨，你沒事吧？」吉娣摸摸外星人，他的手微微顫動。

他向小女孩點點頭，但是眼光始終沒有離開讀寫機，他的頭腦迅速地想著自救，恢復自由之計，所有的思想念頭都因有了這部機器而起。

吉娣又按了一下。

「拼出『討厭的人』這個字，」讀寫機說。

吉娣又拼錯了。外星人在一邊靜靜地看，一直到她玩累了。

「好了，大玩具，今天我們的讀寫就作到這裏，我會再來看你。」

吉娣走後，外星人把讀寫機放在腿上，把它的背蓋拆了下來。

奇妙之至……

他輕撫著機器內錯綜複雜的線路。

這是他發報機的心臟。

他用力嚼著餅乾，開始他的工作。讀寫機發光的結構已進入他的腦海裏。對於像他這樣一位

高智慧的外星人來說，這個機器的儲存資訊方法及原理只不過像孩子的遊戲一般簡單。電腦早就是他熟悉的老朋友。

「拼出『討厭的人』這個字。」

他的思路繁忙，不斷在吸收、綜合。他的頭腦轉入更高的學習層次。他學過另外一個已經滅絕的星球上的古老言語，由字塊終於弄通了他們的言語。現在，他的腿上躺著一部讀寫機，由此，他也可以熟悉地球上的號幟及音符。

「拼出『冰箱』……」

這個字出現在他的心理掃瞄幕上，他也看到「冰箱」這個物體，他默記著，就是人類放牛奶餅乾的地方。

他的嘴巴和頭腦同時想著這個字，他的胃似乎也了解了「冰箱」的意義，咕嚕嚕地附合。對這個字的音節，他的內心已經有了統整的認識。

一千多個儲存的字一遍一遍地出現，其說明及圖樣對照也同時配合展示，他能夠由此完整地學習地球上的語言，他先捉住了基本的概念，再學習詳細的內容。

「蛋糕……糖果……」

他立刻就有了一些完整的字彙，學得這些字他能夠在這個社會裏安身，說出某些重要的事。

「冰淇淋……」

他一次又一次地按下按鈕。它眞是良師益友。但是，它的意義又不只於此。

學會了地球語言之後，這部機器的內在電腦可經改裝而說出其他類型的言語，他可以讓它說出他那個星球上的話，更可由此傳達到他的星球上去。

● ● ●

這一天來，他做過的唯一錯事便是仍然與伊利保持持續的心電感應連繫，他的全副精神放在讀寫機上，他完全忘了伊利這個孩子，但是他完備的心電連繫系統却不曾怠忽職守，而爲伊利帶來一段艱苦的遭遇。

伊利當時正在上生物解剖課，老師準備開始，伊利就接到一則奇異的訊息，是關於讀寫機的結構及圖表。

老師指著青蛙缸說：「我們要剖開牠的皮膚，看看牠的內部構造。」他選了一隻蛙，在牠的腹部劃一條線，「這是一條切割線——伊利，你在幹什麼?」

老師注意到伊利正用一張圖表覆蓋在他的實驗報告上，圖表上盡是精密的電子線路，他的手自動地寫劃着，好像有鬼魂附身一樣。

當然，這個鬼必是外星人無疑。躲在貯藏室的外星人此刻正忙著作數位語言與記憶程式等，

心靈感應左右了伊利，使伊利有類似表現。

但是老師並不知道這些。老師只知道這個常搗蛋的學生今天的精神完全不在解剖課上，他全神貫注地寫一些奇怪的東西，他的額角都是汗，班上每一個同學都停下來看他怪異的舉動。

「伊利——」

伊利不停地寫，寫到紙頭的邊上，直到桌子上去。雖然又在空中比手劃脚。伊利走到教室前面，扯掉了青蛙解剖圖，開始用粉筆在黑板上塗寫起來。

泰勒、格萊、史蒂嚇呆了，泰勒的長腿伸出去，在生物桌下踢了格萊一脚。他指指伊利，手指在靠近頭部的地方做了一個怪手勢。

格萊點點頭，嘴角又流出一堆唾液。伊利像瘋子一樣在黑板上劃出有如收音機或其他機件內部的線條圖形。忽然，格萊嘴巴吹出了一個泡泡，這眞是妙，格萊常常收住口水，想要吹出一個完整的泡泡來，但是沒成功過，他還沒把泡泡吹出去就破了。這次不知怎麼搞的居然做成了，直向老師飛去，却在老師的腦後破掉。

老師倒沒有注意到；他正在對伊利吼叫：「小子，你馬上給我坐回去！」

他抓住伊利的手臂想把他拉回座，一股巨大的力量經由孩子的手臂注入老師體內。一個孩子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力量！類似一支鐵桿的震動，詭譎的圖表整整寫了一黑板，班上陷於一片混

亂。

「下課，下星期再繼續練習，伊利！」

伊利手中的粉筆折斷，掉落在地板上。他轉向老師，兩眼朦朦朧朧，頃刻之間，他學得了電腦的所有專門技術，却不知道是得自何處。

「……跟數字相『類比』……」他喃喃說。老師把他推向走廊，伊利鼻尖有一小滴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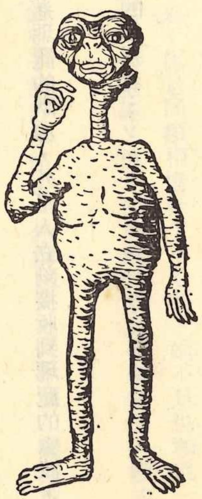
史蒂從口袋拿出帽子，戴在頭上，拍拍帽子，搖搖頭，他看到伊利被帶往校長室。「他可能要擦一個月的黑板。」

「他的身體大概出問題了。」泰勒說。

「他也許偷吃了瑪麗的減肥藥，瑪麗不是常這樣嗎？」格萊說。

「我告訴你們，還不是吃了他們自己做的泥巴派。我知道他那個小妹的厲害。」史蒂拉拉帽子，「她眞會要人的命哪！」

7



吉娣推開她的圖畫書。不知道自己怎麼會丟開外星人，自己跑來這裏畫圖。一定是有什麼力量把她推出貯藏室，才使她走過走廊，回到她自己的房間。現在她突然淸醒，不行，她還要去找他玩。

她穿過走廊，來到伊利房間，進去。她一走進來，就想起她做過的那個夢，她和外星人到過很遠很遠的地方，兩個人手牽著手溜過一道瀑布。

打開貯藏室門，看到外星人還在把玩讀寫機。她看見他大又滑稽的眼睛，好像夢境的瀑布一般，每當水花四濺，彩虹上的七彩就更耀眼奪目。

外星人把讀寫機放在一邊，露出滿足的樣子。他已經把所有的複雜線路都研究清楚，這是來到地球以後，最豐盛的一次收穫。

他過去完全忽略了身邊的這幾個小孩，他實在不應如此，因爲對他來說，他們是絕對有幫助

的，沒有他們，他不可能會成功，從小吉娣手裏他得來一部偉大的讀寫機，她還會帶給他什麼禮物？

「來，大玩具。」

吉娣拉着他的手，她的手在他的大手掌裏顯得特別小。然而這雙小手却能決定外星人的命運。地球上的三個孩子能幫助他返回他的星球。

吉娣在他前頭領著，走出房間，來到走廊，「來，你會喜歡這個遊戲的……」

他已經能懂得小女孩的話。一整個下午的學習發生了作用。是的，現在正是運用新語言的時機……。

「拼機械師這個字。」

吉娣不可置信地看他。「M、E、C……」

「不對。」

「你會說話了！」她一面高興，一面把他拉進瑪麗的臥房，外星人立刻接收到瑪麗的脈波，她的脈波顯示出美麗與寂寞。

柳樹般的窈窕女郎，妳的身邊就有一個瀟洒的仰慕者……。

嗶，嗶……

他從窗子看去，正看到瑪麗靠近菜園停下車來。眞是同類相惜呀！不是嗎？她不是也和他一樣喜愛菜蔬、植物？這難道不是關係更友好、更親密的基礎？但是他敢讓她看見他像茄子一般的外型嗎？

不，這種想法太愚昧，她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她兒子的貯藏室裏。無論如何也扯不清，雖然他已經學會了她的語言的奧秘。

對了，就是「討厭的人」這個字。

「媽咪在園裏，」吉娣說：「她不會聽到我們在這做什麼。」

吉娣踮起脚尖，打開電視，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木偶，他的眼睛的轉動頗像外星人。

外星人向電視靠近一點。

「你能算到十嗎？」木偶問道。

「能！」吉娣說。

「一……」木偶說。

「一……」外星人跟著學。

「二！」吉娣大叫，她接著數，「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五十！」外星人重複一遍。

木偶搖動他的大脚，翩翩起舞。吉娣低頭看見外星人像槳一樣的脚。

「你是木偶嗎?」她問。

「不。」

「蘋果。」木偶又唸。

「蘋果。」吉娣跟著學。

外星人側身到電視機後面，希望能更清楚地看清它的組合。他的掃瞄器官又開始探察——超高頻調諧器可資利用，能把讀寫器上的訊號複製成微波頻率。

對了，就是「無線電信號發報機」這個字。

他想要超高頻調諧器，可是不能，這是瑪麗的。他知道瑪麗喜歡看一個節目，那個節目裏有一個男子，肌肉富於彈性，臉上的笑瘋狂又愚昧。

不過，我還是得暫時借用一下。他想。

吉娣玩得正瘋，外星人還來不及把超高頻取下，吉娣已經把牛仔帽戴到他的頭上，吉娣自己也戴著牛仔寬邊女帽。

「我們是兩個牛仔。」

「B。」木偶說。

「B。」外星人跟著唸。

吉娣的尖聲怪叫顯然吸引了瑪麗的注意。外星人走到窗邊向外看，園裏空無一人。

他趕忙脫下帽子，指著走廊他的房間方向說：「家。」

「再說一遍。」

「家。」

吉娣又高興地笑個沒完。

下面傳來瑪麗的聲音。

「吉娣，妳要不要來看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我正在玩呢，媽咪。跟……哦……跟……」

外星人拿起吉娣的洋娃娃，把娃娃的手扭了一下。那動作就像把開關關掉一樣。

吉娣馬上安靜下來。

外星人領著吉娣小心翼翼地來到走廊，在欄杆上瞥見樓下門廊桌前的瑪麗正在翻閱信件。她彩虹般的溫柔光芒，向四周發散，外星人情不自禁的沉溺其中，却也只是在極短的刹那間。

他們閃躲著進入伊利滿地垃圾的房間裏，打開貯藏室門，剛進去，就聽到伊利的聲音。

「嗨！我回來了。」

吉娣進入貯藏室，拿起她的讀寫機，按到「B」字母，顯現出來的字體却是她從未見過的。發出的聲音也是從未聽過的「嗶」。

這件事有點離奇，外星人的笑容又爲何那般快樂。

「我的讀寫機是不是有毛病？」吉娣說。

「沒有，」外星人說。他對自己所作的重新安排很滿意；他解除了機器中晶體之間的連繫，以新的字彙重新設計程式。

伊利打開貯藏室門進去。

「伊利，」外星人靠在枕頭上叫他。

伊利張口結舌。

「我教他學會說話。」吉娣說。

「你跟我說話了！再說一遍。」伊利大叫。

「伊利……」

「外星人。你能說出這個字眼嗎？你是外星人。」

「外星人。」他說。

有人敲門，嗑嗑嗑三下。

「是邁哥。」伊利打開貯藏室門。他們一齊進到伊利房間。邁哥進來。

外星人看著邁哥。「請拼機械師這個字。」

「……什麼？」

伊利得意而笑：「我們教會了他說話。」

「是我教的。」吉娣說。

邁哥走前一步，「你還會說些什麼？」

「請拼『討厭的人』。」

「他只會這些？就只能叫你拼字？」

外星人聳聳肩。他還是不能完全了解孩子們的意思，但是他知道如何傳達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他要告訴他們，不但要給他餅乾吃，還要幫他去把電視機上的超高頻調諧器偷來。

電話鈴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耳邊響起瑪麗的聲音：

「伊利，你的電話。」

伊利跑進走廊，拿起分機，拖著長長的電話線回到自己房間。

「喂，伊利，我是南斯。」伊利耳邊傳來聒噪的鼻音。危險，伊利心裏暗叫，南斯的聲音裏

有刺探的意圖，南斯根本很少打電話給伊利。怎麼突然打電話跟他談土星、火星上的奧林匹克山以及其他的太空奇事。「……是的，伊利，我的頭腦裏老是裝著太空、太空、太空這些事，不是很奇怪嗎？你不覺得有一些奇怪的事發生？我……」

伊利掛上電話，拍拍前額。他感覺得到，南斯正在向他逼近。

外星人也有同樣的感受。他運用心電感應監聽了電話，這個古怪小孩的脈波仍留在外星人體內，這個孩子嘛，應該拼「麻煩」這個字吧！

因此，再也不能浪費一點時間了，他指指電話，指指窗外。

「什麼？什麼意思？外星人？」

他再指指電話，窗外和窗外無垠的天空：「電話，回家。」

「你想——打電話回去？」

他點點頭。「外星人，打電話回去。」

● ● ●

「我不知道老師幹嘛要氣得那樣，我不過是心不在焉而已。」

「你最近怎麼回事？伊利。」

「我沒怎樣呀！媽媽，這只是度過某個階段的現象而已。」

「說話不要像個心理專家的口氣。」瑪麗把節食餅乾弄碎。正是吃飯的時間，如果讓她隨心所欲，她可能會吃下一整條塗上果醬的奶油麵包，只有這麼多的食物才能撫平她無名以及有名（諸如伊利帶來）的憂慮。

「嗎咪，妳遇到過怪物嗎？」吉娣問。

「常常遇到。」瑪麗想，我就是跟一個怪物結了婚，這還不夠嗎？

「我有一個怪物朋友耶！」吉娣說。伊利正扭住吉娣娃娃的脖子。

「伊利！」吉娣大哭。

「對不起，我忘了……」

「伊利，不要這樣虐待狂好嗎？」瑪麗說。

吉娣抽搐著撫摸她心愛的娃娃，伊利呆呆望她。瑪麗拿了一塊麵包，塗上一層厚厚的奶油，加上幾勺果醬。幾分鐘之後，她感覺自己的胃裏膨脹起來，眞是舒服極了，她又拿了一片，如法炮製，她需要食物來安慰自己。

「媽，」邁哥說：「妳再這樣吃下去，又會吃掉整整一條麵包。」

「閉嘴。」瑪麗輕聲呵斥，正準備張嘴，邁哥搶走了麵包，吉娣拿走果醬，伊利藏起奶油。

她看看他們，無力的說：「謝謝你們。」

「能吃掉整個世界的媽媽。」邁哥說。

「是，是，不要讓我接近這些東西，拿得遠遠的。」好不容易摒除果醬麵包魔力的瑪麗說。

他們確實盡忠職守，他們把這些東西藏到身後，拿到樓上，送給外星人吃。

讀寫機的內部構造完全攤開。它的線路重新安排，有幾條電線上還沾著果醬。這部地球機器不再說英文，而說一些人類聽不懂的話，嘟嘟波斯奇哥嗞羅科。

孩子坐在他身旁，他表演似地按了幾個鍵。

「這是你的語言，外星人？」

「外星人，打電話，回家。」他指向窗外。

「他們會來嗎？」

他點點頭。

這只是他發報機的一部份，這是訊號製造機，它必須不斷轉動發射，夜以繼日，以達星球，因此，他需要發動力，不斷重複又重複，即使不按鍵也能操作。

他帶他們走出貯藏室，找到電唱機，他用手勢、不完整的句子說明他的希望。

他們呆若木雞。

他指指唱片轉盤，打手勢。

他們還是不明所以。

外星人急得跑來跑去，轉著圓圈，開始唱「只是……搖滾搖滾……」

他的聲音只引來了鬨堂大笑。他們大樂。「外星人……會唱歌。」

對他的願望，顯然沒一個人了解。

「唱，唱，外星人，唱歌。」他找了一張唱片，讓它轉動。

「你想自己作唱片。」

「對，對。」

「用什麼做？」

「用——用」他也不知道那叫什麼。他只能說他要的東西是圓的，能轉動，他用手能製成。

「你要一個圓的東西？」

「對，對。」

「你想錄一條歌在上頭？」

邁哥說：「可是這裏並不是錄音室，錄一張唱片要花好大一筆錢。」

外星人指他的頭：「拼機械師這個字。」

「什麼意思，伊利，這是什麼意思?」

伊利看著外星人，「你是說，你是機械師?」

「對，對，機械師。」他把唱機翻過來，拉出一把電線。

「噢，唱機，再見吧!」邁哥說。

外星人拉出電線說：「更多。」

「你想要更多電線?」

他點點頭。

「他需要更多電線。」幾個人面面相覷，一面在想要用什麼字眼調侃他。外星人槳也似的脚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思索著更好的解決方法。

爲了裝作搖滾唱片，他需要很多東西。

心裏的渦流不斷給他衝激，一遍又一遍，他慢慢一點一滴的想。他需要……

……一個衣架。

他看到衣架，眼睛一亮。衣架的形狀給他靈感，他要把它鬥在唱機上。

他拿了木製的衣架，用他的手指在接縫的尖釘處燒出幾個洞，每一個洞準備裝接一條讀寫機上的電線。

「啊哈，外星人的手指好像一支火炬。」

他俐落地回到貯藏室，拿到讀寫機，他火炬般的手指了無聲息地熔化機器上鍵盤接觸點上的焊錫，又把他得來的電線黏在焊接的地方。「更多……更多……」

他們爲他找來更多電線，一面鏡子。

他只留了電線，他要的是一種堅硬、平滑而圓的東西，不是鏡子，他們能了解嗎?

他轉向天竺葵。

他們都是地球上的好孩子，只是反應慢一點，天竺葵說。

「外星人，我們會替你找些其他的東西。」

他看著他們離去。他必須要有耐心。他繼續把所有的電線焊接在讀寫機上，然後延伸到衣架上接縫釘的洞口處。還得找些觸針揷到洞口，觸針得要細小的金屬材料來做，而且還得要有彈性才行。

他看到過可以作觸針的東西，但是在那兒呢?外星人費力思索。

這羣孩子的媽媽瑪麗的脈波又向他襲來。他閉上眼睛，靜靜陶醉在她的影像中，她的影像縈繞在他身邊。

是了，她的頭髮上便有這樣的觸針，叫什麼來著?她進入瑪麗的記憶帶，尋找，哦!有了。

「吉娣，」

吉娣跑進來，他指著她說：「請拼『髮夾』這個字。」

「髮……」

他指指自己光滑而光禿的頭。

「你要髮夾？」

他點頭。

吉娣拉起他的手。

他們一齊來到瑪麗的臥室。他凝神窗外。瑪麗又在園裏，弄她那顆大南瓜。他看到瑪麗頭上有層層疑雲，顯然她覺得奇怪，這個南瓜怎麼這樣大，好似用牛奶餵大的。

窗台上的盆花閃爍著並非當令的鮮艷花朵，彎身向他。

「嗨，古老大師。你找什麼？你在從事什麼偉大的科學任務？」

「髮夾。」

「這裏，」吉娣打開一個白色小瓷鷄。

外星人拿了髮夾，從瑪麗的穿衣鏡裏看到自己的尊容。他身上穿著一件夾克，他想，如果我再穿上件長褲，瑪麗看到我時，是否就不會驚嚇？

他得把長褲截短，腳上還要套上紙袋。但是——

「外星人，來，」吉娣拉著他的手。她把他領出瑪麗的臥室，回到伊利房間，進入貯藏室。

「你要媽咪的髮夾作什麼？」

他坐在枕頭上，把髮夾黏結在衣架的接縫釘處。一排髮夾這麼排著，然後把讀寫機引來的電線穿入髮夾上。

「這東西很有趣，」吉娣說：「你常做這種有趣的玩意兒嗎？」

「是，」

「作什麼用呢？」

「外星人。打電話，家裏。」

「你家在哪？」

他指指天空，吉娣從小窗子向外望。

「那就是作夢時候你帶我去的地方？在好遠好遠嗎？」

「好遠。」

「你家裏的人會聽到你的聲音嗎？」

吉娣問個沒完。

「他們會拿起電話說：『喂，外星人嗎？』」

「拼『討厭鬼』這個字。」

「你把我的讀寫機拿走了，我拼不出這個字，現在它只會發出葛利波狄波之類的聲音。」

吉娣抗議。「是葛利波杜波……」

「不管是什麼，反正拼不出我們講的那種話了。」

吉娣走到一邊去，拿出她的玩具小爐，開始用瑪麗的面霜和泥巴混合，烤一種新式的鬆餅。

外星人辛勤地工作，一面不完整地哼著從伊利收音機聽來的抒情詩。他全神貫注地工作，吉娣也很專心，所以他們都沒有聽到瑪麗上樓的脚步聲，一直到她打開伊利房間，二人才警覺。

外星人一躍而起，混進動物標本、木偶像、玩具太空人之中。他四肢僵立在當地，他那雙比地球人類視覺更進步的大眼睛茫然而呆滯，他竭力使自己的表情死板，以便與他身邊的標本看來沒有兩樣。

瑪麗走進來，她的眼光掠過雜亂陳置的玩具，與外星人木然的眼神相遇，最後停留在貯藏室的天竺葵上，「妳把花帶來這裏嗎？吉娣？」

「月球人愛花，他使它們生長。」

她撫摸天竺葵繁茂的枝葉，輕搖著腦袋。「每一件事都好奇怪，我簡直不能了解。」

「吃一塊鬆餅，媽咪！」

「寶貝，妳做得眞不錯。」瑪麗看看鬆餅模。用泥巴作出這樣形狀的東西倒眞不賴。只是，這香味好熟悉……

「老天，吉娣，妳拿了我的面霜是不是？」

瑪麗心痛地望著她面霜的下場：「吉娣，我不想發脾氣，我曉得妳不知道。但是媽咪花了二十五塊美金才買到一罐，妳把它弄成這樣子，難道媽咪要和著泥巴、小石頭一起搽到臉上？」

「對不起，媽咪。」

「我知道妳抱歉，但是我今天實在笑不出來。」

她眼睛再次掠過外星人和雜亂的標本，她實在對這件事太生氣了，以致對眼前的一切都視而不見，她轉身，外星人心中暗吁一口氣，然而解脫之餘却又有著深深的哀傷。對她來說，他居然跟那一堆標本沒有兩樣，她又怎麼可能愛上他呢？

他看著她走出房間，慢慢從成堆木偶標本中現出身來，心情更沉重了。對瑪麗來的，我只不過是一件玩具，混雜在一羣標本中了。

痛苦的外星人，寂寞，對了，就是寂寞這個字。

拒絕，拼拼拒絕這個字罷！

他重回發報機前，用他火炬般的手指焊接更多電線。

這是多麼荒謬呀！可愛的瑪麗爲了她離去的丈夫難以忘懷，而宇宙最善良明智的心靈却爲瑪麗神傷。他低頭望了望自己龐大的南瓜似的肚子，長久的一生以來第一次感到那麼的自卑，就算他不吃餅乾、巧克力，肚子也不會變小，這就是他的眞相。

「你怎麼了，爲何那麼傷心？」吉娣問，她看到他眼睛裏閃爍的瀑布突然消失，呈現出類似沙漠的景象，乾涸的眼裏澴間有許多道裂縫。

他眨了眨眼，沙漠消失了。他又拿起讀寫機，焊接電線。……

葛利波杜波滋瓦克滋瓦克斯歐納夫格嗯尼普……

高度智慧的聲音安慰了他。這也是一種語言，只要孩子們從五金店裏施得妙手，他就可以讓這種語言一遍又一遍的重複述說。

如果他離開地球，至少會有一種滿足，因爲他曾經教導指引這些地球的孩子學習一種更高技術的道路。

假如他離開地球……

他低頭看看自己用手作成，以衣架、髮夾爲素材的發報器，對於這個假設的確是有些懷疑。但是他的腦波又清晰地告訴他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只能根據腦波的指示與自己的希望行事。

但是，如果孩子偷不到一把圓鋸片……

樓梯間一陣雜沓脚步，伊利、邁哥進來了。他們打開外衣，拿出圓鋸片，以及一大把眼頭釘、聯接器。

「外星人，你要的就是這些東西嗎？」

「搖滾樂……」外星人興奮地用手指輕觸圓鋸的表面。他把圓鋸放在唱機的轉盤上，手指用勁一轉，刀邊緣的鋸齒在旋轉中變成了平滑的圓周，在小窗射入的日光中閃爍不已。

「你如何用一只圓鋸作一張唱片？」

「漆……」外星人的意思是圓鋸表面要先漆過。

「用什麼顏色漆？」

他抬頭看看天空。

「藍色？」

外星人點點頭。

「媽咪剛才來過，可是她沒有看到外星人。」吉娣說。

「眞的？這一堆掩飾品眞的管用？」伊利指著樣本說。

「出去，出去，」外星人趕他們了。一天之內發生這麼多事，忍受如此多的傷感，也眞夠他

受的了。

瑪麗在梳粧台前從鏡中凝視自己，她伸手到小瓷鷄中找髮夾。她的手指東抓西抓，居然發現空無一物。

「我的髮夾呢？」

瑪麗想起來了。一定是吉娣。她拿了瑪麗的面霜，髮夾一定也是她搞的鬼。

「吉娣，」

「什麼事，媽咪，」吉娣跑進來。

「還我髮夾來。」

「不行，外星人拿去用了。」

「啊？他作什麼用呢？」

「作機器呀！」

作機器？瑪麗沉思默想。她是不是應該跟吉娣追根究底，搞清楚她這一逕的胡言亂語，費盡氣力把髮夾要回來？算了，還是算了吧！就讓我整天披頭散髮，一副瀕臨崩潰邊緣的樣子，不是挺趕得上時髦的？

「好了，吉娣，沒事了！」

「我會告訴外星人妳向他問好。」

「好吧！送上我最誠心的祝福。」

8

外星人坐在貯藏室，孜孜不倦。圓鋸片漆上油漆，正等著乾。外星人準備在漆好的圓鋸表面上燒出許多個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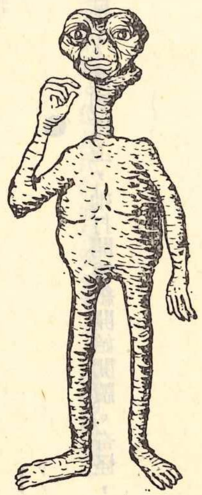
「嗨！」伊利說：「我知道要做什麼了，看來是個音樂盒，對吧？」

邁哥進來，從伊利肩膀上看過來。外星人手指的火光在圓鋸上燒出一個個有如電腦打卡式的洞。外星人把完成的圓鋸放置在唱機的轉盤上，手指一撥，然後把衣架放低，讓成排的髮夾像唱針一樣，掠過旋轉的圓鋸表面，髮夾在上面的小孔裏進進出出。

「哇，外星人眞棒……」

圓盤轉動，髮夾順著走，電線引動讀寫機上的鍵，外星的語言便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葛利波杜波滋瓦克滋瓦克斯納夫歐格嗯尼普……。

「完成囉，外星人的唱片作成了！」



吉娣進來，手裏拿著最近才得到的無線電對講機，她正和自己房間的洋娃娃交談。「來啊，娃娃，我是吉娣……」

外星人長手一伸，搶走了無線電對講機，一會兒工夫就把上面的麥克風拆下來，安裝在讀寫機的音箱上。

「外星人，你把我的玩具弄壞了！」吉娣的尖叫傳遍整個屋子。

吉娣的哥哥們，一面把吉娣娃娃的手臂扭成很可怕的樣子，一面又不厭其煩地教導她應該學得慷慨一點。

「好嘛！可是他不要再弄壞其他東西了嘛！」她很委屈的說。

外星人保證不再把她的玩具弄壞。他只再需要一件東西就好了——電視機上的同軸電纜，還有超高頻調諧器。

孩子們又集體展開行動。

這一晚，瑪麗走進臥室，打開電視機，踢掉鞋子，躺到床上，她打開報紙開始閱讀。奇怪，電視影像始終未出現。

「邁哥！」

沒有人回答。

「伊利……」

憑她作母親的直覺，瑪麗想，一定是兩個男孩闖的禍。但是這份直覺突然又有其他的轉變，她想到吉娣。

「吉娣？」她輕輕的自問，可是吉娣搞的名堂？

她閉上眼睛，緊蹙眉頭，心中的疑問愈來愈大。她似乎什麼時候看到過吉娣和一個大玩偶蹦手蹦腳地進她臥室，在哪看到呢？怎麼她心裏有此影像？

我一定是忙昏頭了，瑪麗嘆口氣，舒展四肢，把報紙蓋在臉上。

打了一個憂心忡忡的小瞌睡，瑪麗醒來了，既累又餓。這眞是吃下一整條草莓果醬麵包的好時候。墮落的時刻又來臨了？

她悄然起身，孩子們一定不會發現她。作爲一個母親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胃實在不是好典範，只是果醬的誘惑擊敗了她，她管不了了。

她在走廊裏偷聽，伊利和邁哥在娛樂室裏。好極了，他們不會看到她的饕餮相，最主要的是，他們不會阻止她。

我精明的兒子，他們不希望我變成大腹便便的癡肥娘。

只是我也管不住自己。

我餓壞了。

果凍、軟凍、布丁，再來一個香蕉冰淇淋更好。

她躡手躡脚下樓，停下來，觀察周遭環境是否安全。

客廳是空的，餐廳黑漆漆。

瑪麗小心翼翼走向厨房。一轉角赫然發現厨房點著燈。接著看到吉娣坐在桌前，面前有餅乾與牛奶。她就是沒看到冰箱旁高脚凳上的外星人。可憐的外星人呆若木鷄，已無處躲藏，準備接受最壞的可能狀況。

瑪麗只知和吉娣說話，她指指桌上的兩個盤子說：「這個盤子是誰的？」她餓餓的盯著盤子裏的餅乾：「是給洋娃娃吃的嗎？」

「是外星人的，他喜歡吃餅乾。」吉娣說。

「我吃一塊他不介意吧？」

「噢，當然不會，他好愛妳。」吉娣說。

「眞是位可愛的外星人。」瑪麗趕緊抓了幾塊。

噢，天哪，糖呢？

無限的快樂在她的味蕾上醱酵，她知道自己已迷失。「我得吃點果醬。」

她奔向冰箱，用力打開。她太激動了，冰箱門忽地一聲把外星人從高脚凳上掃下來。外星人剛好掉入大垃圾箱裏，他跌到桶底，露出兩隻脚，但是瑪麗依然沒看到他。

「蘋果奶油……橘子檸檬果醬……半圓圈餅……我都要吃……」

「媽咪，妳找到合適的東西嗎？」

「是的，親愛的……奶油牛乳軟糖……乳酪小餅……」

忽然，許多隻有力的手臂捉住了她。

「媽媽，妳要克制自己，」

「伊利……邁哥……別管我，」

「媽媽，是妳要我們阻止妳，控制妳的胃。」邁哥把她從眼前的美景中喚醒。

「別管我說過的話。」她趕緊從吉娣盤中抓幾塊餅乾。

「來嘛，媽媽，我們跟妳玩遊戲，」伊利用背擋在外星人前面，可憐的外星人兩脚還伸出在垃圾桶外。

瑪麗看到伊利充滿了憂慮與緊張的眼神，伊利慌忙的來回跑著，想把她拉離冰箱。「你是可愛的孩子，伊利。」

「妳要我們提醒妳，如果妳吃更多甜點，穿起浴衣來就會像一根臘腸。」伊利說。

兩個男孩把她推離外星人，推出厨房。瑪麗在兩個孩子之間無力地向前走。

「你們是好孩子……太嚴格了，但還是好孩子……」

他們帶她上樓。

「媽媽，別回頭，妳知道回頭看會發生什麼事。」

● ● ●

第二天是個雨天，瑪麗來到傘架找傘。沒找到，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找著。當然找不到，傘已經變成外星人抛物線反射器的材料了。

傘與反射箔聯接在一起。傘柄處接著一個咖啡罐，及超高頻調諧器，從此處無線電電纜又接回到吉娣對講機的麥克風上，麥克風連著讀寫機，如此一來，「葛利波杜波滋瓦克滋瓦克」的聲音就能複製成微波頻率。外星人現在還需要什麼呢？他解釋了半天——是在瑪麗汽車儀表板下的一樣東西。

「反探測警報器？你要媽媽的反探警報器？」邁哥搖搖頭，伊利也表示不可。

「這是爹地留給媽媽的唯一東西，她很愛這件東西。」

外星人畫了一堆表，告訴孩子們，反探測警報器必須安裝在咖啡罐上，如此微波頻才能對外

達傳。

這天下午，瑪麗急馳返家，她的警報系統失靈，未能測出附近警方的雷達，被開了一張二十五美元的罰單。（譯者按：警車通常以雷達測知附近車輛的車速，據此紀錄對超車者開罰單。汽車駕駛者因此在車上安裝反探測警報器，可測知附近操作中的警方雷達活動，及時減速慢行。）

外星人的通訊器接近完成的階段。

「可是誰來轉動這個圓鋸？用什麼東西來轉動這個圓鋸呢？」邁哥轉了一下轉盤上的圓鋸說：「如果你把這玩意搬到那邊山上去。」他指指窗外：「那兒根本沒有電。」

外星人剛吃完晚餐，他用指頭焊燒奶油刀，退掉其中的硬度，將之彎曲，鬥在衣架上。再取一個叉子，以奶油刀、叉作成一個簡單的棘輪裝置：刀叉進出圓鋸的鋸齒間，齒齒相接使圓鋸轉動。

「但是我們不能整晚站在那裏，用力猛拉使它轉動啊！」邁哥說。

外星人繼續微笑。他胸有成竹，一支小叉繞著圓鋸飛舞，他要製作的便是這樣的東西？它完全不需要人手或其他任何東西的幫助，就能夠操作，他要把它搬到山上去。

● ● ●

「這是誰？」

「我的新進人員。」

「他是什麼人?」

「一級術士。這是他的資料。」

「請唸一遍。」

「學識二十，領袖氣質二十，智慧二十，力氣十四。」

「名字?」

「外星人。」

外星人聽到底下廚房傳來「地牢與惡龍」的遊戲過程，不過，他對聽另一些東西比較有興趣，他把耳朵緊緊抵在吉娣房間門上。他身子佝僂著，頭向前彎，正聽著地球某個階段某個地方的歷史。瑪麗柔和的聲音傳來：

「彼得說：『紅番被打敗了?薇蒂與男孩們都被這些强盜擄走?我要去救她!我要去救她!』婷蔻發出一聲尖叫。噢，那是我的藥。有毒的，我答應薇蒂服毒，只要磨利我的劍我就會服毒。彼得伸手去拿，婷蔻搶著吞下了藥物。」

「噢，不要」吉娣說。

「，不要。」外星人也在自言自語。

「『為什麼，婷蔻，妳為什麼吃下了我的藥?妳吃掉它來救我!婷蔻，親愛的婷蔻，妳不行了嗎?』她臉上的光采漸漸黯淡，如果光不見了，表示她已經死亡!她的聲音愈來愈小，我幾乎聽不到……」

外星人壓低他的頭。這確實是件可怕的事。

「……她說如果孩子們相信神仙的話，她就會活起來!妳相信神仙嗎?快說，妳相信神仙嗎?」

「相信，」吉娣說。

「相信，」眼淚從外星人的眼角流下來。

正在這時候，伊利上樓來了。他不小心割破了手，來找OK繃。外星人看看伊利的傷口，伸出手指來。他的指尖閃著亮亮的粉紅光，伊利嚇得倒退了幾步，伊利看過外星人利用手指在鐵上燒洞。但是這一回他的手指只出現柔和的粉紅色兒，他用此來治療伊利的傷口。只見血流漸止，傷口漸漸長好，好似從未受過傷一樣。

伊利看著自己的手指，驚訝不已，他向外星人致謝，外星人却示意他不要出聲，這位令人難以置信的醫生把耳朵重新貼回到吉娣的門上。

「如果相信神仙，就拍拍手……」

外星人也舉起他巨大的手掌，輕拍了幾下。

一個深夜裏，外星人站在貯藏室的窗口凝望著。月亮使他充滿了難言的渴望，銀河低語的星光直入他的心扉。閃耀的光盡入眼底，在月亮的移動中，他聽見不爲人聽見的星球飛行樂聲，感覺到星球從遙遠天際傳來的喁喁之言。

把前額靠在窗臺上，外星人心中滿溢悲傷。他也曾經是在此偉大星羣裏的一個形體，能睹宇宙的奧秘，星球的生滅。如今他却在一個小貯藏室裏伴著偷來的雨傘及木偶佇立。

他轉向木偶，木偶在黑夜中睜著一雙玻璃眼，正兀自想它自己的心事。

宇宙的孤寂偷襲著外星人的四肢，他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因渴望星光而疼痛。在遙遠的那方，有美麗的獵戶星座，照耀著星雲。金牛七星的光暈在他心中盪漾，面紗星雲也在天際訴說著它的秘密。

回憶使他心碎，他離開窗口，慢慢打開貯藏室的門。

他輕手輕脚走過沉睡的伊利，走向廊間，他怪模怪樣的體型映在牆壁上——一個行走的南瓜。來到地球，他的眼睛所見已變成地球人類所見，他接受地球人類對於美醜所下的定義，也認爲自己的外型是對人視覺及心靈的一種褻瀆，是極不可能的醜陋表象。

他潛入吉娣房間，悄然注視小女孩的睡態。只有吉娣認爲他的外貌吸引人，可是，在吉娣的

眼裏，怪蛙玩偶都是時髦而可愛的東西。

他爬進瑪麗房間。

瑪麗也在沉睡，外星人凝視良久，她是女神，是他一生所見最美的創造物。她光澤的髮，流洩了一枕頭，宛若明亮的月光。她的外貌毫無瑕疵，緊閉的雙眼猶以停落在夜晚水仙上沉睡的彩蝶。她的唇像植物的花瓣。

瑪麗，他從心底低呼。

滑動槳似的雙脚，他向瑪麗的床邊走去，他希望看得更眞切一點。

她是宇宙可愛的創造物，然而，他曾給她什麼？

什麼都沒有。

他目不轉睛的看她，想她會有一個怎樣的夢，無論如何，他想，她是不會想念一個來自外太空腹大如鼓的植物學家的。

他輕輕在她的枕邊放了一盒巧克力，返身回去。

外星人走向哈威時，哈威略略伸出舌頭。

外星人拍拍哈威的頭，一股能流傳到狗的背脊上，使牠的尾巴突然像衣服掛鈎一般打了個結，哈威轉著圈子，繞著尾巴看，向外星人求救。

解開我的尾巴，好嗎？

外星人用手輕拍哈威的鼻子，尾巴倏忽鬆解。

他們繼續夜巡，好些日子來，人們睡了之後，他們便如此巡遍整個屋子。外星人下樓哈威亦步亦趨，樓下有幾個房間。外星人來到放電話的小壁櫃前，他拿起電話，聽一聽，又舉到哈威的耳邊去。狗兒認眞地聽。牠常見伊利撥號碼，然後與話機交談，不一會兒，就會有個脆餅送來。

哈威鼻子嗅嗅電話的號碼盤，希望出現一塊牛排三明治。外星人撥了幾個號碼，他們馬上聽到一種睡意朦朧的聲音。

「喂……喂……？」

牛排三明治、牛奶骨頭食品，哈威無聲的說。

外星人把電話放回去，走到客廳。

電視機頂上有一張瑪麗的彩色照片，外星人拿起，在照片裏的瑪麗嘴唇處輕輕一吻。

他把瑪麗的照片拿給哈威看。

這條狗沒什麼情調地呆望著。牠又把鏡框玻璃弄髒了。牠常常因爲在家裏到處弄上口水遭受責罵，也曾爲了弄髒鏡框玻璃挨打。牠舉起指爪，想要外星人把照片放回去，但是外星人把照片挾在脅下，繼續向前走。

這麼一來，他們以爲是我把鏡框吃了。哈威想。

外星人在客廳徘徊，一瓶花亭亭立於桌上，他輕撫它們，用他自己的語言向它們低語。

哈威到處掀動著牠的鼻子，牠的夢想便是找到一個漢堡，找四處探索著。

外星人拿下一朵玫瑰花，挿於瑪麗照片的金絲鑲邊上。瑪麗與玫瑰變成了一個畫面——是地球上最美的兩個個體。

他們繼續走，來到厨房。

哈威尾巴不停搖動，舌頭伸到鼻子上，這裏是牠希望的中心。

外星人指指，說：「冰——箱。」

哈威熱烈地點頭，喉嚨響起一陣低吠。牠學習了多少年，想用爪子打開冰箱的把手，可是進化論沒有給牠拇指，牠辦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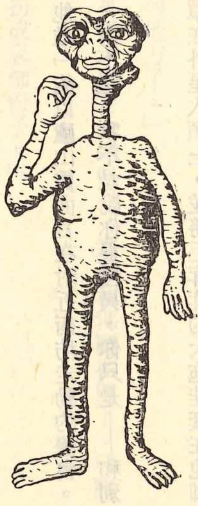
外星人打開冰箱，拿出牛奶、巧克力蛋糕，哈威的尾巴搧得像電扇一樣忙碌，外星人給牠一塊吃剩的猪排。

哈威拉撕著肉，喉嚨又傳來快樂的低吼。牠停下來，看看外星人。

我是你的狗。

如果有麼困難，告訴我。

9



夜晚的街道上，除了那輛脆餅車外，又出現了另一輛車，但它裝的並不是一盒盒透著乳酪與番茄香味的脆餅，而是極度靈敏的聲音偵測器，即使是來自其他銀河系旅客的聲音，也逃不過它的「耳目」。偵測器的操縱者坐在發光的控制臺上，腰間掛了一大串鑰匙，飄進他耳朵的都是一些熟悉的聲音——街坊鄰居的聲音：

「媽，做小甜餅時，一杯奶是不是等於一杯麵粉?」

或：

「拜託你，滾得遠遠的!」

或：

「傑克，我今晚要幫人看孩子，假使你要來我家的話……」

這輛車緩緩地在巷子裏轉，每一個聲音、每一句談話都不放過。

「彼得說：『紅人被打敗了?·文黛與兩個弟弟都被俘虜了……?』」

「他的發報機壞了，邁哥，我們該把它拿出去裝好……」

車上的司機立刻把車子停下來。

「伊利，他最近看起來不大好欵。」

「別這樣說，邁哥，我們都很好!」

「『我們』是什麼意思?你最近老說『我們』。」

「是他的心電感應。我和他太接近了，我感覺自己就是他……」

一般聽壁脚的人很可能把這段談話當作某個孩子的幻想就忽略過去了，但對這個監聽者來說，却彷彿是火星的訊號般令他震驚。他把這條街的詳圖畫了下來，用紅筆將瑪麗的房子勾勒出來。車子再度移動，脆餅車剛好轉過街角……

伊利竭盡所能地向外星人解釋，萬聖節乃是他唯一能以廬山眞面目在附近街坊走動的機會。

「因爲那天每個人都會裝扮得很怪異。懂嗎?噢，對不起，我不是說你很怪異，你只是——和別人不同罷了。」

「你拼『不同』，」外星人說。伊利將床單罩在外星人頭上，並將毛茸茸的大拖鞋套在他脚

上，最後又在他頭上加了一頂牛仔帽。

「好極了!」伊利說：「我們可以帶你去任何地方了。」

伊利特別把自已扮成一個駝背的妖怪，以免外星人顯得太過怪異，邁哥和瑪麗在樓下，瑪麗對他的裝扮有意見。

「不行，」瑪麗說：「到此爲止了。你不能扮成恐怖份子。」

「但是別人都這樣。」

「附近四條街內都不會有人扮成這個樣子的。」

「拜託嘛，媽。」

「不行!噢，吉娣那裏去了?」

「她在樓上，和伊利一起在裝扮。」

其實吉娣並沒有和伊利在一起裝扮，她正偷偷地從窗子爬出去。

伊利轉身面對外星人：「只要你不出聲，一直藏在床單裏面，媽媽不會發現什麼異樣的。你就是吉娣，懂了嗎?」

「吉娣。」外星人說，一面與伊利走下樓去。

瑪麗在樓下等他們，在瘋狂的萬聖節氣氛裏，她也作起怪來，披了一豹身皮圖案的洋裝，戴

上眼罩，手上拿了一根綴了星星的仙杖，這是準備用來敲那個不聽話的孩子的。

「噢，媽，妳裝扮得棒極了。」

「謝謝你，伊利。」

但是仰慕的不只伊利一人。扮成吉娣的外星人正藏在床單裏怔怔地凝視瑪麗，她今晚看起來像個外星人，比平常更美麗。

「吉娣，」她說，大步趕上他：「這身裝扮好棒，妳是怎麼把肚子弄得這麼大的？」

她拍拍他那大南瓜般的身體，外星人輕輕地對自己嘆了一口氣。

「我們是用枕頭裝出來的。」伊利緊張地回答。

「效果不錯呀，」瑪麗說：「嗯，我來把這頂牛仔帽調整一下，這樣才俏。」

她的手溫柔地伸向外星人烏龜般形狀的腦袋。她的手指碰觸到他時，他的臉頰在床單下泛紅。甜美的能流由她體內流出，順著他鶴鳥般的脖子流下。他的心光立刻出現，他馬上用手遮住。

「嗯！」瑪麗說：「這樣好多了。」她退後一步向伊利說：「看著她，你們可別吃沒有包裹的東西、別跟陌生人講話……」

邁哥出現了，他的恐怖份子裝束已略作修正，看起來沒有那麼囂張。瑪麗又說：「……別吃蘋果，因爲裏面可能放了剃刀片，別喝雞尾酒，因爲裏面可能攙了迷幻藥。」

瑪麗彎腰親吻邁哥與伊利，然後親吻外星人，他鴨子般的膝蓋爲之扭曲，皮下電路亂流，光束在他腦中爆炸開來，有如獵戶星座的星雲般美麗。

「好好去玩吧！」瑪麗說。

外星人像注視星球的誕生般凝視瑪麗，整個人呆立不動，伊利只好用手拖他。他穿着大拖鞋的脚在門前絆了一下，猶自往後作最後的一瞥。

「再見，甜心寶貝們。」瑪麗說。

「再見，甜心。」他默默地說，愛的回聲在他亂成一團的腦中迴響。

邁哥和伊利一路把他拖進車房。罩著床單的吉娣已在那兒等他們，他的無線電發報器也都在那兒——傘摺得好好的，其他零件裝在一個紙箱裏。他注視著無線電發報器，心中懷疑自己是否眞的想用它：如果他這後半輩子一直關在儲藏室裏，和瑪麗很接近，是不是會更快樂？

「好了，外星人，跳上來吧！」

他們把他舉起，放在脚踏車的籃中，並將他的通訊器掛在後輪上的掛物架上，然後將車推出車房。

他蜷曲在籃中，兩隻小腿緊貼胸部，穿著毛茸茸拖鞋的雙脚伸出籃外，雙眼直直瞪著地球兒童的遊行列中的公主、貓、小丑、流氓、海盜、惡魔、大猩猩、吸血鬼，以及科學怪人等。地

球眞是個叫人吃驚的地方。

「坐好，外星人。」

伊利可以感覺到籃中外星人的重量——一個迷失在星際間的小而重要的人物。對伊利而言，今晚是一樁任務，他有種前所未有的感覺。當他手握車把、脚踩踏板，載著外星人的重量時，他明白他不再是個世俗的孩子。他的世俗之氣已經離開他，落在黑暗中，爲陰影所吞噬，他知道儘管自己近視眼、外表邋遢、常常心情沮喪，但他一定會辦好這項任務。這樣一想，他頓覺輕鬆而快樂，脚下一陣猛踩。他看看邁哥，邁哥回報以微笑，鋼絲牙套在嘴中閃著光。他又看看吉娣，吉娣向他揮手，吃吃取笑外星人的模樣。

伊利抬頭遠望銀河，心想「我們一定得把他送回他所屬的地方。」銀河遠遠地閃著光，似乎還輕柔地唱著歌。

「這眞是我所見過的最怪異的裝扮！」一個男人站在自家的門廳吃驚地想，他的太太站在他身旁，眼睛瞪得好大，他們的孩子害怕地躲在父母身後，從父母雙腿間的縫隙偷看外星人。

外星人已經脫下了床單，僅著牛仔帽與毛拖鞋，他的肚皮幾乎貼著地板，雙脚有如蟾蜍草一般，他和萬聖節扮鬼的兒童完全不一樣。他們所到的每一家都引起人們的大驚小怪。但他喜歡這

樣，他已在儲藏室待了幾星期，今晚他挨戶伸出糖果籃，收到了好多好多糖果。

「眞是怪異極了……」這人又說，他送邁哥一行出門，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視外星人草根般的長手指在門廳地毯上拖曳。

外星人踏上人行道，糖果籃已裝滿了。他收到了許多高級的威化餅乾與糖果，這些營養的東西足夠他在太空活好幾天。籃裏還有成堆的「M&M」巧克力糖，以及一種名叫「銀河」的純度特高的巧克力糖，這顯然是給人們長途旅行時吃的。

「你棒極了，外星人。」伊利說，一面推著脚踏車回家。外星人搖搖擺擺走在他身旁，他可以感覺到外星人所散發出來的快樂。伊利深知身爲怪物備受人們取笑的感覺，因爲他自己就是這樣的小孩，彷彿臉上長了一隻被打扁的芽甘藍似的鼻子。但是這種感覺已經消失，他覺得自己年歲與智慧都增加了，而且與那遙遠的世界縈縈一繫；偉大的思想像彗星般在他腦中來來去去。

外星人注意到有些孩子趴在別人家的窗戶偷看裏面的情形，他拉拉邁哥的衣袖，表示他也想偷看一下。

他們爬過一片草地，從一扇窗戶偷看。屋裏有個男人只穿汗衫走來走去，他手中拿著一罐啤酒，嘴上叼著雪茄。外星人下巴貼著窗臺，自顧自地微笑起來。假使他每晚都能和朋友出來偷看別人家，那麼地球生活也算值得過的了。

「來，外星人。」吉娣輕聲說：「跟我來……」

她帶著他悄悄由窗邊繞至前門，他們按了一下電鈴就溜之大吉。

外星人的毛拖鞋在急奔之下啪嗒作響，其中一隻掉了下來，接著牛仔帽也飛掉了。他高興得大叫，現在他才活得像個人——一個普通的地球人。

「快，快！」吉娣催他，他們弓身躲在灌木叢中，不斷喘著氣，霧氣由外星人足趾透出。外星人由於興奮過度，手指竟不聽使喚地自由活動起來，頻頻打著誇張的喜劇方式，灌木叢為之著迷，樹頂也冒出氤氳之氣。外星人一行又跑到另一家去偷看人家的窗子。

就這樣，他們一家家地跑。興奮中，他們不知吃了多少糖果，外星人告訴他們還想再要一些來吃。

「好！」伊利說：「我們去那一家。」

伊利領著他們走上人行道。玩了一晚上，他已經放心了，他確信人們都認為外星人只是個穿了橡皮劇裝的孩子。至於外星人，也不再覺得自己的樣子奇怪。他認為自己原來的樣子只是劇裝，劇裝下的他則是個吃糖果、按人家門鈴、高叫「請吃糖，否則我們就惡作劇」的人。

門開時，外星人的眼睛恐懼地眨了幾下，因為門邊站了一個紅髮的矮小男孩。外星人立刻知道這男孩就是南斯，他一直懷疑的人。

南斯也很懷疑外星人，「他是誰?」他問道，他不相信那兩隻長手臂以及垂到門階的肚子是橡皮做的。

「他——他——是我表弟。」伊利結結巴巴地說，心中懊惱到極點——怎麼沒認出南斯的家呢?好了，他們現在自投羅網了，南斯逼向前來。

「他相當怪異，」南斯說，一面又前進了一步。

外星人覺得南斯很討人厭，他一步步後退，南斯則步步逼進，最後他們退出門外，跳上腳踏車急馳而去，南斯也趕忙跨上他的腳踏車全速跟蹤。

「拚『快』！」外星人說。伊利使勁踩著，痛恨自己為什麼這麼不小心，為什麼要帶外星人出來炫耀?但你怎麼可能保密呢?你就是忍不住要帶他出來炫耀，看人們張大嘴巴目瞪口呆的樣子。

但你不該在南斯這樣的包打聽前面炫耀的，因為他是不會被愚弄的，一旦看到外星人，他就能辨認無誤。

外星人縮在腳踏車的籃子裏，頭垂著，雙腳伸出籃外。南斯會怎麼做?向當局告密?我終免不了被做成標本嗎?

伊利轉身望去，後面漆黑一片，看不見南斯的蹤影，他可能沒辦法踩得這麼快。

「好了！」他說：「我們已甩掉他了。」

其實他們並沒有。南斯走著只有包打聽才知道的捷徑，暗暗跟踪他的獵物。他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轉彎、該抄小徑？因爲他受到某種心電感應的吸引，他的周波接上了外星人的系統，他瘋狂地踩著，比一般人所能夢想的還要快，他的紅髮貼著腦袋，招風耳更招了，他踩過一條條的街道，瘋子似地追著伊利的踪跡。

他的車燈熄了，只有反光片在黑暗中轉動，但是沒有人看見。他同時感受到冷與熱——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的脚踏車像要沸騰似的，轉彎時車子側向一邊就巧妙地彎過去了，有如職業好手一般。他的暴牙因興奮而吱吱作響。風陣陣掠過他的髮梢，他覺得夜色非常得美好。

他跳過一個石頭，車輪發出尖銳的聲音，抬頭看到伊利就在前面，一盞燈將伊利車尾的反光燈照得清清楚楚。

南斯想，伊利一定是要到山上去，他不禁得意地微笑起來。

他將上身彎下，使前胸貼近把手，雙脚飛快地踩動輪子。他的腦中出現了深邃的太空景象，覺得自己幾乎要飛騰起來。他禁不住再度微笑起來。孩子們都嘲笑他偏食，只吃瑞典乳酪。怎麼樣，那又有什麼關係了，現在他不是以這種神奇的力量在飛騰了？

他將城裏的最後一盞街燈遠遠地盞在後面，轉上公路朝山上騎去。

伊利回頭望去，但沒有看到南斯。他由公路轉至上坡的山路，用力踩著。

車子很顛，外星人在籃子裏不停地顫動，他的胃貼著籃子，手指抓緊籃邊。他已經快到他們太空船降落地球的老地方了，心跳不禁怦怦加速。他們趕快裝好發報器，立刻發出訊號。太空廣袤無垠，時間綿延無盡，他不能再浪費任何時間了。伊利騎得多慢啊，僅只在移動脚踏車而已。

「伊利——」

「啊？」

「拼『坐好』。」外星人移動手指，作出一個反地心吸力的動作，整輛脚踏車就飛離地面。脚踏車向上飛，擦過灌木叢、樹梢，然後飛越大片大片的森林。

「好多了，這樣才差不多！」外星人心想，同時坐回籃子裏。

伊利全身僵直不動，嘴張得大大的，頭髮全倒豎起來，脚踏車的車輪在風中緩緩轉動，他向下瞪視著森林，以及樹間的防火小徑及山路。月亮在他頭頂後方移動，四周圍了一圈銀白的雲。

下面有一隻貓頭鷹醒了過來，懶洋洋地展開翅膀。砸砸嘴，很想找隻老鼠或蝙蝠來打打牙祭。牠拍動翅膀向空中飛去，突然間牠的大眼睛因驚訝而瞪得更大了，同時牠的身體猛地傾斜轉彎俯衝下去。

「這是什麼怪物啊！」

原來伊利和外星人所坐的脚踏車，正好飛越這隻貓頭鷹旁邊，貓頭鷹受驚之餘竟將翅膀縮回，身體遂俯衝至地面，牠驚魂未定地蹲伏在地上，說不出話來。這時南斯恰好向牠衝過來，貓頭鷹一陣暈眩，差點被南斯輾到。

困惑不已的貓頭鷹道：「這森林究竟怎麼了？」但是南斯沒有時間回答，他正全速向前衝，脚踏車跳過樹根、石塊，向前飛奔而去。他的腦中充滿了電子儀器的嗶嗶聲，它模模糊糊地和某種聲波相呼應，引導他向目的地騎去。整座森林張臂接納他，小路輕輕爲他展開。他在森林中穿來穿去，如入無「樹」之境，但是伊利究竟在那兒？

月光穿透樹葉，在地面上灑下細碎的銀光。伊利他們正在樹梢之上飛行，沒有任何人看到他們，只有受驚的蝙蝠吱吱叫著衝向地面。伊利的雙脚緩慢而有力地踩著踏板，鏈條發出輕微的響聲。他內心深處一向知道他的脚踏車會飛，他騎車直上山頂時偶爾會有這種感覺，但那飛翔的魔力直到今晚才眞正出現。擁有這魔力的是外星人，他的魔力來自一種唯有古人才知道的太空知識。這種魔力既有辦法使他們的太空船騰空飛起，當然更能使一輛小小的脚踏車飛個一、兩哩路來到他們太空船的降落地點了。

脚踏車向下朝目的地降落，外星人由籃內向外看去。他用他細膩的感覺控制脚踏車的降落，車子滑過青草，輕輕着陸，在這最後關頭，外星人的足趾竟不愼卡在輪軸裏，車子跌了下來。

「唉唷……」

車子歪歪斜斜地滑行了幾步，最後壓在外星人身上停了下來。外星人由籃內爬出，足趾很痛，但他興奮過度，已顧不了了。伊利跳下來，把通訊器從紙箱裏拿出來。

外星人在附近走了好一會兒，凝目尋找當晚搜尋他的地球人是否仍躲在附近。他用體內的敏感雷達仔細掃瞄整座森林，雷達看到了南斯，但很快地跳了過去，爲什麼？因爲南斯所散發的氣體與外星人的並無不同——都是一種不被社會接受的、寂寞孤獨的、不適應環境的人所散發的氣體，因此外星人絲毫未感覺到威脅。

他轉身向伊利作手勢：他們可以將發報器裝起來了。

圓鋸的齒緣像一個著了魔的盤子般轉動，刀和叉在旁邊舞動，推動鋸齒前進。圓鋸如何會轉動呢？原來外星人用繩子把一個接了彈簧的電框綁在一棵細長的樹上，每當風起，樹被吹得彎了腰時，繩子便會張緊，使刀叉棘輪上舉，推動鋸齒前進，鋸緣轉動時，髮夾輕觸鋸緣面，如此讀寫機的程式便能發送出去。至於讀寫機的動力來自何處？——來自外星人嵌入樹中的數百條電線。這些電線已牢牢嵌在樹葉的葉脈、樹枝與樹根中，源源汲取生命的電流，這套奇妙的過程只有外星人才明白是怎麼作用的，然而伊利可以感覺到整座森林的生命正經由電線滙聚至發報器，將電力供給它。

傘則被翻轉過來，傘緣鑲了錫箔，在月光下閃閃發光。反測警報器的微波訊號在超高頻率調諧器的推動下，向太空發射出去！

「……格利波　杜波　查瓦查瓦　史納芬奧格　嗯嗯嗯嗯嚶……」

伊利站在一旁，衷心希望這次發射能夠成功，但是發報器實在太小了，這樣一個脆弱渺小的東西竟要在廣袤的太空中搜尋，它會成功嗎？

外星人看出伊利有所懷疑，拍拍他的肩膀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扇窗子。」

「眞的？」

「我們的頻率就是那扇窗子，他們一定會收到的。」

他們默默站在發報機旁良久。羣星似乎都在靜聽，當然，包打聽南斯也正躲在灌木叢中側耳傾聽。

這時，瑪麗正使出全力來對付來看她的一羣小鬼。

「是的，是的，請進來。老天爺，這羣小鬼眞叫人害怕……」

他們唱歌給她聽、跳舞給她看，唱到一半時，口香糖竟掉在地毯上，棒棒糖的黏液粘得壁紙上都是。哈威竟然咬了其中一個小鬼。正亂時，樓上瑪麗房間的一扇窗子打開了，一名政府特務

手持一個電子儀器翻窗而入，電子儀器的閃光及指針引導他走出瑪麗的房間，進入走道。

這名特務走入伊利房間時，電子儀器開始受到激勵，他走近外星人待的儲藏室時，電子儀器竟狂亂起來。這人又走了幾步，似乎覺得很滿意，於是沿走道走回瑪麗房間，再由窗子安全地爬了出去。此時哈威的嘴巴被瑪麗用手帕綁了起來，而那被咬而大哭大叫的小孩，正塞了一嘴的巧克力糖在大嚼呢！

「格利波　杜波　查瓦查瓦……」

伊利和外星人坐在發報機旁邊，一面聆聽，一面凝視夜空，南斯則全神貫注地注視他們。夜空寂靜無聲，並未回答他們。

幾個小時過去了，伊利倦極睡着了，南斯則回去了，因爲他得在九點鐘趕回家，現在就只剩外星人獨自守着他的發報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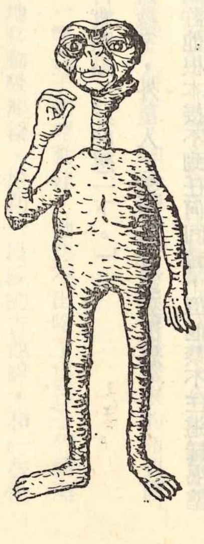
訊號一波波發射至夜空無邊的黑暗裏，一發射出去，他就不斷地追蹤。

他覺得不太舒服，是因爲吃了太多糖的緣故嗎？

他蹣跚地走入森林，拜訪衆植物。他的脚步有點異乎尋常地沈重。或許這是由於晚上橫衝直撞跑得太多的緣故。他並不習慣這樣亂跑。

他走著走著終於來到一條小溪邊，他坐了下來，水聲很迷人，他情不自禁地將頭浸入水中，就這樣一連浸了好幾小時，靜靜聽著地球的血液流動的聲音，最後他也睡著了，頭仍垂在水中。

10



「他大約有四呎高，」瑪麗向警察說：「個子瘦小，打扮成駝子模樣。」

她開始哭泣。「他一定是吃到剃刀片了，我知道。」她說。

「別這樣……」警察說：「每年萬聖節都有很多孩子失蹤的，我想伊利不至於出問題。」

天濛濛亮了。吉娣和邁哥十點鐘就回家了，伊利的床舖到現在却仍然是空的，瑪麗方寸大亂。她淚眼模糊地告訴警察：「我最近對他很不好，我要他打掃自己的房間。」

「這是應該的呀，沒什麼不合理。」警察說。

哈威想叫，但他的嘴巴仍被手帕綁著，牠將足掌抵在門上，悶悶地發出低吠。

「伊利！」瑪麗跳起來。伊利正穿越後院的草坪向她走去。她滿懷感激地解開哈威嘴上的手帕，哈威如釋重負地跳上跳下，大聲吠叫起來。

「他就是那個失蹤的小男孩嗎？」警察微笑道。他將筆記簿闔起收好後離去，留下這家人重

慶團圓。

「你一定得去找他，邁哥。他在森林裏，開墾區附近……」

瑪麗規定伊利上床。失蹤人口現在變成外星人了。邁哥悄悄走進車房將脚踏車牽出，幾分鐘後他踩著脚踏車出去，一輛汽車也跟在他後面靜靜滑動。

邁哥回頭望去，看見車裏坐著三個人，每人都全神貫注地瞪視著他。他急急轉入兩幢房屋之間的一條窄巷，擺脫了那輛車，飛快地向山上騎去。

他在小溪旁邊找到了頭仍垂在水中的外星人。外星人看起來不大好，但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沒什麼不對勁，只是在聽水聲而已。

外星人用手指著小溪、天空，還有許多東西，邁哥不懂，只覺得他面色蒼白，步履沉重遲緩。

「發報器只用了一下子，」邁哥說，「你得實際點，好好想一下。」

「你去告訴他。」伊利說，一面將頭轉向儲藏室，外星人正坐在儲藏室裏沉思。

外星人知道要立刻獲得回音是不可能的，或許他根本接不到任何回音，但他禁不住這樣渴望

。他頻頻夢見那艘太空船，只要一閉起眼睛就能看到它——那美麗的大船降落下來。但他一醒來却發現自己仍獨自一人，相伴的只有一盒吃了一半的小餅乾，和一個傻乎乎只會瞪著眼的布偶而已。

瑪麗在房子的另一頭打掃，在冰箱裏又找出一雙孩子的運動鞋，她想不出除了爲孩子們清理各種怪事的善後以外，生命裏還有什麼。她疲倦地移動吸塵器，撿起一段段的吉他線，和一些怪怪的種子似的東西，她擔心那可能是大麻煙。伊利和邁哥最近怪里怪氣的，吉娣也是，難道她的三個孩子都開始吸毒了？

她不禁想念孩子們的父親，那驁傲不馴、去了墨西哥的傢伙。

她想報名參加韻律舞蹈班。

不管，先買雙新鞋再說。

往後的生命裏究竟還會不會有令她驚喜的事情？還是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她的皺紋隨之日益增加，於是她又得去買更貴的營養霜——或許是胎盤之類的東西做成的——來對付這些皺紋。

她關掉吸塵器，聽見門鈴在響。

她莫名其妙地與起希望，她知道這有點瘋狂，不過這整個家最近似乎都瘋了。她向大門走去

，希望她那迷人的丈夫會站在門口，或者一個高大黝黑、深具魅力的男性會出現在門口。

她把門打開。

站在門口的却是一個矮個子、紅髮的討厭鬼。

「伊利在家嗎?」

「請等一會兒，南斯……」她嘆了一口氣，轉身爬上樓梯，向伊利房間走去。伊利的房間和平常一樣是鎖著的。他們又在房間裏做什麼?又是什麼可怕的事情害她增加皺紋，然後又得去買昂貴的胎盤營養……

她敲敲門：「伊利，南斯來找你。」

「他是個討厭鬼，叫他走開。」

「我不能這樣做，伊利，我要去告訴他，可以上來了。」

她下樓去，感到生命正如這一階階樓梯般單調、無奈，爲什麼就沒有一點新鮮事讓她振奮振奮?

「謝謝您!」南斯說，一面側過身子上樓，他的生命中倒是出現了嶄新的東西，他要上樓去找這個新東西的來源。興奮中，他的招風耳似乎更招了。他敲了敲伊利的房門。

「讓我進來。」

「走開……」

「我要看外星人。」

房間裏立刻靜下來，南斯微笑起來，對自己這句話所造成的效果大感滿意。

門開了。他走進去，一副包打聽的樣子。「聽著，我想先把話說清楚：我相信確有星球人，昨晚我就在森林中看見一個外星人，你也在那兒。」

「我告訴你，」伊利說：「他是我表弟。」

「那麼你眞有個極端醜陋的親戚。伊利，我眞的親眼看到他。」

「沒有，才沒有。」

「我不想惹人厭，但現在一條街以外正有個人挨戶敲門，提出『有沒有人在附近看到什麼奇怪的東西』之類的問題……」

「那又怎樣?」

「我可以去找他，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他。老實說，我知道的實在不少。」南斯注視著伊利，他瑞士乳酪般的面容發起光來。他實在不是個壞人，只是個天生的討厭鬼。討厭鬼總是在人們心情不好的時候出現，使人心裏更難過。「我也可以一個字都不講，這全看你的態度而定。」

伊利嘆了一口氣，南斯知道那表示屈服了。他立即發出一連串的問題：「你是在那裏找到他

的，伊利？你知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他屬於那一種族？他屬不屬於我們太陽系？他會說話嗎？他有沒有超人的力量？」

邁哥揷嘴：「如果你告訴別人，他就會使你風化瓦解——你會一直旋轉旋轉，最後消失至無形。」

「他眞有這本事？眞的嗎？他已經表演過了？」

伊利走向儲藏室，打開門走進去。

外星人迷惘地瞪視著，他已聽到南斯熟悉的聲音，並感覺到一個深具威脅性的人物已來到面前。

「他是個討厭鬼，」伊利說：「但他不會傷害你，我可以保證。」

外星人蓋住他的臉搖搖頭。今天已不是萬聖節，他的臉可不能輕易示人。

此時門鈴大響，暫時解救了他。伊利和邁哥立刻跳起來，彷彿電線突然燃燒起來似的。伊利退出儲藏室，正好看到邁哥溜到走道。

邁哥蹣手蹣腳地踏著走道的地毯，下到樓梯的第一個駐脚臺，這裏他可以偸窺整個樓下的情形。

門鈴響時，瑪麗正從沙發後面找出許許多多的小紙團及一本滿是性行爲圖片的色情雜誌。

「我的孩子們，」她疲倦地想著：「我無知的迷途小羔羊……」

她走向大門，心中確信那決不會是個高大黝黑、深具魅力的男人。

她打開門。

門外竟站著一個高大、黝黑、深具魅力的男人。

但是，他却瘋了——竟說出這樣的話：「……我來調查有關不明飛行物體的事……」

她瞪視著他掛在腰間的一大串鑰匙，心想：這人在這一生中竟有這麼多門要開！

他取出一張政府證件給她看。

「我很抱歉……」她結結巴巴地說，「但我不明白你……」

「是這樣，有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在離此地不遠的地方降落。我們相信其中一人走失了……」

「你在開玩笑。」

「我向妳保證——」他的眼睛穿透她的，「我決不是在開玩笑。」

她狐疑地凝視他。她，一個離了婚的婦人，有三個孩子要撫養，日子過得寂寞又充滿挫折，好不容易現在來了一個迷人的、可能是單身的男人，却在找什麼飛碟。

她的身子微晃了一下，用手指撥弄了一下抹布，「沒有，我沒看見什麼可疑的東西。」

她看著她，接著把目光轉到她背後，仔細瞧著這房子，彷彿他早已瞭解她和這幢房子，今天

登門拜訪，只不過是為一項複雜的計劃作最後的結論。她想，要是他走到她背後，她就用鷄毛撣子打昏他的頭，然後再溫柔地好好照顧他一番。

但現在他却向她表示抱歉打擾了她，然後轉身走下門階。她看著他步上人行道，心想這人是不是像一般孩子一樣看了太多的漫畫書，或者剛才摔了一大跤，否則怎麼這樣神經兮兮？

她注意到轉角處停的一輛政府公用車跟了上來。司機向那人敬禮，那人爬上車，坐進後座，後座還坐了幾個男人。

難道這些人剛才全都摔了一大跤？

她重新揮動鷄毛撣子打掃。或許她錯估了那人，或許他眞的是一個身負重要任務的人。

可不是嗎？壁橱裏還有一個太空人呢！

她打開壁橱，整理那些零亂不堪的橡皮套鞋、外套、帽子和手套。雨傘還沒找回來。她知道邁哥和伊利把傘拿走了，她只希望他們別用來做色情道具。

邁哥衝回伊利的房間。「他是調查人員。他拿了一張證件給媽看。他說有什麼不明飛行物體……」

南斯跳上跳下，好像踩到了彈簧似的。「你看到不明飛行物體了嗎？那你眞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

伊利插嘴：「她有沒有告訴他什麼？」

「沒有。」

「他知不知道那發報器？」

南斯跳得更厲害了。「發報器！他是從另一個世界帶來的嗎？它像不像一個未來的機器？」

「他是用髮夾做成的。」

「髮夾？」南斯思索了好一會兒，然後極討人厭地發問：「他想回到他的星球去嗎？噢，上帝！伊利，那麼他們又要再次降落了？這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接著他彷彿覺得自己的優勢就要喪失殆盡，乃再度威脅：「你得立刻讓我看外星人，否則我就去找那個帶著證件的傢伙，我是說眞的。」

伊利沒有辦法，只好打開門。

外星人走了出來，他很冷靜，口中正嚼著一塊小餅乾，腦子空空的，什麼也不想。他看著南斯。

南斯的雙手無力地垂至身側，臉上的血色一下子全跑光了。額頭後面響起各種各樣的嗶嗶聲，和那晚騎車追伊利時所聽見的聲音一樣。「我今天就可以死去，」他輕聲說道：「然後上天堂。」

邁哥說：「現在你得好好立個血誓，不守誓言的話就會馬上死去。」

「隨你便，」南斯說。他已不再介意邁哥、伊利與整個世界。因爲他面前站著一個地球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我……這輩子……常常……夢……見你……」

南斯柔和地說。邁哥抓住南斯的手腕。「跟著我說一遍：我發誓，決不將今日所見告訴任何人。」

南斯喃喃跟著唸：「我發誓……」邁哥用小刀在自己的手指上割了一道，然後在南斯的手指上割了一道。

血由兩人手指流出，邁哥將他們的手指按在一起。外星人困惑地看著他們，然後舉起手指，手指開始發出粉紅色的光。

「不，」伊利說：「不要。」

太遲了，那粉紅色的光已向外擴散，碰到了邁哥和南斯的手指。他們手指上的傷口立刻停止流血，皮膚迅速癒合，傷口也痊癒了，一絲疤痕也沒留下。

● ● ●

他的同事都叫他「鑰匙」。他有名有姓，但他的鑰匙却是他最大的特色：一座歸他看管的外表尋常倉庫的鑰匙，以及倉庫中許多不尋常房間的鑰匙，全都繫在他腰間。

他站在倉庫中的一個房間裏，面前是一幅工作圖，一個個圓圈正逐漸向一點縮小。

他靜靜地向他的助手說：「前幾天我在無線電上聽到一些宗教迷談到我們所看到的東西，他們說，那艘太空船是撒且的化身。」

助手一面啜著黑咖啡，一面繼續整理面前的人名卡。名單上是一長串科學家、生物學家、各種實驗專家的姓名。「你知道嗎？一旦我們找來這些人，我們就會更像白癡了。」

「不過現在時候已到，我們該把他們找來了，」「鑰匙」說，他的眼睛仍注視著地圖，地圖上的那一點正是伊利的家。

他的助手抬起頭來看他，「但是假使純粹是孩子們的幻想怎麼辦？假使我們找到的只是孩子們的把戲怎麼辦？」

「太空船在這裏降落，」「鑰匙」指著地圖上較外圍的圓圈說。接著他的手指指向較內圍的圓圈：「我們在這兒聽到有人談到一個迷途的星球人。」他又用手指著伊利家說：「這兩個地方，這麼接近，不可能是巧合。」

「鑰匙」伸手按了一下錄音機的按鈕，伊利的聲音響了起來。

「……從很遠很遠的太空來的，邁，從一個我們完全不瞭解的地方來的。我們一定得幫助他……」

「鑰匙」按了一下「停止」的按鈕；房間裏又再度安靜下來。那晚太空船降落時，他親身感受到那種驚懼；他親眼在他的追踪螢幕上看到太空船的降落；星際間一股令人駭異的强大力量直墜在地平線上……。

他的助手站了起來，與他一起面對地圖。「好了，」他說，用手指彈了彈人名卡，「你要的人都在這裏了，這串名字唸起來彷彿是開一個諾貝爾獎得獎人的宴會似的。」

「將他們都請來。」

「在我們請這些科學家來以前，你再聽一下我的話好不好？」助手指著地圖說：「假使有一個星球人迷失了，他不太可能藏在人家家裏。」

「爲什麼？」

「因爲他是迥異於地球人的異星人。他會像游擊隊一般躲在山上。」助手指著他認爲那個星球人較可能躲藏的地點說：「你以爲他們沒有受過『外星求生訓練』嗎？你以爲他們從來沒有預先設想過這種意外事件嗎？」

「我們會當場抓到他的。」「鑰匙」平靜地說。

「或許。但假如你是外星人，你會去敲附近住家的門嗎？」

「他已經在那房子裏了，」「鑰匙」說。

「我們把專家們請來以前，還是先確定一下外星人在不在那房子裏好不好？」助手再度用手撥弄人名卡，「一旦專家們全部來到，就會像個巨型馬戲團似的，到時想堵住消息的洩漏都不可能。假如你沒猜對，假使那房子裏除了一羣滿腦子星球人的幻想的蠢孩子以外什麼都沒有的話，你就會被炒魷魚了，因爲你花了一千億美元來玩捉迷藏的遊戲。記得嗎？政府已經在削減預算了，我們得省著點用。」

「鑰匙」指著人名卡說：「請你還是把他們都請來吧！」

助手嘆了一口氣。「假使你錯了，我們都可以改行去幫人家搜集離婚的證據了……。」他走了開去，然後又折回來，指著地圖上最外邊的圓圈——森林與山丘說：「你要找的人正在這些山頭上苟延殘喘呢！」

「我想大概和魯賓遜差不多。」

「對了，決不會坐在某人家的厨房裏喝奶泡的。」

外星人正坐在厨房裏用麥管吸奶泡。他覺得麥管是地球上最棒的發明之一，使得吸啜變得非常容易。

「你喜歡奶泡嗎？外星人。」伊利隔著桌子問他。

外星人點點頭，甜美的飲料汩汩的滑進他的喉嚨。

* * *

名單上的專家一一接到了電話：這羣散漫的專家曾經過詳細的安全調查，並簽字同意一旦需要時得立刻趕來，提供他們的專長服務，當時他們有些覺得好玩，有些帶點鄙視，不過全都懶洋洋地簽了字，從未夢想到有一天眞的會需要到他們。因此他們聽到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的聲音時無不大感驚訝，他們沉默地將話筒掛回，心想不知道究竟是誰瘋了——是他們，還是政府。

* * *

靠近偏僻的登陸地點，一架通訊器不斷向太空輸送訊號。這架通訊器從未申請過專利或執照，看起來就像是從垃圾堆裏找出來的廢物。但是當伊利湊過去的時候，却感到了一股强勁的電力，他馬上明瞭到這堆廢物可不是好玩的。

夜幕低垂，他獨自與通訊器在一起，通訊器的棘輪在草地上微弱地響著，像是蟋蟀呼朋引伴的聲音。

伊利躺在草地上，凝神注視滿天星斗好一陣子他也是個平凡的孩子，但是却沒由來地喜歡上了星光。有些時候，月亮似乎能放出强烈的光芒，成爲在星星之間游走的薄幕。天上依稀傳來輕柔的呢喃聲——或者僅僅是風聲？

他側耳傾聽發射器所發出的訊號；他一點也不能瞭解其中的涵意，但是訊號却貫通了他的全身；倒擱著的雨傘沐浴在月光下，發出醉人的柔光。

冥冥中，他能聽見他母親呼喚他的聲音，奇怪他怎麼還在外頭逗留。他雙手往草地上一攤，索性不管這些個。星星在月光中流轉，美麗動人的畫面不斷移動，他不禁爲之目眩神移。他就這樣地被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吸引住，一躺躺了好幾個鐘頭。任誰也無法知道這是那種力量。

伊利渾身發抖，他並不是怕冷，而是發覺一股在他週身移動的感情。宇宙的孤寂感，深深進入他這名凡夫俗子的體內。

他在草地上啜泣，感覺背上揹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因爲這種星際間的渴求是一般地球人所沒有的。

一種聲音輕輕地對他訴說，慢慢地拓展了他年輕的心靈。

從無盡的長空傳來柔和的回聲，它說，地球人因爲受到本身星球的限制，所以無法嚐到宇宙愛的酸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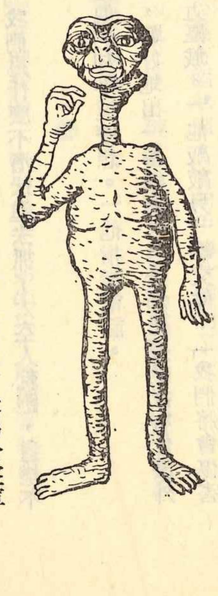
伊利凝望著夜空，靈魂似已脫殼而出，神遊到古老、甜蜜、叫每個人都捉摸不清的星星上去了。他在草地上翻滾，清冷的星光灑落一身。訊息貫通了他全身——這個訊息應該是由一種比他更進化的生物所携帶，也就是一種去愛星球，也能被整個太陽系所愛的本能。

天籟吞噬了他，提升了他貧乏而又渺小的地球靈魂，並且讓他沉浸在地球人從未經歷過宇宙的狂喜中。

他忍住抽噎，一骨碌爬起來，踉踉蹌蹌地走向他的單車。第四度空間、作夢也想不到的曲線，一一襲上了他的心頭，他對這些一連串的影像，簡直無法招架。

他踩著踏板，反光條不斷旋轉，旋轉成他脚底的小月亮。伊利在防火路上飛馳，身上一直抖個不停。

11



「鑰匙」辦公室的四壁都掛滿了照片，從每張照片上的附註，可以得知這些照片是屬於空軍所有。雖然有些張拍的只是模糊的光影——在或橫或直移動的美麗線條——不過其他的卻叫人不得不信，尤其是當攝影師恰巧爲最不容易產生幻覺的空中偵察員，況且這裏邊的照片也沒有一張經過暗房加工。

在「鑰匙」的桌上，有一座塑膠製的外星人脚印模型，這是從降落地點的軟土上取到的。在此之旁，是一個資料夾，內含從太空船降落地點採得的漏溢燃料分析。

由此可見，「鑰匙」並不是月夜下的醉鬼，也不是潦倒的笨伯，更非騙徒。他是一個通情達理的政府高薪僱員。此際他正在與一名官階高出他好幾級的人物通話，他極力向對方保證，他所領導的情報處就快要值回票價了。

「還要再花幾天的工夫……是，延期是無可避免的……我們會按照原訂的指示，給與活標本

完整的維生系統……」

「鑰匙」邊聽邊點頭，指頭往桌上一敲，再度予以保證。「這個地區目前正在我們嚴密的監視之下，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樣東西，能逃過我們的眼簾，是，好的……」

他掛斷電話。現在是晚上，暴風雨前最後一刻的寧靜。他淺啜咖啡。如果他錯了，如果什麼也沒抓到，他一定會丟掉差事，不過無庸諱言的這應該是最榮耀的幾個小時。

門打開，他的助手走進來。「汚染檢疫單位太大了，整棟房子都應該用螢幕監視。」

「又怎麼樣?」

「難道你看過一個有房子那麼大，而且又有試管突出的塑膠帳篷嗎?這會是五個村莊裏最怪異的景象，我敢打賭會有一百萬民衆來看熱鬧。」

「他們過不去的。」

「鑰匙」的助手俯視外星人的塑膠脚印。「我們爲什麼不潛伏進去抓了太空人就跑，這樣不就更省事了嗎?」

「我也這麼打算啊，」「鑰匙」說：「但是他們却不這麼想。」他指指電話。

「當然囉，他們是想藉著抓住太空人的機會，好好地出一番鋒頭，但是那兒要是沒有什麼外星人，要是我們用你這裏所有的裝備攻擊這個鄰近區域。」他敲敲另一綑文件：「我們將會傷害

到許多人，他們一定會向政府提出控告，你最好心裏有個準備。」助手轉身離開了。

「鑰匙」並不怎麼在意他所說的話，因爲他知道太空人確實在那兒。他點燃雪茄，向天花板噴了一口煙，然後將熄滅的火柴丟進外星人的塑膠脚印裏。

政府的車子向前滾動；一間大倉庫開了門，穿著制服的工人向深無盡頭的房子揮舞著裝備。

「鑰匙」悉數檢查了一遍，並且檢驗一些擔任重新組合與操作裝備的人工作進度如何。倉庫的內部逐漸成爲一所軍事醫院。

外星人啓開了儲藏室的門，伊利一頭倒在枕頭上。他的眼睛腫得那麼大，嘴唇抖抖嗦嗦地吐出一些他拼不出來的星球字眼。他坐下，自顧自地啜泣，年老的客人一旁看著。

太空動物觸摸伊利的前額。聚集的銀河影響力急速旋轉而去，回到深邃太空裏的居民中去。伊利像只洩了氣的氣球，頹然地癱在椅子上。不到幾分鐘，他昏昏睡去，睡在一個星球毒素無法穿透的繭裏面。

老旅人看著沈睡中的孩子，內心感到一股又酸又甜的感覺，一種他無法理解的酸楚和歡愉；但是隨後他明白了，他愛這個孩子。

我是他的導引和庇護，然後我對他又做了那些指引呢？導引他變成夜晚夢遊的病患，而我又教給他什麼呢？

去五金行行竊。

但是伊利——他又撫摸男孩的額頭——我的心光因爲你而更加明亮。你是我的老師、導引和庇護。這樣的孩子要到那兒去找呢？

如此的無私和奉獻。

願每顆星星賜你以可接受、利用和瞭解的溫和知識。

他對稀薄的月光和星光比出命令的手勢，並且輕柔地將之彎成伊睡覺的輪廓。

門縫外傳來一陣咻咻的聲音，表示哈威那條狗已經來了，牠每晚都借住在外星人這兒。

外星人打開門，哈威閃了進來，牠還是感到不大安全。牠嗅嗅正在睡覺的伊利，然後繞著枕頭打了幾轉，最後終於坐在外星人跟前。

外星人注視著牠，牠立刻還一眼回去，他們彼此的目光互相交融。漸漸地，哈威吐出舌頭，垂下一隻耳朵，好像在牠狗狗的心中，見到了「宇宙的大骨」，在太空的濃湯中飄浮，牠的舌頭在兩頰咂了一遭，發出一聲不安的低吼。

外星人招牠進前些，用一束光線，把自己的思想傳到牠心裏，告訴牠一條狗在號月的時候應

該有些什麼體認。

● ● ●

瑪麗站在檔案櫃前面，不住地翻查紙夾。現在才十一點，她的兩腿早就酸死了。她望著一堆仍待歸檔的文件，她倒是想把這些全給丟進通風管裏，叫信件來個亂落如雪片。

「瑪麗，如有得空的話，可不可以把這些計劃書送到銷售部門？」

我什麼時候得空過？她瞪了她的僱主一眼。他是個莽夫、暴君、虐待狂、笨蛋。假使他是單身漢，她會嫁給他。如此一來她就可以坐下喘口氣了。

「好的，克勞先生，我會儘快去做的。」

「等妳到那兒之後，可不可以——」

「好的，沒問題。」

「可是我還沒告訴妳要做什麼呀。」克勞皺起眉頭，一副大惑不解的模樣。

「抱歉，克勞先生，我覺得檔案櫃快要翻倒了。以前也有過這種情形。」

「有嗎？」

「要是你一下子把所有的抽屜都拉開就會。」

克勞暫且轉移了目標，站起來望著櫃子。她常常會納悶：像他這種一無是處的男人，怎麼會

在公司裏爬到現在的地位。不過更讓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她居然能待在這個職位上這麼久，而沒有瘋掉。她念頭一轉，想要不幹了。也許她今天就辭職，找個加油站工人的差事幹幹。機器似乎比較富有幽默感，尤其是當它們在替她的汽車作工的時候。

「妳是說，把所有的抽屜都拉開嗎？」克勞仔細端詳著櫃子。

「我勸你最好別這麼做。」

「不過我們應該——把它釘牢在牆上，不是嗎？」

「應該可以。」瑪麗想，如果是克勞先生被釘在牆上，並且用來作佈告欄的話，應該會更好玩。

「我要叫修護工人來看看。」克勞大步走開，直到吃午飯時還惦記著這樁事情。瑪麗去公園的長凳上享受她的午餐，她一邊嚼著碩大的潛水艇三明治，一邊按摩她的脚背。她旁邊坐著一位老婦人，正在對購物袋講話。

瑪麗看看她，她可能是個資料員。

我將來可能也會落得如此的下場。和一個紙袋產生友誼。

她伸直雙腿嘆了口氣。如果有位白馬王子帶著信用卡來找她該有多好啊。她閉上眼睛想像他的模樣。

然而她想來想去總是看到一個站起來還沒有一把雨傘高的矮子，對她搖著一根棒棒糖。

「出來做業務考察嗎？」在三千呎的上空，一位同機的旅客問道。

「噢，是啊，」微生物學家回答：「我去開會……」

伊利打開他在學校地下室的存物櫃，把書本往裏一丟，紙張散了出來。他沮喪地注視著面前的一堆混亂，極力想要多用點功，但是功課却非星光，而是淤泥。他把存物櫃的門闔上，沿著走道走。學校的灰牆就跟監獄一樣，而前頭又來了南斯這個包打聽。

他帶著一面時代雜誌的廣告鏡，故意照出伊利的臉。「本年度最出鋒頭的男孩，總統、國王以及——外星人的朋友。」他快步走來，現在鏡子裏又多出一張他的面孔。「當然啦，還會有另外一個人跟你站在一起。我們都知道是誰對不對，一個粉紅色、藍眼睛的？」

這番索然無味的談話，眞不愧是從包打聽口裏冒出來的，當下果然收到了令人血脈賁張的效果。伊利火大了，想狠命地踢南斯一脚。

南斯面露微笑，覺得自己總算在世界上佔了一席之地。他若是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就可以從五年級直接參與大氣層與外太空計劃，並且能指導他人如何跟外星人溝通，他的腦袋瓜子裏不

就是打著這個如意算盤嗎？

「伊利，他一直對我說話，他喜歡我吔。」

「我眞想不透。」

「他覺得我很管用，伊利——」南斯扯住伊利的袖子。「你知道嗎？我們現在是全校最重要的人物，因爲我們跟外星人有接觸。」南斯的斜眼也斜得更厲害了，活像是白天跑出來亮相的夜老鼠。

伊利瞪著這雙亮晶晶、水汪汪的小眼睛，不得不承認——其中有外星人的光輝。他雖然想重重地踢南斯一脚，却不能這麼做。

「沒錯，南斯，這倒是眞的，我們跟外星人有接觸。噢，我得走了……」

他順著走廊走下去，南斯也自顧自地走開了，兩個人都走得很快，但是伊利走得更快些，臉上還帶著愁容；宇宙的孤寂感穿透學校的牆壁，回到了他的身邊。追溯它的來源並不難：從學校往外走，穿過市鎭，向右轉，登上山丘，來到一小片屋舍，走進其中一家；在樓上的儲藏室裏，一個年老的外星人和他的天竺葵坐在一起，深深地陷入絕望之中。

「……外星，」微生物學家隨同一夥人穿過走廊，往簡報室走，口中喃喃自語地說。他轉頭

跟身旁的一名同伴說：「我現在感到很後悔，我爲什麼要在這份該死的名單上簽字。」

「嗯，」同來的科學家說：「我需要度假。」

「政府眞會想法子浪費我們的時間……」微生物學家說。

他們進入簡報室，位子都已經坐滿了，煙霧在頭頂繚繞，科學家、軍事家和醫學家擠滿一堂，嘈雜的說話聲不絕於耳。

輕微的鑰匙撞擊聲，預報隊長已翩然駕臨，他逕自走向桌子的最前端。全場霎時寂靜無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們不會躭擱各位太久。我知道各位長途旅行已經很累了，而且明天又一大早就得起床。我們所使用的檢疫系統非常複雜，所以事前需要相當的準備……」

「鑰匙」到底是那一號人物，這個沉默的男人在暴風的中心竟然平步青雲，扶搖直上。

他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曾有過稀奇古怪的夢想：一艘太空船飛到地球上，特別選中他授與高深的知識。他學成之後，再把這些知識敎給人類。

兒時的夢想常常是鏡花水月。不過「鑰匙」的夢想依然推動他進入更深奧的監視領域，現在他終於成爲搜索最隱晦的物體的一員。這個不明飛行物，有時是天際的靈光一線，有時是地平線上一道霧氣拖痕，也有時是雷達幕上啓人疑竇的形狀。

「鑰匙」成為一名熟悉沙漠和山頂的專家，他在那些地方一待就是個把月，企圖在滿天星斗中，找出不明飛行物的蛛絲馬跡。

正如同所有鍥而不捨的獵人一般，「鑰匙」逐漸捉摸到獵物移動的型態。他在各方面都處於劣勢。他只能開吉普車，而他的獵物却能駕馭彗星。當太空船在他頭頂以驚人的速度飛過時，他也只好甘於地球上的科技。然而似乎獨有習慣是共通的，「鑰匙」發現即使是外星的船長也不例外——他的習慣和地球植物的生長周期息息相關。

慢慢地，「鑰匙」推演出一種獨特的見解：當植物開花的時候，太空船就會降臨。

因此「鑰匙」恪守著開花的定律而——現在，他辦公室的牆上有一幀太空船的照片，這幀照片是太空船在伊利家後山升空時的特寫。

在他辦公室的外面，倉庫中由於更多專家、技師和後援部隊的來到，鬧哄哄地亂成一團。這是一個緩緩關閉的陷阱，對「鑰匙」而言，尤其緩慢，但是現在仍需步步為營，否則獵物可能會受到傷害。

倉庫之中有各種維生系統——因為他們並不希望抓到一個死的太空人，他們想要的是一個活生生的戰利品。而「鑰匙」正盡其所能地確保其生命安全。不論它久處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下，發生何種震擾，「鑰匙」都有辦法解救。醫學上創造出來的所有藥品，「鑰匙」的倉庫裏一應俱全

。地球上所能供給的，他們這兒的量能供應一船外星人。

「鑰匙」並沒料到太多專門的東西，可能會造成危險。試想一名吃到「M&M」巧克力豆，就感到興奮無比的小太空人，怎麼會需要靠打點滴來維持生命，更別提需要移植器官了。

但是「鑰匙」編織出自己構想出的唯一一張羅網——一張非常龐大的網，在每一個環結上都有一名專精某道的行家。這整張網能夠讓生物起死回生，或在必要的情況下，將外星人冷藏，喚醒器官，更新細胞，養護任何從宇宙間可想見的大氣層來的東西。

「我不要死太空人。」他不斷地對下屬和聚集的人員下達這道命令。

那兒現在已經聚集了不少裝備。如果每根裝設完成的測試線都接在外星人的身上，那他看起來就會像是一臺電話總機。倉庫內的每個人都極其渴望接觸到他們耳聞已久的外星人。誰會願意白白放棄這個機會呢。

「鑰匙」的大網是張電子網——赤熱地——準備圍困一個藏在儲藏室裏的三呎高外星人。不知怎地，外星人知道了。

天竺葵逐漸在枯萎之中，外星人亦然，他垂下頭，雙手交疊，像是大腿上的兩隻死魷魚。他對他的通訊器已不再抱有希望。通訊器運作了有數星期之久，而太空中竟沒有傳來回音。大太空

船的人員，已經加速飛離，飛得好遠好遠，超出召回的範圍之外了。

主人，我快要不行了，天竺葵以微弱的聲調說，但是老外星人却無能爲力；這株植物吸收了他的情緒，這種情形是他所無法控制的。宇宙的孤寂感深深地滲入他的骨髓之中。

他靠著大青蛙布偶，用力撐起身子高出布偶的頭，從儲藏室的窗戶向外望。他凝視著天空，用敏銳如望遠鏡的眼睛在藍天上搜尋，但是却不見太空船的反光，也沒見著能量的光圈，更不見蒸氣的拖痕。只見到一架飛機飛過，拖著鄰近購物中心的廣告，告訴居民一頭婆羅洲巨猿，將在下午公開展示。

他轉身走開，不久之後，他會被拿來當作標本展覽。身體內塡一堆東西，再塗一層漆，放在架子上。可能他身旁還會放幾塊假的歐里奧餅乾，表示這是他的飼料。

他打開儲藏室的門踏入伊利的房間，神情萎靡地穿過男孩房間中一些亂七八糟的雜物，在走廊上沮喪地走著。

他的靈魂整個崩潰了，不知所至的踱下樓梯，蹼脚啪啪地拍在長條地毯上。

他站在樓下的走道上，感覺到房子內的脈搏，這是一個混亂、瘋狂的地方，但是他却愛上了這裏。他多希望能給這個家帶來財富，並且實現每個人的夢想。然而他所能作的，只是叫傢具飄浮在半空中，這樣作又有什麼好處呢？反倒會讓人不好坐上椅子。

他歪歪倒倒地穿過走廊，身形還沒有一把雨傘立起來那麼高。這雖然會令他感到自卑，但是跟其他的麻煩事比起來，又何足道哉？

他走進厨房打開冰箱。

外星人今天能吃些什麼呢？

他不知所以然地突然想吃瑞士乾酪。

嗯，乾酪發出誘人的聲音。

「嗯，」老客人一邊哼著，一邊爲自己做了份芥末乾酪三明治。

現在，到底該用什麼飲料來佐這份佳餚呢？選來選去，他挑了一個亮晃晃的瓶子。

他坐在餐桌旁吃吃喝喝。

他的舌頭很快地將飲料成分分析出來：發芽的大麥、蛇麻子、稻米和玉米的附屬品。對身體完全不會造成傷害。

他吞了下去，發覺非常對他的口味，於是又喝了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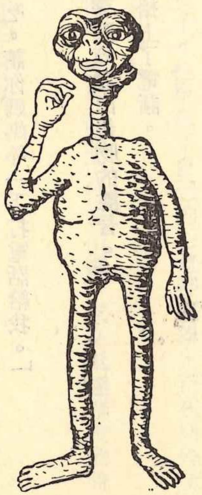
太陽射進厨房，照在餐桌上。他注視著窗戶，窗戶似乎在輕微地旋轉，先向左邊，再向右邊。

多麼怪異的感覺。

他又開了一瓶飲料，盡情地灌進嘴裏，欣賞自己喉頭所發出的咕嚕聲。

隨後他站起來，沒想到竟發現自己舉步困難。

12



該來的總算來了。他在撞到桌緣的時候自言自語地說，地球上的地心引力終於把我壓下去了。

他的兩腿竟然無法站直。完了，一切正如他所料，壓力已經大到他的骨骼無法承受的地步。他的雙脚不聽使喚，脚踝就像是一團爛泥。他撞到爐子上，又彈了回來，「砰」地一聲倒在門口。

他雙手無力地在空中擺動，腕關節早已失去了作用。

他跌跌撞撞地走進起居室，肚子也似乎比往常更下垂了，重重地拖在地毯上，他希望肚子上能生出輪子，最好是一邊一個，上面還要有反光條。

他扭開電視。

「……伸出雙臂，」電視裏傳出歌聲。「……伸出手臂愛撫一個人。」

他呆滯地看著螢幕，緩慢地眨動眼皮。

電話鈴響了，他伸出像魷魚一樣的手掌，學伊利的樣子抓起聽筒。從器具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這個女人的聲音模式聽起來很像瑪麗，但是比較蒼老，比較嚕嗦，也有點熱心過度。

「哈囉，瑪麗？我只有一分鐘的時間，但是我要告訴妳這個妳一定會愛死了的食譜，妳燒的菜營養不平…，應該多從這個譜裏學學……」

「……伸出手臂，」電視傳出歌聲：「……伸出手臂說嗨。」

「說嗨。」喝醉了的老妖精說。

「伊利？我的小天使是你嗎？你放學後在家做什麼？你是不是病了？寶貝，我是你外祖母啊。」

「拼機械士。」

「伊利，我想你該到床上去躺躺，馬上給我吃。請你媽媽等一下打電話給我。」

「等一下打電話給我。」

「寶貝，乖乖的，別著涼了。」老糊塗蟲對著聽筒發出親吻的聲音。

花瓶狀的老植物學家也回了幾記飛吻，隨後掛上了電話。

他打開另一瓶啤酒，翹起脚繼續看電視。

他醉醺醺地哼哼唧唧，兩脚一前一後地打著拍子。他早忘了自己的心電感應器，正在向外全力輸送。他混沌的腦袋瓜子裏目前正傳出如漿糊般的電波。

電波在房間裏轉來轉去，撞上牆壁，又曲曲折折、搖搖擺擺地行經市鎮，它在抵達學校的時候，曾經停頓一下，旋即充足了電。

當搖擺起伏不定的電波傳來時，伊利正靠著生物工作枱。

老師正在說：「現在在每個的位置前面都有一個玻璃瓶。我等下過來在每個瓶子裏都放進一塊浸了乙醚的棉花。然後我們再把青蛙放進同一個瓶子裏，等著看牠斷氣。」

伊利一個踉蹌撲到前頭去，嘴巴就在瓶子上，開始發出太空噪音，很難讓人猜得出他在嘟囔什麼，不過却絕對是醉話，就跟老外星醉鬼此刻正在嘟囔個不停的囈語一模一樣。

「喜劇演員，請你保持安靜。」老師說。

伊利想遵照老師的話去做，但是房間似乎被扭曲得變形了，他自己也是如此。爲了想鎮定下來，伊利看看鄰座的女孩，友善的佩琪珍。她似乎很喜歡他剛才發出來的噪音。她對他微微一笑，他也還笑回去，雙唇好像是一團爛泥。

「好罷……」老師準備棉花，浸在乙醚裏面。

伊利又調回目光來看裝青蛙的瓶子，青蛙也瞪著他。伊利頭一回感到外星人很像青蛙。一個

困在瓶中的矮胖太空訪客，無助地望著外面。

「你不會要殺掉這個沒有抵抗力的可憐蟲吧?」伊利說。

「正有此意。」老師說。

此際，電視機前面矮胖的太空訪客，正在看午後連續劇。哈威那條狗從狗門裏走出來，坐在外星人旁邊，牠的笨腦袋瓜子裏，正在希望怪物能更進一步教導牠第四空間的理論，最好是再分牠吃一點三明治。

電視螢幕上，劇中的英雄剛制伏了美人，正火辣辣地把吻烙在她的唇上。

外星人看看哈威。

哈威還以一聲輕微的哀鳴。

昏了頭的老怪物伸出雙臂，擁抱髒兮兮的雜種狗，往牠的鼻子上一吻。

伊利轉向佩琪珍，把她壓到桌子上，熱情地吻了她。

老師氣得發火，他發火的理由相當充分，因爲伊利現在正穿梭於瓶子之間，釋放突眼的囚犯，突眼囚犯毫不遲疑地立刻空出容身地，一蹦一跳地從地板跳到門外。

「復原!」伊利大叫，他現在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開始說起聖經上的言辭。也許他收到特別電視頻道的波段。無論如何，他從教室的這頭跑到那頭，高喊：「出去，有毒的惡魔，我以上

帝的名義驅逐你!」這話恰好警告了最後一隻流連不去的青蛙，猶如箭在弩上般地躍到窗台上。

泰勒的兩條長腿在工作枱底下往前一伸，悲哀地搖搖頭，打從認識伊利起，他頭一次爲他感到難過；伊利變了，不再是以前那個賊賊的耗子樣兒。其實，他已經算是一個好人了，除了他反常的時候。「老師，老師，」泰勒說，企圖轉移老師對伊利的注意力，「一隻青蛙剛剛跳進你的午餐袋裏去了。」

老師掉頭走回去，抓起袋子，往下一抖，抖出了三明治，三明治裏夾的東西掉進甲醛溶液中，火腿和乾酪沉下去，很快地就醃在裏面了。連個青蛙的影子都沒見到。最後一隻青蛙在格萊的協助下，從教室後的窗台上跳了出去。格萊興奮得口角吐出泡沫。青蛙騰在半空中，緊跟著浮起來的是一個又大又圓的口水泡泡，被太陽照得閃閃發光。

火冒三丈的老師把伊利揪到教室外頭去。史蒂拿出有翅膀的帽子戴在頭上，然後扯扯那對翅膀。「一定會被退學。」他說罷，開始陷入沉思，想著如果一個人的生活被妹妹控制住了，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眞正使伊利發瘋的幕後主使人，現在正醉眼迷濛地扭轉著電視頻道。外星人神志不清地走回起居室的椅子上，他的一雙短腿直挺挺地翹在椅墊上。電視新聞開始了，報導了一個礦坑塌陷的消息，掃興之至。

「……南方的隧道倒塌，」一名滿身灰塵的救難人員對著麥克風說：「我想所有的人都被救出來了，不過他們的情況都很嚴重。」

一名受傷礦工的特寫鏡頭閃現在午後的世界裏。坐在安樂椅上的小妖精豎起手指，它逐漸發紅。

傷患紛紛跳下擔架，互相圍抱在一塊兒，抬起復原的手臂或腿，驚喜得大叫。

外星人又打開另外一瓶啤酒。

● ● ●

伊利的老師揪著他走在通道上，伊利的行爲簡直令他忍無可忍，生物老師的生活並不是玫瑰花圃；每天和一羣滿臉青春痘的青少年相處，令他的神經極爲衰弱；有時候，他甚至想把自己的頭浸在乙醚裏。當然他現在希望泡在溶液裏的人是伊利。他壓抑下這股殺人的衝動，決定把伊利交給校長處理，暗中希望校長會痛揍伊利一頓，或者叫校長由他修理伊利一頓，然而，在現代的學校制度之下，這種事可能發生嗎？於是全身抖顫瀕於崩潰的生物老師轉身衝出校長辦公室，直感到那個孩子終將打敗他，把他殺死在他自己的生物枱上，他死的時候，鼻孔塞上了棉花，軀體上有一道淌著鮮血的切口。

● ● ●

外星人一直深深地往下陷落。他感到像楊柳的生物，也就是這家人的媽媽，也會被他的原力吸附過來——他不想再想要親密的接觸，因爲他們倆的道路迥然不同。她的宇宙和他的互相乖違。如果她墜入他深陷的凹洞中，她將永遠無法明白身在何處。她的意識會分散，就像兩個男孩子一樣——

如果我不起來……起來……拼起來……

但是絲毫動彈不得，他只能聽到地球上的奇怪口音。

「學校裏怎麼樣？」

「很好。」

「想吃點什麼嗎？」

「我們馬上就下去了。」伊利說。

「你有沒有……瑞士乾酪？」南斯在危難中竟然還想到吃。他的腦袋突然間變得很怪異。他覺得自己陷入想也沒想過的深淵中。此刻就好像是騎自行車的那天晚上，但是情形却顛倒過來了；那時他覺得幾乎能飛上天，而現在他覺得掉入黑暗黏稠的物質之中，只有瑞士乾酪能控制得住。

「早就有人把瑞士乾酪全給吃光了。」瑪麗一邊說，一邊用懷疑的眼光看著小包打聽。她知

道這些小傢伙在搞鬼——這是做母親的直覺，但是她並不想施加壓力。而且——她突然間感到頭痛欲裂。老天，她希望這不是停經的早期現象。她所怕的就是這個。

她走出房間。伊利連忙轉向外星人。老流浪漢的手臂從毯子裏垂下來。伊利看見手臂的顏色，大大吃了一驚，那隻手臂泛出灰色，伊利凝視著那隻手臂，沉入根本未曾料想到的夢境。

他蹲下去，抓住那隻衰老的手臂。「外星人，治好你自己……」

● ● ●

夜幕低垂。伊利搬出櫃子裏所有的藥劑，但是它們就像玩具藥劑一樣的擱在房間裏，對躺在床上的老外星人毫無裨益。

外星人處於旋轉的地心引力之中，他對地球生活以及星光的夢想，已經完全結束。他生命中的太陽現在也轉變成黑色。

這全是因為他無法抗拒……從窗外窺探……

他必須想辦法防止個人的災難擴大到地球人，或者地球本身之上，他並不明白——這個星球裏並無可以套用的方程式——他走到那兒災難確實會跟到那兒，因為他體內蘊藏了一個極大的原子奧秘。屋裏的每一株植物都死了。他每呼吸一次，就感覺到牆壁逼近他一點。

「治好你自己。」伊利又在哀求，他以為老智多星能想出法子，然而即使是古老的天神也無

力轉圜此一局面。

外星人緩緩地搖搖頭。

「那麼讓我來吧。」伊利說，他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接受得太多，他已經擁有從這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力量。但是這股力量既古老又激烈，非他所能控制。如果他勉強擠入另一個空間會使他的意識一分為二。

「帶我……走得遠遠的……」外星人小聲地說：「然後離開我……。」

「外星人，」伊利說：「我永遠也不會離開你的。」

迷失的老船員再度打起精神，用懇求的語調說：「我……對你有致命的危險……」他伸出長長的指尖。」「……對你的星球也是……」他抬起頭，星辰般的眼睛在月光下閃爍。

「可是我們的通訊器還有用啊。」伊利說。

「垃圾。」外星人說。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出光芒。伊利在其中看到無數條錯綜複雜的光線，每一條光線上都有裂痕，外星人的眼睛裏蘊涵著崩潰了的內部原力。天花板在頭頂呻吟。哈威縮在角落裏哀鳴，那雙不屬於地球的眼睛凝視著不斷來到的神秘事物，這並非一個星球上的植物學家所能扭轉的。

「你試都沒試過，」伊利說，他畏懼那雙眼睛，而且更深陷了進去。「求求你，外星人。」

長夜漫漫，外星人的身體變得更爲僵硬，他的嘴唇蠕動著，但是却沒吐出半個字，只聽見他體內急促的噪音，這是壓抑星球實體的最後階段。外星人的軀體雖然還不及一把雨傘立起來那麼高，但是密度却十分驚人。他的高能量負荷全被他的彗星核吸收過去。許多東西都堆在他體內，擠壓著他的彗星核。

伊利覺得身體好像是由一串鐵鍊構成的，老把他往下拉，他覺得越來越重；頭腦似乎快要裂開了，沉重的沮喪壓著他，好像壓著十萬噸的鉛塊。當第一道晨光出現時，他勉強撐起身子轉頭看著外星人。怪物好像脫了水，不再呈現灰色，而是白色，一個白色的侏儒。

伊利勉強爬起來，蹣跚地走向瑪麗的房間。他推開門，沮喪和宇宙的孤寂感一下子全襲了上來。他感到自己像個外星人，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他非常害怕。瑪麗睜開眼看著他：「什麼事？」

「任何事情——都毫無意義。」他說，感覺到不斷地下沉、崩潰與隔離。

「噢，寶貝，你不該這麼想的。」瑪麗雖然這樣說，可是她自己明明也作如是想；一整個晚上，她老夢到自己沉在水底下，無法浮到水面上來。

「我有一件好東西，但是却讓我給弄糟了。」伊利說。

「每個人都這樣想過。」瑪麗企圖講些恰當的迂話來安慰他，但是這些話連她自己都不愛聽

，更何況伊利呢？她拍拍床，叫伊利坐到她旁邊。有時溫暖的功效比言語有效多了。然而一大清早的，她自己身上都冷颼颼的，她簡直凍到骨髓裏去了，當伊利靠近她的時候，她更爲冷得厲害。

這間屋子到底有什麼鬼？她感覺到這間屋子的中心有些不可名狀的、恐怖的東西，把所有的東西都吸了過去。

「你……能不能告訴我？」她問。

「等一下……」伊利蜷伏在她身上，但是她身上也同樣有深深下沉捲進漩渦的感覺，沒有人的手可以觸及那裏——因爲根本無人存在。

「睡吧，」瑪麗拍拍他的額頭、「睡吧……」

伊利睡著之後，夢到一個鐵球，先是變大，然後變小，再來又小了點，他騎著它通向虛無。

● ● ●

七點三十分鬧鐘響了，瑪麗獨自起床，伊利還在熟睡之中。她知道他會假裝發燒，但是看起來却不是這樣的。當她披上晨褸的時候，感到一股將眼皮闔上的拉力。她抗拒這股力量，猛甩頭以維持清醒，並且盯著伊利瞧。是啦，這孩子今天有些不對勁。他是不是喝醉了？她的寶貝難道

這麼快就步上他壞老子的後塵了嗎？她發現六瓶空的啤酒瓶。

門開啓，邁哥走了進來。「伊利呢？」

「別吵醒他，」瑪麗一邊說，一邊把邁哥拉往往走廊上去。「你知道他有什麼困擾嗎？」瑪麗束緊晨褸。「他好像非常沮喪。」

「可能是學校的關係吧！」邁哥說。「學校十分令人沮喪。」哥哥往下望著客廳。外星人不太對勁，伊利不太對勁，而他自己的腦袋也快要裂開了。

「嗯，我想讓他多休息。」瑪麗說。

「讓我來陪他，我今天只上半天課，媽，好不好嘛……」邁哥說。

瑪麗從橱子裏取出阿斯匹靈：「好吧，也許你能使他振作起來。」她走向樓梯口，自己也想清醒一下。她昨晚是不是誤服了藥？怎麼腦袋瓜子重得跟個鉛球一様。

● ● ●

在校長的辦公室裏，如前所述的現代化，正在施行之中。校長是一名見識遠大的教育家，他取出石南根作的煙斗，點燃絲煙，企圖製造一種互信互賴的氣氛。「孩子，告訴我怎麼回事。大麻？夸露德（譯音註：毒品的一種）？還是安琪兒的翅膀？」

他按熄火柴，緩緩地噴煙。「孩子，你這一代的年青人將墜入地獄。你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校長站起來，在辦公室裏踱方步；他對自己的聲音感到很滿意，身旁的那個人亦然，事實上那是個完全被俘虜的聽衆，伊利，他絲毫不敢動彈，使校長更加强了自信。他以一長串從電視上、報紙上、枯燥的專門雜誌上剽竊來的陳腔濫調，以及自己心裏的靈光一閃，來訓戒伊利。「瞭解在今日，在這種年紀，一個人必須自力更生……。」

他的煙斗送出志得意滿的小煙圈。世界安安穩穩地沒有變様。叛逆的少年會明白破壞現狀是無益的。「……孩子，你不能反抗制度，它不能使你有何進展。這是毫無意義的……」他敲敲煙斗柄以示鄭重。他的前任是一位寡人有疾的色情狂，因爲有幾件醜聞給抖露出來，而被迫提早退休，他壞了自己的事。現任校長的地位則非常穩固，四週散佈了篤定的氣氛。教育的棟樑如泰山，地球被馴服了，制度終將勝利。

可是伊利却從椅子上浮起來了。

這當然是外星人的錯。他酒醉的波長依然在作祟，在校長的辦公室裏彈過來彈過去。最後終於導致上演的一幕，伊利被向上托起，像一個鬆掉了軟木塞。

伊利用盡全身力量抓住椅子的扶手，使勁把自己壓回座位上去；校長沒有注意到，他還以爲這孩子是坐立不安呢。

「……這個進入你和你朋友生活中的童話故事，浪費了不少寶貝的時光。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他被自已低沉的嗓音迷住了，根本忽視伊利的存在，自顧自地在那兒喋喋不休。「……孩子，世界是個已知數。不要再觀察蜘蛛網，不要再幻想不存在的東西。我想，這就是你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

伊利問題的癥結在，他脫離了地球重力。搖晃的電波又在他的身體下面作祟，戲耍地托起他的身體，托力之强已經使伊利抓不住把手了。他在沒有人注意的情形下，飄到校長辦公室的天花板上。

校長正在擦眼鏡，拿了眼鏡轉頭對著光繼續嘮叨下去：「……可想見的行爲，孩子。你知不知道因爲人類發現行爲有一定的模式，而產生了多重大的進步？」

他望著伊利的坐椅。

伊利不在那兒。

他飄上天花板了。校長稍後才目睹這項事實，驚訝地瞪大了眼珠子。他深深地陷進旋轉椅裏，抓緊眼鏡的手指擠出了一片鏡片。霎時他腦中嗡嗡一片，猶如五雷轟頂。他的鼻子開始發脹——也許是快要流血了——他心中的感受就好像是一隻襪子突然被倒翻過來。他比出禁聲的手勢，但是並沒有人講話。僅僅是一個飄浮在天花板上的男孩，令他產生了耳鳴，如有砧板亂剁，如

有羣衆高喊，如有火車轟隆駛過，如有車輪克力克啦亂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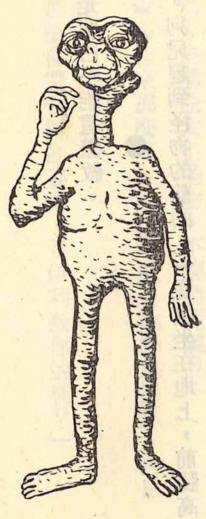
他完全癱陷在椅子裏，就像哈威那條狗一樣，從嘴裏發出哀鳴。

伊利再度緩緩地下降到椅子上。

「校長，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可以，請你走吧……」校長揮手叫他走開，隨即慢慢地轉向陽光充足的窗子。他馬上又轉了回來，拉開沒收藥品的抽屜，吞下了一大把的「夸露德」。

13



回到來源所在，醉波因爲爛醉如泥的老太空人在屋裏手舞足蹈，而變得越來越强。他已經解決了六瓶啤酒；對地球上的居民而言，這點酒精還算不了什麼。但是對這個短小、生活嚴謹的天外老乖乖而言，這不啻像一噸磚塊。

碰到這個，撞倒那個，他一路上跌跌撞撞從這間走到那間，哈威忠實地尾隨在後。

哈威本身的情況也因爲牠與生俱有的心電感應，而變得慘不忍睹；牠原本跳躍的狗步，現在變成踉蹌的醉步，可憐的東西在椅子底下掙扎，用盡力氣想爬出來，可是却在沙發底下摔了個大字型的狗吃屎。

「你怎麼啦?」老怪物問道：「你不能直著走嗎?像我這樣……」外星人親自示範，結果被矮脚凳絆了一跤。

一般的狗都喜歡做出愚蠢的舉動，但是哈威眞的見到了這許多燉湯的骨頭飄浮在他四周，其

中還有一艘艘標著「Ken-L Ratron（註：狗食牌子）」一閃一滅標識的太空船；牠張嘴去咬，却很生氣的發現這些東西根本就不存在。

外星人在矮凳上搖來搖去，然後站起來，試跳吉娣教過他的狄斯可舞步，口中還邊哼唱著：

「意外將會發生……」

他哼著主調，不過却將音質稍微改變了一下，因此空中就充滿了震盪的回音。哈威哀哀低吠，他聽到來自小怪物生長的地方、那個遙遠的世界傳來穿鑿石穴的聲音。

「……而它只是搖滾樂……」

怪物扭來扭去，企圖用他保齡球似的肚子來跳哈梭。如果不是瑪麗回來了，這場使盡渾身解數的舞蹈可能會持續得更久一些。她穿過前門，翻開信桌上的一本雜誌，跨入廚房裏來。

太空老英豪決定，現在向她求愛正是時候。他能聽見到，感覺到她每一寸思維波；她願意接受像他這樣成熟的生物。

他踏進走廊。

哈威雖然受到迷離幻境的騷擾，但是他還是明白不能這樣做。

她在後面追趕外星人，瑪麗正朝這邊走來。狗兒趕到怪物的前面，一屁股坐在地上，前腿高

高抬起，舌頭也甩了出來，盡量利用身上的每一部分來擋住太空怪物，不讓瑪麗瞧見。

如前所述，外星人的軀體並不大，只有一把傘豎起來那麼高，所以哈威用牠舉起狗爪、伸出舌頭的乞討式姿態，倒將外星人擋住了一大半。

「啊，哈威，」瑪麗說：「我不曉得你竟然那麼會擺乞討的姿勢，是伊利教你的嗎?」

狗點點頭。

「不過我待會兒才要餵你，哈威，你自己也知道啊!」瑪麗轉身走進客廳，又出了門到花園裏去。

哈威擺了半天的乞討姿勢一下子就崩潰下來。牠並不十分欣賞剛才的表演，只是感到身心俱憊。牠望著太空怪物。

老怪物先望了牠一眼，然後就看到門外花園那兒去了。外星人覺得對瑪麗隱藏自己的智慧根本是沒有必要的，現在該是用歌曲、故事和更親密的宇宙手指訊號來贏得她的芳心的時候了。

他推開哈威。

狗兒一躍而起，往右挪了兩步，因為牠看到瑪麗抱了一身的花進來了。

哈威搶在外星人的前面，一個勁兒的搖著尾巴。外星人高高舉起一脚急著要迎上前去；說時遲，那時快，他蹣跚的醉步一個踉蹌，再給哈威晃來晃去的小尾巴一掃，頓時就摔倒在門外。

哈威又挺起腰桿做出乞討的模樣，也顧不得膝蓋酸痛了，拼了命也得撐住，瑪麗的視線被滿身的花叢擋住，所以停下來時什麼也沒看見。

「哈威，你今天眞活潑啊！」她轉身看看他。「邁哥是不是在你的狗食裏放了大力丸！」

狗又點頭。

瑪麗繼續往前走，一邊把花放在餐桌上，她隨手抱起一堆乾洗的衣物掛在肩膀上，往樓梯那個方向走去。我是不是看到狗點頭了？

外星人掙扎著站起來，緊緊地抱住一張椅子。他似乎在房子裏撞來撞去，但却那兒也沒去成，這比在行星帶航行還要糟糕。他搖擺了一下，做了一次深呼吸，決定照原定計畫進行。

天知道？也許今天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天，如果地心引力老讓他的膝蓋打結，他大概就活不過今晚了。在臨死之前，他一定要向她吐露愛意。

他掙扎著往樓梯上走，哈威伴在一旁又蹦又跳，舌頭外伸的狗嘴中，不時發出神經質的咆哮，狗尾巴也不住啪啦啪啦地打著欄杆。

瑪麗走進臥室，正爲她最喜愛的午後淋浴做初步的準備。在這溫馨的空檔時間裏，她緩緩地振作起精神，把海灣中的世界再多留住一天。

如此神聖的淋浴時刻，她難道會希望一名外星人插上一脚嗎？站著的時候一雙鴨蹼厚及脚踝

，一雙哀怨的突眼珠還眨也不眨地盯著她瞧。

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當外星人爬上樓梯的時候，可能性急劇地增加了，他口中又哼著：「……只是搖滾樂……」

瑪麗打開了浴室的水龍頭，沒能聽見歌聲，在等放洗澡水的時間裏，她開始脫衣服。

外星人走到瑪麗臥室的門口。他往裏瞧，植物無力地傾倒了，很可能是因爲兜了一頭的霧水負擔過重。老植物學家到底在搞什麼？植物感到一陣震顫，好似乎傳說中的那窩蜜蜂從金星飛來，飛入老人的腦袋中。

他又往浴室前進。蜜蜂的嗡嗡聲在前面指引，引導他走向浴室的門。

哈威抖抖嗦嗦地往後退，爪子放在狗鼻子上，因爲牠有次咬了浴室的墊子，瑪麗從此就不准牠踏進浴室。但是浴室門砰地一聲關上，門鎖卡啦一聲鎖上，可憐的野獸鬆了一口氣。

外星人在門前止步；金星的蜂羣再度圍著他轉，眼前先是金光一閃，然後就是一片漆黑。

老航家踉蹌地走回儲藏室，隨後不醒人事地倒在枕頭上。

●　●　●

「鑰匙」不知道自己正在扼殺他的戰利品，外星人的心電感應電波已經探得倉庫中各種優雅的醫學機器，它們傳達的訊號壓得小怪物透不過氣來。外星人無法精確地判斷出訊號的含義，各

種不同型態的光線和探測網，一直在敲擊他神經末梢的知覺。這種情形使得他陷入悲哀和沮喪之中，他體內漲滿了一千個莫名的不安，宿醉也仍未醒。即使他躺在儲藏室中，手脚向四方伸展，還是無法抬起頭來，他能感覺到機器臂伸向他，緊緊地箝住他。他時睡時醒，夢中充滿了恐怖的景象。

這些恐怖的景象，來自附近的一座倉庫，這座倉庫不斷地傳出迫促的訊息。「鑰匙」眼看勝利在望，做起事來特別帶勁兒。他的夥件興奮地環繞在他四週；地球上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鑰匙」心裏明白其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鑰匙」心裏明白其重要的程度，因爲他多少接觸到心電感應的範圍，而這種心電感應是屬於建造和操作那艘太空船的另一種文明，他又做了許多不尋常的夢，比兒時的夢境還要玄妙——一種奇異的愛戀自他胸中萌生，他喜歡上這個玩弄地球的智慧生物。

他的隊伍一切準備就緒，倒數計時業已開始。不過所有的活動似乎都蒙上了一層他現在所感受到的，和太空船與船員融成一體的激動情緒。他們的動力是持續不斷的心電感應波動，輕輕敲在他心坎，監視著他。他覺得無論是在同情心方面或者事前準備方面，他們都無法找出他的缺失。他已經盡了全力來保護他們孤苦伶仃的同件。

他的車隊閃爍著光芒，門一開，其內部亦出現點點寒光——儀表數字閃爍著，注射針尖舞著

光輝，複雜的電路板燦爛無比。

他帶給迷失的太空生物這些東西，當作一種獻禮。

伊利同家中，包打聽南斯走在他旁邊。「伊利，你上生物課的時候是怎麼同事?你今天發瘋了，你知道嗎?」

「我知道。」

「怪異的擧動，伊利。你難道不覺得在這個時候吸引別人的注意力有欠冷靜嗎?」包打聽意味深長地盯著伊利，就像一隻老鼠吃完一塊乳酪之後東張西望的樣子。

伊利還他一眼，再次按捺住踢南斯一脚的衝動——因爲正如上次一般，包打聽的斜眼中反射出外星人的眼睛，微弱的亮光突然在他們裏面亮了起來。

伊利嘆了口氣往樓梯那兒走，南斯緊緊地跟隨其後，就像鞋子上一團扯不掉的口香糖。「不過伊利，我必須承認你給了生物老師一個下馬威。接著我們班上課的學生說，他們進教室後，發現他浸在自已的乙醚裏。你知道浸了乙醚會手脚不聽使喚，跌跌撞撞嗎?他就是那個樣子……」

他們進入伊利的房間，小心地越過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打開儲藏室的門，他們發現外星人躺在枕頭上，雙脚朝天。

南斯嚇了一跳。「你就這樣子抛下他不管了嗎?你是不是瘋了?這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

任何人都可能闖進來把他架走，他也可能會傷到自己或什麼的。」

伊利把外星人從枕頭上抬起來：「他喝醉了。」

外星人張開眼睛：「拼六罐。」

「外星人，你喝得夠多了。」

從星星上來的老旅客做出一些宇宙手指的訊號，眼珠子轉來轉去，嘴巴裏傳出打嗝的聲音。

南斯接著說，神情至爲驚駭：「你到底想瞞我些什麼？你知道有多少人花大錢去看『Kiss』合唱團嗎？他比『Kiss』合唱團還要偉大，也比紐約的洋基隊偉大！伊利，你手上有一座金礦，帶他去巡迴旅行吧。」

南斯比個姿勢，表示自己夠格當經紀人。他的一簇亂髮紅得發亮，使他的頭頂看起來好像堆滿乳酪的捕鼠器又長出一塊；幹經紀人根本就沒他的份。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有那麼討厭。又不要臉地接下去。「你、我，還有外星人。會使這件事合法的。」

伊利撐起外星人，但是這個老旅客却軟趴趴地老挺不直。「拼頭痛，伊利。」

「他醉得太厲害了，」南斯抱怨地說：「伊利，你需要一個老手。你根本不知道怎麼來照顧一名外星人。」

伊利仍舊抱著外星人，但是却感覺到老怪物沉重無比——一種奇異而深沉的重量，跟他以往

所接觸過的完全兩樣。

「外星人。」他搖著外星人，外星人的眼珠子轉向他，但是他眼珠裏呈現的却是伊利從未見過的宇宙景象，這幾週和外星人在一起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它們是所能想見的最遠訊號。伊利全身都受到訊號的感染，沉重也轉到他的身上來了。

「外星人，怎……怎麼……回事……」

年老的生物猛往前一倒。他的密度改變了，他就像是一個陷縮中的星球的核心，地球的重力全都壓在他身上。他變成了太空中的黑洞。

南斯也被感染了，他的軀體向下降，因此他看起來更爲低下，在外星人的另一隻手臂下龜縮地像隻小老鼠一樣。「欸！他透過你來傳遞訊號。他屬於你，可是你一定要使它合法化。我爸爸是律師，他會想辦法的。我們會變成百萬富翁，到世界各地去旅遊，每個人都想認識我們，因爲我們以後會是全球最出鋒頭的男孩，他們都想見外星人，而外星人是我們的！」

但是外星人不是任何人的，而是重力的。他靠著刹那間的集中心神，逼走了酒力，他現在完全清醒了，不過他却無法改變在他體內爆裂的另一件東西。

噢，我……

他前後搖晃，收縮業已開始。這是他星球生命的結束。他的內部縮成了一根大頭針那麼大，

他精神活動全完了……

他不能連累到孩子。可是這件事仍舊發生了。黑洞張開了沒有人躲得過。飛得太近的飛行員會被吞沒——這就是太空的法律。

「拼……走開……」

他想推開他們，但是他們緊緊地抱住他，他感到他們的愛在手臂下綿延。傻孩子，你們不要跟隨我。因爲我是外星人，而你們的心靈無法趕上我的。我是虛空中的老旅客，你們只是小孩……

哈威躡手躡脚地走進房裏，頭低低的，神色略顯不安。瑪麗在家，狗能感覺到她快要過來了，他必須警告伊利，牠在儲藏室外低吠，門稍後打開了。

牠望著太空生物，而牠的狗心靈中看到一股黑暗、深奧的力量，發光的骨頭在裏面一根接著一根落下來。他的骨頭感受到這股力量，於是往後一跳。

「不要靠近我……」外星人一邊說，一邊舉起手臂，但是大理論却不由自主地發生了作用，他那副十分適應外太空環境的能量濃縮軀殼，也開始陷了進去。

他必須想辦法單獨的死去。然而即使在那個時候，原力也可能會大到將附近的能源吸引過來。他這一個外星人，能粉碎整個地球嗎？他的死會不會把地球攪得天翻地覆？

「拼……危險……」

他轉換過所有的宇宙水平，但却找不出抵銷這種作用的正確程式。他緊緊地吸住，而他的船却在數光年之外。

「他……好重……」南斯喘息地說，他們正跟跟蹌蹌地扶著他進到房間。他們拼命抬起他，將他拋在伊利的床上，而瑪麗此時正舉脚要上樓。

沒多久她推開門。

「嗨，小鬼……」

哈威跑到她面前，抬起爪子來拜拜，牠的狗毛因爲受到磁場的影響一根根都倒豎了起來，正好巧妙地擋住正把一條毯子蒙在外星人身上的伊利和南斯。

「你們對哈威動了什麼樣的手脚?」瑪麗問道，狗兒在她面前張嘴吐著大氣，爪子不停地揮舞著。「你給牠吃了什麼藥?說實話。」

「哈威，」伊利說：「冷靜下來。」

「馬上醒來，好嗎?」邁哥坐在伊利的床邊。他掀起伊利的眼皮，他從未見過伊利的眼神如此渙散，一種石頭般的目光。

邁哥搖著伊利一面低哼：「求求你，伊利，醒過來……。」

伊利慢慢的醒轉過來，邁哥扶著他通過走道向他房間走去，兩兄弟彼此搭扶搖擺往前走，邁哥感覺他好像拖著一個鐵球。這種奇異的向下牽引力量是什麼？他的弟弟出了什麼問題？這幢房子又出了什麼岔子？是不是要垮了？

邁哥扶著牆使自己穩定下來，但是牆壁的內部受到影響而輕微震動。

「好了，伊利，脫離它吧……」

他把弟弟拖進臥室中，伊利全身僵硬，就像鐵塊一樣。

外星人在一張毯子下四肢伸張，蒼白得有如一堆灰燼。

邁哥放開伊利，恐懼感油然而生，各種千奇百怪的惡夢，都來自一個遙遠的焦點。

外星人深深地吸入，並且吐出他強大的原子能量。這一切他都管不了，他失去了控制。

救我，他向他的船長呼喊，由這裏向著那在夜空中的遙遠星光之船呼喊。

來吧，我的船長，到這個垂危的一流植物學家這裏來。

我的植物要死了。

我也是，我感到我也要死了。

「我們現在一定要告訴別人，伊利，」邁哥說：「我們需要幫助。」

伊利轉頭對着邁哥，他的眼睛好像月下的水母，閃動着危急而試探的眼神。「不，你不可以

，邁哥，不要！」

伊利知道外面的世界一定不會接納他們，軍隊不能瞭解此事，政府也不會瞭解。他們會拿下這個不可思議的生物，並且加害他。「我願意和你共同擁有他，」伊利喘息著。「君子說話算話。」

邁哥抹了一下臉，試圖想像在他們遊戲規則中，一半能力所代表的意義。來自床上的能量在他腳下前後搖盪，推著他在房裏來來去去有如一個傀儡，而且他知道這是他們所控制不住的。這超乎他們太多了，牆壁放射出暗色的脈波，邁哥看到上千個的小外星人形……並且在他身後燃著宇宙之火。這個太空怪物要燒掉這個世界嗎？

「伊利……」邁哥踉蹌而逃，試圖避開那些超負載原子的狂野跳動。「如果沒有人來幫助我們，我們就會失去他。而且伊利，我們也將失去你！」

伊利的眼睛好像一對紅魚眼，在他的眼神中有紅色的閃光。能量就在那裏，遠超過人類所能理解。伊利有如火爐裏的鐵塊般熾熱。他以往經常都會假裝發燒，但是這次……。

邁哥把伊利挾在臂下，再用另外一隻手挾起外星人。邁哥個頭比較高大，但是這兩個在他手上的生物的重量……

他竭盡所能地拖著他們，伊利有如一個鐵球，而外星人又如宇宙星球，邁哥的手指突然地抽

動，外星人的力量推動著他們。外星人的觸摸有著神奇的電力，而且是集中在一點，這要一千萬年才能明瞭得了。

飛向一個不必擔心能源的世界，在那裏他將可得到許多……

邁哥將他們拖進浴室，拖到蓬蓬頭下，他必須要撲滅這些火，必須要使伊利冷下來……

水沖了出來，濕透了伊利和外星人。

那個上了年紀的太空航行家搖動著被水沖著的腦袋。

噢，對了，淋浴，那個像柳樹般的生物曾經在那中間舞著。

外星人感覺到了瑪麗，感覺到了她的可愛，但是現在他正向著彗星雨行去。再見，小柳條。

他掙扎向前，進入瀑布之下，但是這是金星上的一個瀑布，在一個有伏流在黑暗中奔騰的隱匿巖洞之中。外星人閉上眼睛，沉浸在那兒。而這一切他認爲將持久長存的事，都將會過去。

他已經把這一切都拋棄了，正如同一則太空飛行者所熟知的格言，對於未知世界的過度好奇心，將會害了你的。

裏裏外外四下偷窺，但是不要被死亡擄獲。

像他這樣一個笨蛋居然放棄了不朽盛事。儘管他在過去的行程中一再仔細盤算，但是他還是弄錯了。

而現在，一次最後的洗禮！

——他曾經在金星上獲得一些，也曾經在火星上獲益過。

——但是他就是這樣一個宇宙的笨蛋，使得自己困居在地球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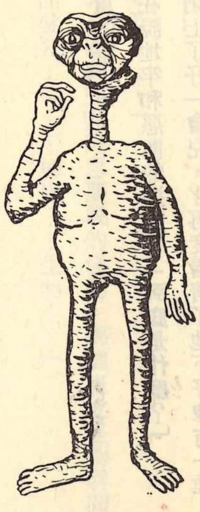
他在水中拍擊著他的蹼脚，並且輕輕地唱和著，在深沉的宇宙地底，穿過古老震撼著的巖穴……

「……意外將發生……。」

他沉了下去，好像膝中有了重鉛，有好幾噸的重力。

伊利和他一同沉了下去，一直沉到浴缸的底部。外星人，治療你自己……。」伊利感到負載的能力由他身上離去，但是他無法引導這個力量，它像狂野的火焰使得他的四肢抽動，在火焰波下有著治療的光線

14



樓下的門開了，瑪麗走了進來，吉娣跟在她身邊。

「去叫妳哥哥振作起來，」瑪麗叫吉娣上去。

瑪麗把買回來的日用品放下，她的頭痛就在她踏進屋子的同時發作了。就像是有一把刀子，直切入她前額的正中。

她把頭前後擺動，試圖弄清楚是怎麼搞的，她突然記起她的醫生，曾經開給她一些她不想吃的藥……。

邁哥沉重的脚步在梯子響起，他的每一步都像鉛球一樣。

「輕一點，小乖，」她說：「你會把地板踩穿的。」

「媽，我要告訴妳一些事，妳最好坐下來……」

瑪麗在椅子上坐穩。哦，求求祢，上帝，請別再讓孩子們闖的禍來打擊我了，不要在今天，

不要是誰的胸口給咬了個印子，或者是其他一些令人受不了的孩子打架紛爭……

她向後用力靠着，使她感覺到椅子的嘎嘎作響，好像栓頭快要鬆脫了一樣：「有什麼嚴重的事嗎？」

「比妳想像的還要嚴重。」

她跳了起來，頭暈目眩，可怕的事還是臨頭了。

「還記得小妖怪嗎？」

不要使它成爲一個色情狂，她對自己說。家裏到底是碰上什麼了，邁哥的眼睛就像水母一樣。

吉娣的脚步在樓梯上響起，瑪麗感到整個房子地板的搖動，是由一個五歲的小孩所引起。「媽，」吉娣叫道：「他們不見了，他們不在儲藏室裏了。」

「他們？」瑪麗望着邁哥。

「我看最好還是帶妳去看，」邁哥說。

他領她上樓上去，來到浴室。「妳要發妳最重的誓！」

「邁哥！」她一時被弄糊塗了，而邁哥好像在說地牢和惡龍的遊戲。「到底是什麼？」

邁哥把浴簾拉開。瑪麗頭昏眼花，她的眼睛閉上了好一會兒，才再度看清了地下好像有一堆

蜷曲的線圈。當她睜大眼細瞧，她看到伊利和——

「我們病了！」伊利舉起他的手：「我們要死了……」

水流過他們身上，流過伊利和這個形狀怪異、僅僅三呎高惡夢般的怪物。那個直立怪物唇間掀動，發出了訊號。瑪麗聽到在地洞中迴盪出的聲音：「……柳條……生物……」

「他是由月球來的。」吉娣說道。

瑪麗抓住伊利，把由蓮蓬中拖出來。在她抓起伊利的當兒，她只想到逃走，一個濕淋淋的爬蟲狀生物，使她不敢再多想了。

「下樓去，你們全部都下樓去，」她說着，用毛巾裹住伊利，然後把他們全部往外推。她的腦子一時還弄不清楚，祇是依照一些模糊的意識行事，盲目的試探着。浴缸中的東西可以留在那裏，她可要帶着孩子出去。除此之外，她沒有任何的念頭和興趣。

「我們不能把他單獨留在那裏。」伊利抗議道。

瑪麗祇是推着孩子向前。由於過度的驚駭，她現在有着無比大的力量。她推着三個孩子像是布娃娃一樣，推向大門。一打開門，門階上站了一個太空人。

他的眼睛由頭盔面罩後向外望着，身體全包在太空衣之中。她把門碰一下關上，跑過房間到側門去。側門已然打開，另一個太空人正走了進來。

瑪麗再奔向窗戶。一張塑膠布已蓋了上來，她看到一個身穿太空衣的人把塑膠布固定在窗邊上。

過不了多久，一個巨大的塑膠封袋罩了下來，把整個房子罩住。

到了夜幕低垂時，整個房子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而密不透氣的包裹，裹在透明的塑膠布中，巨大的送風通氣管在屋頂上及建築物四周都是。強光架在高大的鷹架之上，由四面八方照射着房子。整條街被封鎖起來，過道上停着拖車和卡車。穿着藍色連身裝的人進進出出的。

要進入房子得通過一個車廂。

「鑰匙」在這個車廂中，正在穿上他的連身裝和頭盔。他打開車廂的後門，走進一個巨大的管道之中，他順着管道走到一個氣壓活門，他打開活門，然後走進被隔離的房子。

「……令人驚異……眞是令人驚異……」

這個滿肚狐疑的微生物學家在他的頭盔中自言自語道，他的聲音聽起來是一種奇怪的咻咻聲，當他驚嚇失措的站在指定區域，指揮他那一小組專家時，臉孔就像是廉價商店水缸中，受到驚惶的金魚一般。他那一組男女專家，正在檢驗由外星人身上所取下的組織切片和其他的樣品，外星人已經處於一個暫時昏迷的狀態，而當他們試圖與其接觸時，才有一部分復甦過來。

在房中的另一區域，一組醫生正在檢查這一家人。瑪麗的血液抽樣，已經被送到改成急診室的起居室中。

「當、這個、進入房子之後，有任何環境上的改變嗎？溫度、濕度和光的強度？」醫生問道。

她凝視着他，不能也不願意說話。在她身旁，另外一個醫生正在測量邁哥的血壓。

「妳注意到這個外星生物的膚色或呼吸，有什麼改變嗎？有沒有掉頭髮，有沒有流汗的現象？」

「他根本沒有頭髮。」邁哥說。

「很顯然的，」一個醫生對另一個說，「孩子們已經建立了一種原始的語言系統，利用七、八個單音節的字和這個生物交談過。」

「我教他說話，」吉娣對醫生說，他正剪去她的一束頭髮。一個心理醫生跪在她的前面。

「妳教他說話？」

「用我的讀寫機。」

這個心理醫生顯然從來沒有用過學習機。「妳有沒有看出妳的朋友顯現出任何感情？他笑過或哭過嗎？」

「他哭過，」吉娣說：「他要回家。」

整個計畫的領導人走進餐廳，這裏被一組X人員佔用來研究骨骼組織。「鑰匙」打開一個塑膠門，走進另一個完全隔離的房間，外表全被透明塑膠包住，房中還有一間可移動的無菌室，有十呎長十呎寬。在無菌室裏，一組醫學專家在伊利和外星人的四周工作著。

「我得到了一個讀數，但是不是人類的心電圖型式？」

「有沒有Q、R、X波？」

「沒有。」

「還有任何的波嗎？」

「我——我不知道。」

專家所得到的讀數乃是任何手册上所沒有的。但是醫生是可笑的傢伙，祇要他們和一些受害的生命相處幾分鐘，他們就會用他們的機器來進行檢測。

「奇怪——」其中一位醫生說：「這眞是不可思議。」躺在他們面前桌上的生物是矛盾的組合——它一部分沉靜得有如一棵植物，另外一部分又具有石頭的密度，低得足以使機器無法運作。

「宋納，你找到這個生物的心臟位置了嗎？」

「很難弄清楚。」

「那麼，他有心臟嗎？」

「整個螢幕都亮起來。看起來它的整個胸部都是……一個心臟。」

他們刺他、戳他，把他的四肢向各方向彎曲。爲了找血管，針頭在他的肉上刺着，有一些針頭用來試探他的反應。他的耳朶已經被找到，細小的耳尖被打開了。他那一雙足以探視宇宙、對光線極爲敏感的眼睛，受到强烈偵測光線的照射。這一組工作人員熱烈而急切的工作着，試圖利用各種可能的方法，把他一下子弄清楚，他們利用各種醫學上的探測方法，來折磨他，試圖弄清他最內部的生命活動。

領導醫生不停地想解開自己的困惑，却發覺它是包在玻璃之中。他感到混亂，又開始認定外星人是一種由海底撈出來的生物，一種失掉意識的怪物，一種非人類的生命形態，這種生物的意義、目的和秘密他全然無法搞清楚。

可畏，是的，這個東西確是可畏，但是這個生物難以言喻的醜陋，奪去了這位醫生慣有的惻隱之心。在他衰弱的意識中，認定了是見到翼龍和遠古蜥蜴之類，最好是從未存在，而現在又很幸運絕跡的怪物。在他眼前的這個東西，乃是與那些怪物一夥的，冰涼而沒有感情，只有惡夢中才會出現，是任何一個人都害怕會由人的子宮中出現的東西，憎恨如此一個東西，並且希望它死

去是很自然的。

「它是活的，」在他身旁的一個技師說，「但是我找不到它的呼吸……」

「……脈搏依然穩定……」

那個上了年紀的航行家躺在那裏動也不動，好像一個死月亮，一具明亮的白熾光照射着他，一種可憎的人造強光，深深刺入到他的神經。他看到他已落入這些人的符咒之中，這些醫生用來工作的設備和偉大之船上精細的掃瞄器比起來，是最粗糙不過了。

噢，醫藥，他嘆息着，並且向着他自己醫生所在的夜空呼喚着：

「身體像一種海底生物。」

「寫下比較性突眼症。」

「脚部反應顯示有雙也彬斯奇氏反應。」

「……我測到了一次呼吸。祇有一次……」

他試着感覺自己正向大船走去，走向他更高的目的物，那個他在宇宙中最想要去的處所，他是不是要失去一切了？

噢，外星人啊！他私自嘆息着，他們逮着你了。

地球上的鐵鍊已加在他身上。他已被脚鐐手銬束所縛住了，當他的生命力在持續崩潰之時，

這種重量是驚人的。

「我們可有獲得任何型式的微量元素嗎？」

「在放射性方面是有一些初步結果。但是這一家人都沒有表皮灼傷的跡象，骨骼也沒受損。」

「杜普勒，你有沒有找到血流？」

「我想我們在鼠蹊部已經找到一些血液。」

「我們正在找特別的脈動——這個生物的讀數以及男孩的讀數。」

那位領導的醫生又擦了一下他的頭盔。男孩和這個怪物多少有些關聯，就好像這個怪物在滋養這個男孩的生命。這孩子的意識時有時無，幻覺叢生，喋喋不休，然後又陷入沉睡之中。我必須切斷連接他們的線，醫生想着，只要我知道從那裏或這種連接到底是什麼。

他刺得更深些，並且再次擦拭他的玻璃面罩。他確定這個生物快死了；他所關心的是這個男孩。心跳不規則，脈搏微弱，所有的現象都與怪物相似，一個看不見的網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將他們罩在一起。

他媽的，醫生想着，他看了外面房間一眼，還沒有人弄出一些名堂來嗎？

他看着那些戴着頭盔，低垂的頭都專注於他們的儀器上，而他知道沒有人得到任何答案。

他再度注視怪物的臉。宇宙中怎麼會有如此一個沒有感覺、奇形怪狀、冷冰冰而且又毫不可愛的生物，在他眼前的正是這樣一個該死的東西。但是它却有智慧，因爲他們有太空船，但是操縱太空船的這些生物，却是寄生者，是掠奪者，並且不具備同情、仁慈這一切人類的特性。他對這些事的肯定，一如他肯定自己站在這裏，而且他恨不得把這個畸形物勒死。它是危險的，他也說不上是爲什麼，但是他徹頭徹尾地知道，它對他們所有人都是危險的。

一根針在外星人皮膚上刺着。在他身旁的一張枱子上，伊利畏縮着，就好像這些針是刺在他身上一樣。在轉向唯一的熟悉面孔，向着「鑰匙」：「你在傷害他。你在殺害我們……。」

「鑰匙」俯視着外星人，他想像中太空生物的高貴形象，因着外星人的醜陋面容而全然改觀了，但是，「鑰匙」的情緒更高昂。躺在他面前枱子上的生物，是如此醜陋，却是來自太空船上，而太空船的航程和能量都是無限的。「鑰匙」的任務是替它服務。

「我們正試圖幫助他，伊利。他需要照顧。」

「他要和我在一起。他不認識你。」

「伊利，你的朋友是稀有而珍貴的生物，我們要弄明白他。如果我們能明白他的話，我們可以獲知許多宇宙和生命的事。你救了他並且善待他。現在你難道不能讓我們來進行我們的這一部分嗎？」

「他要和我在一起。」

「他會的。不論他去那裏，你也去那裏。我可以答應你。」

但是這個生物的去處，却是沒有人可以跟去的。他身上的旋轉能量經過線路傳遞。年老的生物感到這種能力的巨大，像遠古的恐龍。他的種族受制於這種火焰，這種生活。他是因地球遽變而結束的嗎？他會毀滅這個星球嗎？不，他對自己叫道。一定不能變成這樣。還有什麼會比摧毀地球這樣一個美妙的東西更可怕的事呢？我會被宇宙永遠詛咒。

但是他心中的怪龍在狂舞，眼睛像燃燒的太陽般明亮，燃燒着可怖而征服人的神秘。一種潛在的力量將要釋放出來，將醫生、機器朋友和敵人，所有一切、所有的人都吹出屋頂到太空中去。

「男孩又昏迷了。」

「叫他媽來。」

外星人以他最後一絲力氣，攀住虛空的邊緣。一種吼聲充滿了他的耳朵，恐龍的嘴在他下面張着；可怕，帶着宇宙之火的黑舌向上舐着，想要吞噬一個星球，一個太陽系，不管是其他的什麼。外星人感到他本質的封套正在崩裂。

「我量不到血壓了。」

「……脈搏也沒了！」

「增加氧氣。」

「脈波現在祇有直線！」

「你怎麼知道沒有Q、R、X波？」

「他的波形一直祇有直線，醫生。」

「電殛他。」

一架電子儀器開始接上外星人的胸口。他們電殛他，給他注射腎上素，並且敲打他。

「沒有用……我這裏是徒勞無功……」

那個年老的太空航行家的心電圖是一條固定的直線，心跳停止了。外星人死了——但是伊利却活起來了，他的一切力量，就在老航行家心跳停止時，立刻恢復了。外星人至少找到了一種方式，那是一種保護，當他漸漸死去時，男孩不會跟他去。

伊利由床上跳起來，大聲叫道：「外星人，不要走！」

「沒有反應，」一位醫生說：「沒有呼吸。」

「他可以閉住他的呼吸。」伊利叫道。

醫生們搖搖頭。他們盡力想挽救的生物去了，現在他們强烈的感覺再次衰退，他們到底做了

些什麼？

他們幾乎沒有注意到的燈光和機器中的短暫明滅，他們也全然沒有察覺到房子和山谷的顫動，這一切都是祇有那些能夠監聽深入地心振動的人和機器，才能察覺得到！

「鑰匙」像孩子一樣，不能相信死亡是眞正存在的，他靠在外星人身旁，輕聲說道：「我們如何和你的人聯絡？」

伊利沒有感到瑪麗的手放在他肩膀上，他除了失落之外，一無所覺。「他是——最好的。」伊利啜泣道，當他看着他的老友時，眼中充滿了哀傷，在他身後，吉娣和邁哥不顧那位領導醫生的抗議闖了進來。

吉娣走到枱旁，踮起脚來，看着怪物。「媽媽，他死了嗎？」

「是的，甜心。」

「我們還能指望他回來嗎？」

在瑪麗生命中最不願意的事，乃是怪物再回來。她看着他醜陋而皺縮的形象，他可怕的嘴巴，他令人害怕的長手指和脚趾，他奇怪的肚子——一切都是醜陋的，而且它幾乎害死了伊利。

「我希望，」吉娣說：「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

我希望，瑪麗想道，重複着孩子的話，爲着一種她也弄不清的原因。

無菌室中的所有人都被請了出去，甚至包括伊利。他現在站在外面，看着外星人被套入一個塑膠袋中，並且用乾冰放在他身上。在他身旁，另外一間房子已經被他們用機器封閉在保護的塑膠容器之中。

一個小的鉛棺被抬進無菌室。工作人員把外星人放進棺材中。

「鑰匙」站在伊利身後，並且將他的手放在男孩的肩上。

「你可要見他最後一面？」「鑰匙」揮手讓其他工作人員讓開，並且讓伊利單獨進去，塑膠的封套在他身後關上了。

● ● ●

伊利站在小棺材前。他將外星人臉上的乾冰拂開。伊利的眼淚流過他的面頰，落在覆蓋着外星人多皺紋額頭上的塑膠布上。「我以為我可以永久地保有你，我有好多東西要給你看，外星人，你就像一個成真的願望。但是在你來到我這裏之前，我却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願望。你現在到別的地方去了嗎？」

你相信神仙嗎？

機波、機波、斯恩恩恩奧格。

一道金光射入內太空。宇宙的歷史學者在追尋他來的方向時分裂了。它比起外星人還要年老

，比最古老的化石還要老。有一些宣稱它是地球醫療靈魂，以其所知地透露出一些線索，也許是以一種外交上的態度，來對待外來的訪客。

「不要再窺探窗口了。」有人說，然後就不見了。另外一些人說地球已被命定，無法挽救自己，那種拯救力量將由一個姊妹星球而來，它伸出援手來平定核子武力的巨龍。

其他人又聽見：綴波、衝恩格烏姆達玆。

由遠處呼喚。

不管它是什麼，它觸到外星人有治療功能的手指，並且使它發出光來。

他治癒了自己。

他不知道怎樣發生的。

但是他看到了他的船長，比他所能想像的更加美麗。

晚安，船長，外星人說。

別再偷窺窗口了，回話的聲音說。

再也不會了，我的船長。

一道明亮的光充滿了外星人的整個身體，但是他感到全身金黃，特別是他的心光，在那裏金色變成了紅色，時亮時滅。乾冰冒出來的蒸汽，染上了顏色，變成了粉紅色。伊利注意到了，把

外星人胸口的乾氷推開，看到了老航行家的心光。

他轉向門口，「鑰匙」仍然在那和瑪麗談話。他趕快用手蓋住外星人的心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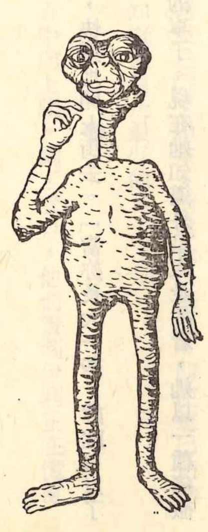
外星人的眼睛張開了。「外星人打電話回家。」

「成了，」伊利高興地小聲說道。「成了。」他脫下他的襯衫，並且蓋在心光上。「我們得把他由這裏弄出去。留在……」

伊利把乾氷撥回外星人身上，把袋子拉上。然後，假裝很悲傷地，他由塑膠封口走出去，手蓋在臉上，走過瑪麗和「鑰匙」。不一會，他便到廚房中坐在邁哥與一張放着手術工具、面罩和顯微鏡的桌子旁邊。當伊利輕聲對邁哥說話時，天竺葵像邁哥一樣，抬起了頭，過了一會兒，在它的枯幹上吐出鮮綠的葉子。蓓蕾出現了，它又再度開花。

邁哥偸偸打了一個電話，然後便溜出了側門。

15



當工作人員抬着鉛盒子，走出去時，伊利正站在由房間通出來的主要空氣管口。他們把拉鍊門拉開。管出入的人爲他們張開了塑膠門。他們抬着棺材通過氣管，把它放在車廂上，然後回來。

「我要跟外星人去。」伊利說道。

「你和你的家人將和我一起去，伊利。我們都到同一個地方去。」

「他到那裏去，我就到那裏去。你答應過的。現在我要跟着他去。」

「鑰匙」嘆了口氣，拉開了拉鍊門，讓伊利通過。伊利爬進了車廂，然後敲敲通向車頭的門。坐在駕駛座上的邁哥回頭。「伊利，我有一件事要說，我從來沒有開過車。」

然後他發動了車子，踩下油門，一衝而出。只聽到可怕的撕裂聲，整個軟管系統由房子上被扯下來，當它斷裂時，包圍房子的塑膠封套塌了。車子滑到街尾，後面拖了二十呎長的主要管道

，好像巨龜有節的尾巴。

邁哥按下喇叭。警察急忙把障礙物和圍觀的人羣趕開，讓車子通過。當車子開到空曠地時，伊利在後面飽受顛簸，這時他才發現到在車後拖着的管道中，有兩個工作人員，工作人員攀住管道的支條，試爬上前來。

而當伊利由管子另一端看出去，他就看到瑪麗帶吉娣跳上了她的車。

她全速地前進，超過了官方的車子，去追趕拖着車廂的車子，她希望她的孩子偷開這輛車子，祇是開玩笑而不是眞的犯罪，但是她却十分懷疑確是一種罪行。

「我們到那去，媽咪?」吉娣問道。

「去買胎盤面霜。」瑪麗說著，由警察設的障礙物中間呼嘯而過。

「伊利和邁哥偷了車嗎?」

「是的，親愛的!」

「他們爲什麼不帶我一同去?」

「因爲妳太小，還不會偷車，」瑪麗說道，快速地開上街去。「當妳長大一些，妳就可以了。」

她在街角一個急轉，跟上了在前的有車廂的車子。現在她知道外星人是活着，她以一種痛徹

心腹的感受知悉此事。不論是因爲許願或老是走運使它活了過來，她還是很高興，即使這已使她的處境更加複雜，儘管警察在追趕着她，但是她知道這還是最好的。

●　●　●

在管子中顛簸的工作人員，掙扎地在搖晃的管中向上爬。到了管口，他們看到伊利正在慌亂地忙着。

嗨，他們之中一個想到，這個小鬼可不是想要把管子鬆開吧?

不一會，工作人員便在街上滾着，管子塌在他和他同事身上，車子加速而去，把他們拋在後面。

邁哥在奔馳的車中，忙着控制方向盤和脚下的踏板。「我們會撞死的，伊利，」他向着後方大叫。「他們將永遠不會發駕駛執照給我。」

他在大街上一再驚險地避開其他車子；而車子愈來愈快。伊利爬上外星人顛簸的鉛盒，打開來，並且拉開塑膠袋子。

外星人坐了起來，把車上的乾冰拂去，然後四下張望。「外星人，打電話回家。」

「他們來接你嗎?」伊利問道。

兹普、兹普、查克、查克。

外星人的眼睛亮了，但是更亮的是他的心光，心光回應了伊利，光亮充滿了車廂。

邁哥將車子開離大街，轉向一條爬上一個叫遠眺山丘的小路。而在遠眺山上等待他們的，是那一夥和他們一起玩地牢與惡龍的朋友，他在半小時前電話召來了他們。他們現在正在等着，都騎着脚踏車。

車子猛一下停住，伊利和邁哥幫助外星人下車。

在遊戲中的地牢者——格萊、泰勒和史蒂，看到小怪物被帶向他們之時，都張着大嘴。

「他是由外太空來的人」伊利說道：「我們要把他送回船上去。」

正如同先前醫生的頭昏目眩，現在輪到這批地牢來受罪了。但是他們在遊戲中也扮演過各種角色——傭兵、妖怪、武士，因此也可以承受一些驚訝。因此，儘管他們的心神不寧，他們總還是把外星人弄進了伊利脚踏車的籃子裏，然後一衝而下，向着上遠眺山的四條路之一直衝下去。

泰勒一馬當先，他的長腿在踏板上賣力地上下踩着。他回頭一看伊利車子的籃子，使他大吃一驚，不由得踩得更快，希望能盡快地擺脫掉它，不論它是什麼，祇要在它還沒有坐大以前。

「伊利！」格萊大叫，口沫橫飛。「什麼！什麼！」但是他的舌頭在他口沫亂飛的口中打結了，他祇能驚恐地流着口水，一面盡其可能地用力踩着。在他旁邊，史蒂彎身在他的龍頭上，戴着有邊的帽子，風把帽簷都吹彎了。他也回頭看了怪物一眼，認為不管那是什麼，它一定與讓你

小妹替你烤的泥巴派有關。他稍後會弄清楚的。但是就在這一刻，他內心立下了一個誓言，永遠再也不要和任何人的妹妹打交道，包括他自己的妹妹。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發生，就好像他可能在初一生理衛生課中所學到的事一樣。他更加起彎向龍頭，他年輕的腦子裏滿是沒找到答案的問題，他的脚在踏板上飛舞。

當這一羣奇怪的脚踏車手消失之後，山頂上又熱鬧起來，有政府的車子、警車以及瑪麗。他們都急停在車廂四周，警察跳了出來，手上拿着槍。瑪麗在同一個時候跳出來，並並奔向警察，尖叫着：「不，他們祇是孩子！」她的聲音充滿了數月以來的挫折、恐懼和瘋狂；當她衝過他們身邊時，警察驚愕地退回去。如果她在離婚法庭上有這種表現，今天她將會是一個富有的女人。

這一短時間的打岔，拉開了脚踏車手和警察的距離，他們還在檢查車廂，乾冰由車上灑出。但是當門全部打開後，裏面是空的。

在這個時候，從樹叢中走了一個人，他似乎知道這個地方是今天晚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

「他們騎脚踏車走了！」南斯叫道：「我知道他們上那去了！」

瑪麗一巴掌打在這個包打聽的暴牙之上，然後一把把他拖進她車中。但是南斯搖下車窗，並且和警察和政府人員大叫：「湖，他們到湖的另外一邊去了。」警察和政府人員紛紛離去，直向湖邊趕去。

南斯轉向瑪麗：「森林——我來帶路。」

「但是——湖邊。」

「嗨！我也許是個包打聽，但是妳知道我可不笨。」

● ● ●

外星人一行人在曲折的小徑上騎着，向着降落地點而去。那些人一直在觀望着外星人，他們一看到他便感到頭昏眼花，但是他們心中却有着另一種想法，不可名狀但極其强烈；那就是他是他們的朋友，而這是最後的遊戲，也是最高級的一種。他們更用力地踏着，車子走得更快，載着他奔向一個等候着他的地方。

警車在湖邊繞着，經過營地、茅屋和公園管理員的小屋。「現在，沒人在這裏……」管理員看着泥路上的一列車陣，「怎麼回事？」

車子轉頭，輪胎向着管理員的方向，噴出泥土和石塊，一會之後追趕隊伍便走了，沿着湖邊又到柏油路上去。

那一條路？領頭的駕駛盤算着，他是一個警探，一隻眼皮一直在跳，跳了一個早上，好像裏面在發出什麼訊號似的。它拉着他的車子左轉，於是他就跟着他內在的雷達移動。

後面的車子跟了上來，回到高速路上，並慢了下來，政府人員堅持要全面搜索，這種追捕行

動可大了，而且如此做不會有任何結果。「在這裏分開——把你的人分散開來——」

無線電通訊把貫穿了整個追捕隊，警察分散開來，以一張街道圖爲依據，呈扇形分佈，扇形涵蓋整個的地區。

「轉！轉！」跳動的眼皮又跳了，車子的方向盤便跟着它，再次向着前方一個奇怪的信號接近，一種由他們獵物心中會發出的訊號，傳達給了所有的駕駛，一種外星人的訊號，它利用心電感應向着天際搜尋的通訊波道，是如此强烈，甚至石頭都可以感應得到。

外星人在伊利的籃子裏顛着，他用他的長指頭抓住籃子，他的腦中全是嗡嗡的訊號。

玆納可、納可、納可、玆納可，你聽見了嗎？

是的，我的船長，但是請你快點，辛格、辛格、納克、納克。

泰勒的長腿飛快地踏着，在他的十速跑車上埋頭苦騎，一馬當先，邁哥在他旁邊，彎身伏在他自己的車身上，隱約地，邁哥聽到警笛聲。

「他們來了！」他向伊利瞥了一眼。

「小路！」伊利叫道，橫衝到他們前面，格萊和史蒂跟着，一個是口水亂飛，一個是帽翼後彎。當他在不平的小路上前進時，橡皮輪胎發出吱軋聲，小路是通向他們目的地的幹道，遠處的山丘，似乎從來沒有感覺有如此遠過。

腳踏車顛跳着，駛過一條小路，通過一個屋後的空曠處，窗子半開，百葉窗拉開了，一個人握着一罐啤酒，當他們把啤酒罐送向嘴邊時，振顫了一下。我剛才是不是看到一個放在籃中的怪物經過？

他打了個嗝，然後又打了一個，然後有沉重的腳步向酒店走來。

「向右！」一位政府人員說，他的指尖似乎燒着了。我怎麼知道到那裏去？他自問道。我祇知道我所知道的。在那上面！

車輪轉向小巷。警車在七個不同的地點撲空，然後在崎嶇的路上會合組成一個車隊。領頭的車子，依然是由眼皮跳動的警探開着，在窄路上鏢射而出，拉着警笛，警探的利眼加緊搜尋。

在扇形包圍圈的外圍，政府人員正在縮小圈子，封鎖住了小弄的另外一端。一隻灼熱的手指指着，因爲有絕對把握而灼熱起來。

「他們在那裏！」

伊利加快他的車速，然後使車子跳起來，車子飛過一個台階，落到一個汽車間旁。邁哥和泰勒緊跟在他身後，跟他一起跳越，然後進入一個兩邊都有樹牆遮蔽的後院中。

格萊越過最頂上一階，史蒂在他旁邊，他們停下車來，調整他們的方向，然後再衝向另外一條巷子。

泰勒已經在那裏，他向右滑去，邁哥跟著他滑去，伊利和外星人在他們中間。外星人四下張望，大眼睛轉動著，別讓我被捉到艾克塞艾克塞、納格、佛姆姆恩恩恩，你聽見了嗎？

塞克、納格、佛姆姆恩恩恩、玆納克，我們偉大的船長要你快點，危險危險危險。

小巷以一種和緩的上昇坡彎曲著，五個腳踏車騎士帶着一個怪物掠過小路騎向高丘，他們對這些小徑遠比那些開車的來得熟悉，大車子彼此互相阻道，走錯到一條低處的路，是死路，就必須退出來，倒車，再重新開始。

「狡猾的小老鼠，」領頭的警探說，他的左眼跳得有如一具閃光燈，比起眼皮眨動還要快。他倒車輾過一些垃圾桶，希望其中沒有老太婆、狗、小孩或是醉鬼，因爲如果有的話，他們會死在他的輪下。他加速向前，警笛大鳴，他的帽簷落到鼻樑上，他的車子怒吼着離開小巷的盡頭，然後再向左轉，因爲他的眼睛向左轉。

「小雜種……」「鑰匙」暗自罵道：「這些小狗養的。」伊利可愛而狡猾的臉孔在他面前浮現。這孩子有這張臉，到處行得通。但是最後我一定要逮住你們的。

「轉彎！轉彎！」他大叫。他的手指和腳趾都知道是那個方向。他的駕駛盤轉着，向一個新方向開去，當他們由街上回頭時，正好看到泰勒和伊利由小巷出來。

「狗屎，」泰勒說：「他們在那裏？」

這是他們這段路的最後一段街道，也是到樹林前的最後一段市區，就在脫出重圍之前，突然到處是人，政府人員在兩頭，警察在中間，車門打開，人們一擁而出。

伊利往回掉頭向小巷而去。一輛警車的頭部出現在那，搜尋的警燈閃着，車子開了過來。

整個扇形現在由各方面縮小，向着中央收緊，把男孩們完全包圍住。高大的泰勒伏身在他的十段變速車上。「讓我們試試去衝破他們的包圍。」他踏車向前，邁哥在他旁邊，伊利緊跟在後，他們把脚踏車儘可能地踏得快些。仍然有一些空間，在兩部停住的車子之間有一個很窄的缺口，泰勒指着，伊利點頭同意。格萊和史蒂由兩邊衝入，格萊的嘴中終於不再口水兮兮的了，並且在這一年中頭一次口齒清楚地說話。「我們做不到的。」他說，但是他彎身向他的龍頭，希望他正好剩有一個泡泡，可以吹到他們臉上。史蒂的帽翼，由於他車子太快，被風吹得平貼在他頭上。如果他向右一轉，他就可以撞到一個警察，然後在牢裏過夜。

脚踏車的方陣向着警察、政府人員和後備軍人所形成的牆衝去，所有的通道已被阻擋。

最後一次衝擊，伊利想道。這是我們所可能爲他做的一切了。

外星人伸出一根指頭，給與他們一些昇起之力。脚踏車升到空中，越過追逐車陣的頭頂。

「該死！」警察首長說，兩手插腰，帽子向後驚呼着。

五輛脚踏車越過房舍。

「鑰匙」感到一陣下墜感，好像他正飛過一個建築物。脚踏車掠過電話線，然後是電桿，然後消失在黃昏中，除了一頂有邊的帽子，什麼也沒有留下。

外星人看看下面的地面。是的，這是好多了，一次順利的航行。他的心光又亮了，在伊利脚踏車籃子中，閃耀着黃昏的夜空。

一隻貓頭鷹，剛剛回到牠最喜歡的樹上，懶洋洋地拍着翅膀。到了去咬一隻老鼠來的時間了。

牠拍翅飛起。

這是什麼玩意！

五輛脚踏車飛過這隻鳥旁邊，牠趕快向後飛去，緊張地咬着喙。外星人的心光吸引了牠銳利的目光。牠望着老妖怪，牠的眼睛瞇成一線注視着夜空。

這附近的蝙蝠都變大了，貓頭鷹想。

哦，我要瘋了。

脚踏車已經遠去，沒入暗夜中。伊利調整他的方向，其他的人跟着他的路徑滑行。

「告訴我什麼時候才會降落，」好流口水的格萊，雙目緊閉，滿嘴唾液。在他旁邊史蒂沒戴帽子的頭上亂髮飛揚，當他望着下面的地面時，每根頭髮都豎了起來。好妹妹，他輕聲對自己

說。

泰勒和邁哥飛在伊利兩側，外星人注視着遙遠的天空，他的外在知識探測到雲端之外。

玆納克、玆柯、得格，噢，我的船長，眞的是你嗎？

玆納克 得格得格

一張心電感應的臉孔出現在他眼前，一張對所有年老旅行者而言，最值得信任、最爲完美而且崇高的臉孔。他以其最高的意識微笑着，然後便消失了。

「樹林！」伊利叫道，車子在空中傾斜轉彎，其他人也都可以看到前面，是起伏的山丘和深深的暗陰。

在地面上的瑪麗，在她身旁那個包打聽指示下，依然向前，並把她的車開上同一個山邊。「走防火路，」南斯懊惱地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脚踏車追逐，他竟沒有參與，爲什麼？

因爲他是：一個好說閒話的包打聽。

吉娣坐在他們當中，天竺葵放在她膝上。現在它又開了更多的花，當瑪麗把車開上防火路時，花瓣張開了。

南斯向前望着黑暗的樹梢。「我得到一些强烈的信號，」他說：「停在這裏！」

他們停下車來，走出來，然後走進樹林，南斯走在前面，瑪麗牽着吉娣的手。他們的步子緩

慢，但是在樹頂上方的車子步調却不慢，伊利領導他的一夥人，迅速向着隱藏發報器而去。

「那裏！」外星人用他的手指着，飛行的脚踏車開始向下降落。他們輕輕的向下滑，落在草地上，滑行一段便停住了。

烏爾 黎波黎曹

發報機嗡嗡作響。當伊利走向它時，突然一道明亮的淡紫色光罩在他身上。他呆在光芒之中，望着外星人。那個老怪物走進光中和他一起，他們一起抬頭看著天。

偉大之船正在頭頂上，散發出柔和的光。對伊利來說，就像一棵巨大聖誕樹的裝飾物，由黑夜中落下來。他凝望那美妙的船，浸在它偉大的能量之中。那是比外星人更大上百萬倍，這個世界上所可能見到的最大的心光。它神奇的光照射着他，驚奇和愛的訊息，充滿了他的全身，使他渾然忘我，如臻化境。他轉向外星人。

那個年老航行家的眼睛也變得更大了，滿是他所熱愛着母船的景象，銀河中的皇后。她投射的光芒照射着她船身四周的精巧結構，他感到其中的宇宙思維，一種最爲進步的型式。

他看看他的朋友，這個曾經幫助他去呼叫一個無法計算距離外的母船。「謝謝你，伊利……。」他高高的聲音圍着母船增加了和諧，也顯得更有力，顯現出愈來愈高的能量。

我保證，他向着發光的艙口說，不再偷窺窗外。

正在這時，他感到另外一個東西進來，那是柳條生物，他默默看了她很久。

吉娣跑向他來。「這是你的花。」，她說道，把天竺葵遞過去。

他把她抱起來。「B，好。」

一片陰影在空地邊緣移動，鑰匙叮噹聲充滿了夜空。外星人很快放下吉娣。他轉向伊利，伸出他的手，「來嗎?」

「留下。」伊利說。

老航行家擁抱住男孩，一種宇宙的孤寂襲上心頭，他從未有過這麼深的寂寞。他摸摸伊利的心，用他的指尖在上面畫複雜的波紋，將孩子由星球的痲痺中舒解出來。「我會再來。」他說着，指尖在伊利胸前發光。

然後老植物學家走上艙道。偉大船艙內部的光芒籠罩着他，他感到百萬倍知覺的線路在體內亮起，一直到他的心像伊利的心一樣，充滿了愛而不是寂寞。

他和他的天竺葵走進了霧一般的光茫中。

㊷裸　　情　定價 100元
㊹別哭小薇　定價 80元
㊸失落的星辰　定價 100元
㊺青澀的愛　定價 100元
㊻藍衣天使　定價 100元

▩畢珍的作品▩

⑭碧血染金宮　定價 100元
⑮女 響 馬　定價 100元
㉛清幫大爺　定價 160元
㉟水　　月　定價 70元
㊲一㊹年羹堯傳（全書三册）　定價 360元

▩姚姮精譯希區考克小說選集▩

⑯夢　　屋　定價 70元
⑲紅線公司　定價 70元
⑳遙控殺手　定價 70元
㉝女人的絕招　定價 70元
52第二種天才　定價 80元

▩何索的作品▩

㉑何索 NEWS　定價 80元
㉕賭博奇譚　定價 80元
㉘戀愛季節　定價 70元
61大　　亨　定價 100元

▩章君穀的作品▩

㉜砂鍋人頭　定價 85元
㊱五 通 神　定價 80元
68一70關公傳（全書三册）　定價 420元

▩洪小喬的作品▩

㊲出租女人　定價 70元
㊳溫柔的符咒　定價 70元

▩吳大猷的專欄▩

㊴博士方塊　定價 70元

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 撥：182352　電 話：5519941-3
地 址：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讀者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南宮搏的作品▩

③花 信 風　定價 130元
④蔡 文 姬　定價 110元
⑤魚 玄 機　定價 110元
⑦李 青 眉　定價 110元
⑱呂 純 陽　定價 80元
⑰洛陽女兒　定價 120元
67秦 淮 碧　定價 110元
71魯 智 深　定價 150元

▩高陽的作品▩

⑧一⑩粉墨春秋（全書三册）　定價 360元
㉒一㉓草莽英雄（上下兩册）　定價 280元
㉔清　　幫　定價 80元
㉖大將曹彬　定價 110元
㉘高陽出擊　定價 90元
㉗石破天驚　定價 130元
㉞花落花開　定價 90元
53凌 霄 曲　定價 70元
54一55緹縈（上下兩册）　定價 200元
60避 情 港　定價 90元

▩唐經瀾的作品▩

⑥女人‧女人　定價 90元

▩光泰的作品▩

⑪狼　　吻　定價 100元
⑫舞夜情迷　定價 100元
⑬夜有千眼　定價 100元
㉚玩　　家　定價 100元

215213

堯舜叢刊 75

外星人 E.T.

譯　　者：茅　　及　　銓
發 行 人：林　　國　　賢
社　　長：林　　敬　　斌
出 版 者：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電　　話：5 5 1 9 9 4 1 - 3
郵政劃撥：1 8 2 3 5 2
發 行 所：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2284號
印　　刷：優　文　印　刷　廠
地　　址：臺北市興寧街24-9號
初　　版：中華民國72年2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90元

▨費蒙的小說▨
㊵㊶餓鷹潭（上下册）　定價 180元
▨楊子葳的作品▨
㊼誰作小偷？誰抓小偷？　定價 60元
▨桑原的作品▨
㊽我死了兩次　定價 70元
▨黃寶蓮的作品▨
㊾渡河無船　定價 60元
▨朱佩蘭精譯推理小說▨
㊿黑貓知情　定價 80元
51香水與手套　定價 80元
▨散文精選▨
56天天樹　幼柏 著　定價 100元
57午後的冥想　畢璞 著　定價 100元
58永恒的友情　鮑曉暉 著　定價 100元
59拙婦　鍾麗珠 著　定價 100元
▨丹扉專欄▨
62無冠一身輕　定價 100元
▨唐魯孫的作品▨
63天下味　定價 80元
▨丘榮襄的作品▨
66知足歌　定價 100元
▨均宜譯作▨
64—65世界奇珍（上下）　定價 120元

堯舜畫刊
①水滸傳畫册（全書四册）　高陽、南宮搏校訂　定價 400元
②楊門女將（全一册）　高陽、南宮搏校訂　定價 100元